

抱殘守缺齋藏書

No.

藝

概

pu-7/804/18



数据加载失败，请稍后重试！

敍

藝者道之形也。學者兼通六藝。尙矣。次則文章名類。各舉一端。莫不爲藝。卽莫不當根極於道。顧或謂藝之條緒綦繁。言藝者非至詳不足以備道。雖然。欲極其詳。詳有極乎。若舉此以概乎彼。舉少以概乎多。亦何必殫竭無餘。始足以明指要乎。是故余平昔言藝。好言其概。今復於存者輯之。以名其名也。莊子取概乎皆嘗有聞。太史公歎文辭不少概見。聞見皆以概爲言。非限於一曲也。蓋得其大意。則小缺爲無傷。且觸類引伸。安知顯缺者非卽隱備者哉。抑聞之。太戴記曰。通道必簡。概之云者。知爲簡而已矣。至果爲通道與否。則存乎人之所見。余初不敢意必於其間焉。

同治癸酉仲春。興化劉熙載融齋自敍。

藝概目錄

卷一 文概

卷二 詩概

卷三 賦概

卷四 詞曲概

卷五 書概

卷六 經義概

藝概 目錄

藝概卷一

興化 劉熙載 融齋

文概

六經文之範圍也。聖人之旨。於經觀其大備。其深博無涯涘。乃文心雕龍所謂百家騰躍。終入環內者也。

有道理之家。有義理之家。有事理之家。有情理之家。四家說見劉劭人物志。文之本領。祇此四者盡之。然孰非經所統攝者乎。

九流皆託始於六經。觀漢書藝文志。可知其概。左氏之時。有六經。未有各家。然其書中所取義。已不能有純無雜。揚子雲謂之品藻。其意微矣。

春秋文見於此。起義在彼。左氏窺此祕。故其文虛實互藏。兩在不測。

微而顯。志而晦。婉而成章。盡而不汙。懲惡而勸善。左氏釋經。有此五體。其實左氏敘事。亦處處皆本此意。

左氏敘事。紛者整之。孤者輔之。板者活之。直者婉之。俗者雅之。枯者腴之。剪裁運化之方。斯爲大備。

劉知幾史通謂左傳其言簡而要。其事詳而博。余謂百世史家。類不出乎此法。後漢書稱荀悅漢紀辭約事詳。新唐書以文省事增爲尙。其知之矣。

煩而不整。俗而不典。書不實錄。賞罰不中。文不勝質。史家謂之五難。評左氏者。借是說以反觀之。亦可知其衆美兼擅矣。

杜元凱序左傳曰。其文緩。呂東萊謂文章從容委曲而意獨至。惟左氏所載當時君臣之言爲然。蓋繇聖人餘澤未遠。涵養自別。故其辭氣不迫如此。此可爲元凱下一注腳。蓋緩乃無矜無躁。不是弛而不嚴也。

文得元氣便厚。左氏雖說衰世事。卻尙有許多元氣在。學左氏者當先意法而後氣象。氣象所長在雍容爾雅。然亦有因當時文勝之習。而儻重以肖之者。後人必沾沾求似。恐失之暉緩侈靡矣。

蕭穎士與韋述書云。於穀梁師其簡。於公羊得其覈。二語意皆明白。惟言於左氏取其文。文字要善認。當知孤質非文。浮豔亦非文也。

左氏敘戰之將勝者。必先有戒懼之意。如韓原秦穆之言。城濮晉文之言。邲楚莊之言。皆是也。不勝者反此。觀指觀歸。故文貴於所以然處著筆。

左傳善用密。國策善用疎。國策之章法筆法奇矣。若論字句之精嚴。則左公允推獨步。

左氏與史遷同一多愛。故於六經之旨均不無出入。若論不動聲色。則左於馬加一等矣。

馳騁田獵。令人心發狂。以左氏之才之學。而文必範我馳驅。其識慮遠矣。

國語周魯多掌故。齊多制。晉越多謀。其文有甚厚甚精處。亦有剪裁疎漏處。讀者宜別而取之。

柳柳州嘗作非國語。然自序其書。稱國語文深閎傑異。其與韋中立書。謂參之國語

以博其趣。則國語之懿。亦可見矣。

公穀二傳解義。皆推見至隱。非好學深思。不能有是。至傳聞有異。疑信並存。正其不敢過而廢之之意。

公穀兩家善讀春秋本經。輕讀重讀。緩讀急讀。讀不同而義以別矣。莊子逸篇。仲尼讀春秋。老聃踞竈觚而聽。雖屬寓言。亦可爲春秋尙讀之證。

左氏尙禮。故文公羊尙智。故通穀梁尙義。故正

公羊堂廡較大。穀梁指歸較正。左氏堂廡更大於公羊。而指歸往往不及穀梁。

檀弓語少意密。顯言直言所難盡者。但以句中之眼。文外之致。含藏之。已使人自得其實。是何神境。

左氏森嚴。文贍而義明。人之盡也。檀弓渾化。語疎而情密。天之全也。

文之自然。無若檀弓。刻畫無若攷工公穀。

檀弓誠慤。頌至攷工樸屬。微至。

問喪一篇纏綿悽愴。與三年問皆爲戴記中之至文。三年問大要出於荀子。知問喪之傳亦必古矣。

家語非劉向校定之遺。亦非王肅孔猛所能託。大抵儒家會集記載而成書。是以有純有駁。在讀者自辨之耳。

家語好處。可卽以家語中一言評之。曰篤雅有節。家語之文。純者可幾檀弓。雜者甚或不及孔叢子。

國策疵弊。曾子固戰國策目錄序盡之矣。抑蘇老泉諫論曰。蘇秦張儀。吾取其術。不取其心。蓋嘗推此意以觀之。如魯仲連之不帝秦。正矣。然自稱爲人排患釋難解紛。亂其非無術可知。然則讀書者。亦顧所用何如耳。使用之不善。亦何讀而可哉。戰國說士之言。其用意類能先立地步。故得如善攻者使人不能守。善守者使人不能攻也。不然。專於措辭求奇。雖復可驚可喜。不免脆而易敗。

文之快者每不沈。沈者每不快。國策乃沈而快。文之雋者每不雄。雄者每不雋。國策

乃雄而雋。

國策明快無如虞卿之折樓緩。慷慨無如荆卿之辭燕丹。

國策文有兩種。一堅明約束。賈生得之一沈鬱頓挫。司馬子長得之。

杜詩義鶻行云。斗上捩孤影。一斗字形容鶻之奇變極矣。文家用筆得斗字訣。便能一落千丈。一飛冲天。國策其尤易見者。

韓子曰。孟氏醇乎醇。程子曰。孟子儘雄辯。韓對荀揚言之。程對孔顏言之也。

孟子之文。至簡至易。如舟師執柁。中流自在。而推移費力者。不覺自屈。龜山楊氏論孟子千變萬化。只說從心上來。可謂探本之言。

孟子之文。百變而不離其宗。然此亦諸子所同。其度越諸子處。乃在析義至精。不惟用法至密也。

集義養氣。是孟子本領。不從事於此。而學孟子之文。得無象之然乎。

荀子明六藝之歸。其學分之。足了數大儒。其尊孔子。黜異端。貴王賤霸。猶孟子志也。

讀者不能擇取之而必過疵之亦惑矣。

孟子之時孔道已將不著。況荀子時乎。荀子矯世之枉。雖立言之意。時或過激。然非自知明而信道篤者不能。

易傳言智崇禮卑。荀卿立言不能皆粹然。大要在禮智之間。

屈子離騷之旨。只百爾所思。不如我所之二語。足以括之。百爾如女嬃靈氛巫咸皆是。

太史公屈原傳贊曰。悲其志。又曰。未嘗不垂涕。想見其爲人。志也。爲人也。論屈子辭者。其斯爲觀其深哉。

孟子曰。小弁之怨。親親也。親親仁也。夫忠臣之事君。孝子之事親。一也。屈子離騷。若經孟子論定。必深有取焉。

文麗用寡。揚雄以之稱相如。然不可以之稱屈原。蓋屈之辭。能使讀者興起盡忠疾邪之意。便是用不寡也。

國手置棋。觀者迷離。置者明白。離騷之文似之。不善讀者。疑爲於此於彼。恍惚無定。不知只由自己眼低。

蘇老泉謂詩人優柔。騷人清深。其實清深中正。復有優柔意。

古人意在筆先。故得舉止閒暇。後人意在筆後。故至手腳忙亂。杜元凱稱左氏其文緩。曹子桓稱屈原優游緩節。緩豈易及者乎。

莊子文看似胡說亂說。骨裏卻儘有分數。彼固自謂猖狂妄行而蹈乎大方也。學者何不從蹈大方處求之。

莊子寓真於誕。寓實於玄。於此見寓言之妙。

莊子文法斷續之妙。如逍遙遊忽說鵬。忽說蜩與鷦鳩斥鷃。是爲斷。下乃接之曰。此大小之辨也。則上文之斷處皆續矣。而下文宋榮子許由接輿惠子諸斷處亦無不續矣。

文有合兩篇爲關鍵者。莊子逍遙遊。小知不及大知。小年不及大年。讀者初不覺意

注何處。直至齊物論天下莫大於秋毫之末四句始見前語。正豫爲此處翻轉地耳。文之神妙莫過於能飛。莊子之言鵬曰。怒而飛。今觀其文無端而來無端而去。殆得飛之機者。烏知非鵬之學爲周耶。

莊子齊物論大塊噫氣其名爲風一段。體物入微。與之神似者。攷工記後柳州文中亦間有之。

意出塵外。怪生筆端。莊子之文。可以是評之。其根極則天下篇已自道矣。曰充實不可以已。

老年之文多平淡。莊子書中有莊子將死一段。其爲晚年之作無疑。然其文一何詭詭之甚。

莊子是跳過法。離騷是回抱法。國策是獨闢法。左傳史記是兩寄法。

有路可走卒歸於無路可走。如屈子所謂登高吾不說。入下吾不能是也。無路可走卒歸於有路可走。如莊子所謂今子有五石之瓠。何不慮以爲大樽。而浮於江湖。今

子有大樹。何不樹之於無何有之鄉。廣莫之野是也。而二子之書之全旨。亦可以此概之。

柳子厚辯列子云。其文辭類莊子。而尤爲質厚。少爲作。好文者可廢耶。案列子實爲莊子所宗。本其辭之諷詭。時或甚於莊子。惟其氣不似莊子放縱耳。

文章蹊徑好尚。自莊列出而一變。佛書入中國又一變。世說新語成書又一變。此諸書人鮮不讀。讀鮮不嗜。往往與之俱化。惟涉而不溺。役之而不爲所役。是在卓爾之大雅矣。

文家於莊列外。喜稱楞嚴淨名二經。識者知二經乃似關尹子而不近莊列。蓋二經筆法有前無卻。莊列俱有曲致。而莊尤縹緲奇變。乃如風行水上自然成文也。韓非鋒穎太銳。莊子天下篇稱老子道術所戒曰銳則挫矣。惜乎非能作解老喻老而不鑒之也。至其書大端之得失。太史公業已言之。

管子用法術而本源未爲失正。如上服虔則六親多固。四維張則君令行。此等語豈

申韓所能道。

周秦間諸子之文。雖純駁不同。皆有箇自家在內。後世爲文者。於彼於此。左顧右盼。以求當衆人之意。宜亦諸子所深恥與。

秦文雄奇。漢文醇厚。大抵越世高談。漢不如秦。本經立義。秦亦不能如漢也。

西京文之最不可及者。文帝之詔書也。周書呂刑論者。以爲哀矜惻怛。猶可以想見。三代忠厚之遺意。然彼文至而實不至。孰若文帝之情至而文生耶。

西漢文無體不備。言大道則董仲舒。該百家則淮南子。敘事則司馬遷。論事則賈誼。辭章則司馬相如。人知數子之文。純粹旁礴。窈眇昭晰。雍容各有所至。尤當於其原委窮之。

賈生陳政事。大抵以禮爲根極。劉歆移讓太常博士書云。在漢朝之儒。惟賈生而已。一儒字下得極有分曉。何太史公但稱其明申商也。

賈生謀慮之文。非策士所能道。經制之文。非經生所能道。漢臣後起者。得其一支一

節皆足以建議朝廷。擅名當世。然孰若其籠罩羣有而精之哉。

柳子厚與楊京兆憑書云。明如賈誼。一明字體用俱見。若文心雕龍謂賈生俊發。故文潔而體清。語雖較詳。然似將賈生作文士看矣。

隋書李德林傳。任城王潛遺楊遵彥書曰。經國大體。是賈生鼃錯之儔。雕蟲小技。殆相如子雲之輩。此重美德林之兼長耳。然可見馬揚所長。在研鍊字句。其識議非賈鼃比也。

鼃家令趙營平皆深於籌策之文。趙取成其事。不必其奇也。鼃取切於時。不必其高也。

董仲舒學本公羊。而進退容止。非禮不行。則其於禮也深矣。至觀其論大道。深奧宏博。又知於諸經之義無所不貫。

董仲舒對策。言諸不在六藝之科。孔子之術者。皆絕其道。勿使並進。其見卓矣。揚雄非聖哲之書不好。蓋衷此意。然未若董之自得也。

漢家制度。王霸雜用。漢家文章。周秦並法。惟董仲舒一路無秦氣。

馬遷之史。與左氏一揆。左氏先經以始事。後經以終義。依經以辯理。錯經以合異。在馬則夾敘夾議。於諸法已不移而具。

文之道時爲大。春秋不同於尙書。無論矣。卽以左傳史記言之。強左爲史。則噍殺。強史爲左。則啾緩。惟與時爲消息。故不同正所以同也。

文之有左馬。猶書之有羲獻也。張懷瓘論書云。若逸氣縱橫。則羲謝於獻。若簪裾禮樂。則獻不繼羲。

末世爭利。維彼奔義。太史公於敘伯夷列傳發之。而史記全書重義之旨。亦不異是。書中言利處。寓貶於褒。班固譏其崇勢利而羞貧賤。宜後人之復譏。固與。

太史公文精神氣血。無所不具。學者不得其眞際而襲其形似。此莊子所謂非生人之行而至死人之理。適得怪焉者也。

太史公文疎與密皆詣其極。密者義法也。蘇子由稱其疎蕩有奇氣。於義法猶未道。

及。

太史公時有河漢之言。而意理卻細入無間。評者謂亂道卻好。其實本非亂道也。史記敘事。文外無窮。雖一溪一壑。皆與長江大河相若。敘事不合。參入斷語。太史公寓主意於客位。允稱微妙。

太史公文。悲世之意多。憤世之意少。是以立身常在高處。至讀者或謂之悲。或謂之憤。又可以自徵器量焉。

太史公文。兼括六藝百家之旨。第論其惻怛之情。抑揚之致。則得於詩三百篇及離騷居多。

學離騷得其情者。爲太史公。得其辭者。爲司馬長卿。長卿雖非無得於情。要是辭一邊居多。離形得似。當以史公爲尙。

學無所不闕。善指事類情。太史公以是稱莊子。亦自寓也。文如雲龍霧豹。出沒隱見。變化無方。此莊騷太史所同。

尚禮法者好左氏。尚天機者好莊子。尚性情者好離騷。尚智計者好國策。尚意氣者好史記。好各因人。書之本量。初不以此加損焉。

太史公文與楚漢間文相近。其傳楚漢間人。成片引其言語。與己之精神相入無間。直令讀者莫能辨之。

子長精思逸韻。俱勝孟堅。或問逸韻非孟堅所及。固也。精思復何以異。曰。子長能從無尺寸處起尺寸。孟堅遇尺寸難施處。則差數覩矣。

太史公文韓得其雄。歐得其逸。雄者善用直捷。故發端便見出奇。逸者善用紆徐。故引緒乃覘入妙。

畫訣石有三面。樹有四枝。蓋筆法須兼陰陽向背也。於司馬子長文往往遇之。

太史公文如張長史。於歌舞戰鬥。悉取其意與法。以爲草書。其祕要則在於無我。而以萬物爲我也。

淮南子連類喻義。本諸易與莊子。而奇偉宏富。又能自用其才。雖使與先秦諸子同。

時亦足成一家之作。

賈長沙太史公淮南子三家文皆有先秦遺意。若董江都劉中壘乃漢文本色也。司馬長卿文雖乏實用。然舉止矜貴。揚摧典頌。故昌黎碑板之文亦儀象之。

用辭賦之駢麗以爲文者。起於宋玉對楚王問。後此則鄒陽枚乘相如是也。惟此體施之。必擇所宜。古人自主文。譎諫外。鮮或取焉。

劉向文足繼董仲舒。仲舒治公羊。向治穀梁。仲舒對策。向上封事。引春秋並言天地之常經。古今之通義。亦可見所學之務乎其大。不似經生習氣。饒饒置辯於細故之異同也。

劉向匡衡文皆本經術。向傾吐肝膽。誠懇悱惻。說經卻轉有大意處。衡則說經較細。然覺志不逮辭矣。

揚子雲說道理。可謂能將許大見識尋求。然從來足於道者。文必自然流出。太玄法言。抑何氣盡力竭耶。

揚子法言有些愍意。蓋專己創言。人雖怪且厭之。弗爲少動也。

東坡答謝民師書。謂揚雄好爲艱深之辭。以文淺易之說。子固答王深甫論揚雄書云。鞏自度學每有所進。則於雄書每有所得。曾蘇所見不同如此。介甫與王深甫書亦盛推雄。如所謂孟子沒。能言大人而不放於老莊者。揚子而已是也。

司馬溫公敘揚子。謂孟子好詩書。文直而顯。荀子好禮。文富而麗。揚子好易。文簡而奧。孟荀揚並稱無別。與昌黎之論三子異矣。

揚子雲之言。其病正坐近似聖人。朱子語類云。若能得聖人之心。則雖言語各別。不害其爲同。此可知學貴實有諸己也。

孫可之與高錫望書云。文章如面。史才最難。到司馬子長之地。千載獨聞得揚子雲。余謂子雲之史。今無可見。大抵已被班氏取入漢書。漢書揚雄傳。或疑出於雄所自述。亦可見其梗概矣。

班孟堅文。宗仰在董生匡劉諸家。雖氣味已是東京。然爾雅深厚。其所長也。

蘇子由稱太史公疎蕩有奇氣。劉彥和稱班孟堅裁密而思靡。疎密二字。其用不可勝窮。

王充王符仲長統三家文。皆東京之矯矯者。分按之。大抵論衡奇創。略近淮南子。潛夫論醇厚。略近董廣川。昌言俊發。略近賈長沙。范史譏三子好申一隅之說。然無害爲各自成家。

王充論衡獨抒己見。思力絕人。雖時有激而近僻者。然不掩其卓詣。故不獨蔡中郎劉子元深重其書。卽韓退之性有三品之說。亦承藉於其本性篇也。

潛夫論皆貴德義抑榮利之旨。雖論卜論夢亦然。

東漢文浸入排麗。是以難企西京。繆襲稱仲長統才章足繼董賈。劉揚今以昌言與數子之書並讀。氣格果相伯仲耶。

仲長統深取崔實政論。謂凡爲人主。宜寫一通。置之坐側。按政論所言。主權不主經。謂濟時拯世不必體堯蹈舜。此豈爲治之常法哉。而統服之若此。宜其所著之昌言。

旨不皆粹也。

崔實政論參霸政之法術。荀悅申鑒明古聖王之仁義。悅言屏四患崇五政。允足爲後世法戒。實言孝宣優於孝文。意在矯衰漢之弊。故不覺言之過當耳。

適文壯節於漢季得兩人焉。孔文舉臧子源是也。曹子建陳孔璋文爲建安之傑。然尙非其倫比。

孔北海文雖體屬駢麗。然卓犖迥亮。令人想見其爲人。唐李文饒文氣骨之高。差可繼踵。

鄭康成戒子益恩書。雍雍穆穆。隱然涵詩禮之氣。

漢魏之間。文滅其實。以武侯經世之言。而當時怪其文采不豔。然彼豔者如實用。何曾子固徐幹中論目錄序。謂幹能考六藝。推仲尼孟子之旨。余謂幹之文非但其理不駁。其氣亦雍容靜穆。非有養不能至焉。

徐幹中論說道理俱正而實。審大臣篤極推荀卿而不取遊說之士。考僞篇以求名。

爲聖人之至禁。其指概可見矣。魏文稱其含文抱質，恬淡寡欲，有箕山之志，蓋爲得之。然偉長豈以是言增重哉。

陳壽三國志文中子謂其依大義而削異端，晁公武讀書志謂其高簡有法，可見義法二字爲史家之要。

晉元康中范頴等上表謂陳壽文豔不及相如，而質直過之。此言殆外矣。相如自是辭家，壽是史家，體本不同，文質豈容並論。

文中子抑遷固而與陳壽所言似過。然觀壽書練覈事情，每下一字一句，極有斤兩，雖遷固亦當心折。

六代之文麗才多而練才少，有練才焉，如陸士衡是也。蓋其思既能入微，而才復足以籠鉅，故其所作皆傑然自樹質幹，文心雕龍但目以情繁辭隱，殊未盡之。

陶淵明爲文不多，且若未嘗經意，然其文不可以學而能，非文之難，有其胸次爲難也。

史家學識。當出文士之上。范蔚宗嘗自言恥作文士文。然其史筆。於文士纖雜之見。往往振刷不盡。

史通稱孟堅辭惟溫雅。理多愜當。其尤美者有典誥之風。范史自謂循吏以下諸序論。筆勢縱放。往往不減過秦篇。史通亦言蔚宗參蹤於賈誼。班范兩家宗派。於此別矣。

酈道元敍山水。峻潔層深。奄有楚辭山鬼招隱士勝境。柳柳州遊記。此其先導耶。劉勰新論體出於韓非子說林及淮南子說山訓說林訓。其中格言。如慎獨篇獨立不慚影。獨寢不愧衾二語。六朝時幾人能道及此。

王仲淹中說。似其門人所記。其意理精實。氣象雍裕。可以觀其所蘊。亦可以知記者之所得矣。

荀子與文中子皆深於禮樂之意。其文則荀子較雄峻。文中子較深婉。可想其質學各有所近。後此如韓昌黎李習之兩家文分塗亦然。

荀子言法後王。文中子稱漢七制之主。特節取之意耳。至宋永嘉諸公。遂本此意。衍爲學派。而一切議論因之。未免偏據而規小矣。

畏天憫人四字。見文中子周公篇。蓋論易也。今讀中說全書。覺其心法皆不出此意。元次山文。狂狷之言也。其所著出規意存乎有爲。處規意存乎有守。至七不如七篇。雖若憤世太深。而憂世正復甚摯。是亦足使頑廉懦立。未許以矯枉過正目之。

陸宣公文。貴本親用。既非替儒之迂疎。亦異雜霸之功利。於此見情理之外。無經濟也。

陸宣公奏議。評以四字曰。正實切事。

陸宣公奏議。妙能不同於賈生。賈生之言。猶不見用。況德宗之量。非文帝比。故激昂辯折。有所難行。而紆餘委備。可以巽入。且氣愈平婉。愈可將其意之沈切。故後世進言多學宣公一路。惟體制不必仍其排偶耳。

賈生陸宣公之文。氣象固有辨矣。若論其實。陸象山最說得好。賈誼是就事上說仁

義。陸贄是就仁義上說事。

獨孤至之文。抑邪與正。與韓文同。唐實錄稱韓愈師其爲文。乃韓則未嘗自言學於韓者。復不言。唐書本傳亦僅言梁肅高參。崔元翰陳京。唐次齊抗師事之。而韓不與焉。要其文之足重。固不係乎韓師之也。

昌黎接孟子知言養氣之傳。觀答李翊書。學養並言可見。

昌黎謂仁義之人。其言藹如。蘇老泉以孟韓爲溫醇。意蓋隱合。

說理論事。涉於遷就。便是本領不濟。看昌黎文。老實說出緊要處。自使用巧騁奇者。望之辟易。

韓文起八代之衰。實集八代之成。蓋惟善用古者能變古。以無所不包。故能無所不歸也。

八代之衰。其文內竭而外侈。昌黎易之以萬怪惶惑。抑遏蔽掩。在當時真爲補虛消腫良劑。

昌黎論文曰。惟其是爾。余謂是字註腳有二。曰正。曰真。

昌黎以是異二字論文。然二者仍須合一。若不異之是。則庸而已。不是之異。則妄而已。

昌黎自言約六經之旨而成文。旨字專以本領言。不必其文之相似。故雖於莊騷太史子雲相如之文。博取兼資。其約經旨者自在也。陸倕見李習之復性書曰。子之言。尼父之心也。亦不以文似孔子而云然。

昌黎謂柳州文雄深雅健。似司馬子長。觀此評。非獨可知柳州。并可知昌黎所得於子長處。

論文或專尙指歸。或專尙氣格。皆未免著於一偏。舊唐書韓愈傳。經誥之指歸。遷雄之氣格。二語。推韓之意。以爲言。可謂觀其備矣。

昌黎文兩種。皆於答尉遲生書發之。一則所謂昭晰者無疑。行峻而言厲是也。一則所謂優游者有餘。心醇而氣和是也。

昌黎自言其文亦時有感激怨懟奇怪之辭。揚子雲便不肯作此語。此正韓之胸襟坦白。高出於揚。非不及也。

昌黎送窮文。自稱其文曰。不專一。能怪怪奇奇。不可時施。祇以自嬉。東坡嘗與黃山谷言。柳子厚賀王參元失火書曰。此人怪怪奇奇。亦三端中得一好處也。亦字言外。寓推韓微旨。

一波未平。一波已作。出入變化。不可紀極。而法度不可亂。此姜白石詩說也。是境常於韓文遇之。

昌黎與李習之書。紆餘澹折。便與習之同一意度。歐文若導源於此。

昌黎言。作爲文章。其書滿家。書非止爲作文用也。觀所爲盧殷墓誌云。無書不讀。然止用以資爲詩。會是惜人者而自蹈之乎。

李義山韓碑詩云。點竄堯典舜典字。塗改清廟生民詩。其論昌黎也外矣。古人所稱俳優之文。何嘗不正如義山所謂。

昌黎尙陳言務去。所謂陳言者。非必勦襲古人之說。以爲己有也。只識見議論落於凡近。未能高出一頭。深入一境。自結撰至思者觀之。皆陳言也。

文或結實。或空靈。雖各有所長。皆不免著於一偏。試觀韓文。結實處何嘗不空靈。空靈處何嘗不結實。

昌黎曰。學所以爲道。文所以爲理耳。又曰。愈之所志於古者。不惟其辭之好。好其道焉耳。東坡稱公文起八代之衰。道濟天下之溺。文與道豈判然兩事乎哉。

張籍謂昌黎與人爲無實駁雜之說。柳子厚盛稱毛穎傳。兩家所見。若相逕庭。顧韓之論文曰醇曰肆。張就醇上推求。柳就肆上欣賞。皆韓志也。

呂東萊古文關鍵。謂柳州文出於國語。王伯厚謂子厚非國語。其文多以國語爲法。余謂柳文從國語入。不從國語出。蓋國語每多言舉典。柳州之所長。乃尤在廉之欲其節也。

柳文之所得力。具於與韋中立論師道書。東萊謂柳州文出於國語。蓋專指其一體。

而言。

柳州答韋中立書云。參之穀梁以厲其氣。參之莊老以肆其端。參之國語以博其趣。參之離騷以致其幽。參之太史以著其潔。報袁君陳秀才書亦云。左氏國語莊周屈原之辭。稍采取之。穀梁子太史公甚峻潔。可以出入。

東萊謂學柳文當戒他雄辯。余謂柳文兼備各體。非專尙雄辯者。且雄辯亦正有不可少處。如程明道謂孟子儘雄辯是也。

柳州自言爲文章未嘗敢以昏氣出之。未嘗敢以矜氣作之。余嘗以一語斷之曰。柳文無耗氣。凡昏氣矜氣皆耗氣也。惟昏之爲耗也易知。矜之爲耗也難知耳。

柳文如奇峯異嶂。層見疊出。所以致之者有四種筆法。突起紆行峭收縵迴也。

柳州記山水狀人物論文章。無不形容盡致。其自命爲牢籠百態固宜。

柳子厚永州龍興寺東邱記云。遊之適大率有二。曠如也。奧如也。如斯而已。袁家渴記云。舟行葦葉。忽又無際。愚溪詩序云。漱滌萬物。牢籠百態。此等語皆若自喻文境。

文以鍊神鍊氣爲上半截事。以鍊字鍊句爲下半截事。此如易道有先天後天也。柳州天資絕高。故雖自下半截得力。而上半截未嘗偏絀焉。

柳州係心民瘼。故所治能有惠政。讀捕蛇者說。送薛存義序。頗可得其精神鬱結處。文莫貴於精能變化。昌黎送董邵南遊河北序。可謂變化之至。柳州送薛存義序。可謂精能之至。

昌黎論文之旨。於答尉遲生書見之。曰君子慎其實。柳州論文之旨。於報袁君陳秀才書見之。曰大都文以行爲本。在先誠其中。

昌黎屢稱子雲。柳子厚於法言嘗爲之注。今觀兩家文。修辭鍊字。皆有得於揚子。至意理之多所取資固矣。

昌黎之文如水。柳州之文如山。浩乎沛然。曠如奧如。二公殆各有會心。

朱子曰。韓退之議論正。規模闊大。然不如柳子厚較精密。此原專指柳州論鶡冠子等篇。後人或因此謂一切之文精密。概出韓上。誤矣。

學者未能深讀韓柳之文。輒有意尊韓抑柳。最爲陋習。晏元獻云。韓退之扶導聖教。剷除異端。是其所長。若其祖述墳典。憲章騷雅。上傳三古。下籠百氏。橫行闊視。於綴述之場。子厚一人而已。此論甚爲偉特。

李習之文。蘇子美謂辭不逮韓。而理過於柳。蘇老泉上歐陽內翰書。取其俯仰揖讓之態。合理與態。而其全見矣。

昌黎答劉正夫問文曰。無難易。惟其是而已。李習之答王載言書曰。其愛難者。則曰文章宜深不當易。其愛易者。則曰文章宜通不當難。此皆情有所偏滯而不流。未識文章之所主也。於此見兩公文一脈相通矣。

李習之文氣似不及昌黎。然傳稱其辭致渾厚。見推當時。由一致字求之。便可隱知其妙。

韓文出於孟子。李習之文出於中庸。宗李多於宗韓者。宋文也。

韓昌黎不稱王仲淹中說。而李習之答王載言書稱之。今觀習之之文。俯仰揖讓。固

於中說爲近。

皇甫持正論文嘗言文奇理正。然綜觀其意。究是一於好奇。如答李生書云。意新則異常。異於常則怪矣。詞高則出衆。出於衆則奇矣。此蓋學韓而第得其所謂怪怪奇奇。祇以自嬉者。

或問持正文於揚子雲何如。曰。辭近太玄。理猶未及。法言問較李元賓之尙辭何如。曰。不沿襲前人似之。

文得昌黎之傳者。李習之精於理。皇甫持正練於辭。習之一宗。直爲北宋名家發源之始。而祖述持正者。則自孫可之後。已罕聞成家者矣。

杜牧之識見自是一時之傑。觀所作罪言。謂上策莫如自治。中策莫如取魏。最下策爲浪戰。又兩進策於李文饒。皆案切時勢。見利害於未然。以文論之。亦可謂不浪戰者矣。

孫可之與友人論文書云。詞必高然後爲奇。意必深然後爲工。如斯宗旨。其卽可之

得之來無擇。無擇得之持正者耶。

廣明時詔書。謂孫樵有揚馬之文。樵與高錫望書。自稱熟司馬遷揚子雲書。然則詔所云馬者。殆亦指史遷。非相如耶。

劉蛻文意欲自成一子。如山書十八篇。古漁父四篇。辭若僻而寄託未嘗不遠。學楚辭尤有深致。哀湘竹下清江。招帝子。雖止三章。頗得九歌遺意。

李習之與陸慘書。盛推昌黎文。謂嘗書其一章曰獲麟解。其他可以類知。孫可之與王霖書。稱進學解拔地倚天。句句欲活。今觀兩家文。信乎各得所近。

宋史柳開傳。稱開始慕韓愈柳宗元爲文。穆修傳亦言自五代文敝。國初柳開始爲古文。今觀伯長所爲唐柳先生文集後序云。天厚余嗜多矣。始而鑿我以韓。旣而飶我以柳。謂天不吾厚。豈不誣也哉。可知其所學與仲塗一矣。

尹師魯爲古文先於歐公。歐公稱其文簡而有法。且謂在孔子六經中。惟春秋可當。蓋師魯本深於春秋。范文正爲撰文集序嘗言之。錢文僖起雙桂樓。建臨園驛。尹歐

皆爲作記。歐記凡數千言，而尹祇用五百字。歐服其簡古，是亦簡而有法之一證也。范文正貶饒州，師魯上書言仲淹臣之師友，願得俱貶，其爲國重賢如此。而於文正所爲岳陽樓記，則曰傳奇體耳，其不阿所好又如此。固宜能以古學振起當時也。

歐陽公文幾於史公之潔，而幽情雅韻，得騷人之指趣爲多。

歐陽公五代史諸論，深得畏天憫人之旨，蓋其事不足言，而又不忍不言，言之佛於己，不言無以懲於世，情見乎辭，亦可悲矣。公他文亦多惻隱之意。

屈子卜居，史記伯夷傳，妙在於所不疑事，卻參以活句。歐文往往似此。

歐公稱昌黎文深厚雄博，蘇老泉稱歐公文紆餘委備，大抵歐公雖極意學韓，而性之所近，乃尤在李習之，不獨老泉於公謂李翱有執事之態，卽公文亦云欲生翱時與翱上下其論，所尙蓋可見矣。

謝曼山云，歐陽公文章爲一代宗師，然藏鋒斂鐔，韜光沈馨，不如韓文公之奇奇怪怪，可喜可愕，按歐之奇不如韓，固有之，然於韓之抑遏蔽掩，不使自露，詎相遠乎。

蘇老泉迂董詐鼃。謂賈生有二子之才而不流。余謂老泉文取徑異於董。而用意往。往雜以量。迂董於董無損。詐鼃恐鼃不服也。

昌黎答劉正夫書曰。若聖人之道。不用文則已。用則必尙其能者。曾南豐稱蘇老泉之文曰。脩能使之約。遠能使之近。大能使之微。小能使之著。煩能不亂。肆能不流。能之一字。足明老泉之得力。正不必與韓量長較短也。

論文鮮有極稱穀梁孫吳者。獨柳州曰。參之穀梁以厲其氣。老泉曰。孫吳之簡切。殆好必從其所類耶。

蘇老泉云。風行水上。渙。此天下之至文也。余謂大蘇文一瀉千里。小蘇文一波三折。亦本此意。

東坡文亦孟子。亦賈長沙。陸敬輿亦莊子。亦秦儀。心目窒隘者。可資其博達以自廣。而不必概以純詣律之。

東坡文只是拈來法。此由悟性絕人。故處處觸著耳。至其理有過於通而難守者。固

不及備論。

東坡文雖打通牆壁說話。然立腳自在穩處。譬如舟行大海之中。把柁未嘗不定。視放言而不中權者異矣。

老子云。信言不美。美言不信。東坡文不乏信言可採。學者偏於美言歎賞之。何故。坡文多微妙語。其論文曰。快曰達曰了。正爲非此不足以發微闡妙也。

遠想出宏域。高步超常倫。文家具此能事。則遇困皆通。且不妨故設困境以顯通之之妙用也。大蘇文有之。

東坡讀莊子。歎曰。吾昔有見。口未能言。今見是書。得吾心矣。後人讀東坡文。亦當有是語。蓋其過人處。在能說得出。不但見得到已也。

東坡最善於沒要緊底題說沒要緊底話。未會有底題說未會有底話。抑所謂君從何處看得此無人態耶。

歐文優游有餘。蘇文昭晰無疑。

介甫之文長於婦。東坡之文長於生。婦故高。生故贍。

東坡之文工而易。觀其言秦得吾工。張得吾易。分明自作贊語。文潛卓識偉論。過少游。然固在坡函蓋中。

子由稱歐陽公文雍容俯仰。不大聲色而義理自勝。東坡答張文潛書。謂子由文汪洋澹泊。有一唱三歎之聲。而其秀傑之氣。終不可沒。此豈有得於歐公者耶。

子由曰。子瞻之文奇。吾文但穩耳。余謂百世之文。總可以奇穩兩字判之。王震南豐集序云。先生自負似劉向。不知韓愈爲何如爾。序內卻又謂其衍裕雅重。自成一家。噫。藉非能自成一家。亦安得爲善學劉向與。

曾文窮盡事理。其氣味爾雅深厚。令人想見碩人之寬。王介甫云。夫安驅徐行。轡中庸之廷。而造乎其室。舍二賢人者而誰哉。二賢謂正之子固也。然則子固之文。卽肖子固之爲人矣。

昌黎文意思來得硬直。歐曾來得柔婉。硬直見本領。柔婉正復見涵養也。

韓文學不掩才。故雖約六經之旨而成文。未嘗不自我作古。至歐會則不敢直以作者自居。較之韓若有智崇禮卑之別。

王介甫文取法孟韓。曾子固與介甫書述歐公之言曰。孟韓文雖高。不必似之也。取其自然耳。則其學之所幾。與學之過當。俱可見矣。

王安石解孟子十四卷。爲崇觀間舉子所宗。說見郡齋讀書後志。觀介甫上人書有云。孟子曰。君子欲其自得之也。孟子之云爾。非直施於文而已。然亦可託以爲作文之本意。是則解孟亦豈無意於文乎。

介甫文之得於昌黎。在陳言務去。其譏韓有力去陳言誇末俗之句。實乃心鄉往之。曾子固稱介甫文學不減揚雄。而介甫詠揚雄亦云。千古雄文造聖真。眇然幽息入無倫。慕其文者如此其深。則必效之惟恐不及矣。

介甫文兼似荀揚。荀好爲其矯。揚好爲其難。

柳州作非國語。而文學國語。半山謂荀卿好妄。荀卿不知禮。而文亦頗似荀子。文家

不以訾讟爲棄取。正如東坡所謂我憎孟郊詩。復作孟郊語也。

荆公文是能以品格勝者。看其人取我棄。自處地位儘高。

半山文善用揭過法。只下一二語。便可歸卻他人。數大段。是何簡貴。

謝曼山評荆公文曰。筆力簡而健。余謂南人文字失之冗弱者。十常八九。殆非如荆公者。不足以矯且振之。

半山文瘦硬通神。此是江西本色。可合黃山谷詩派觀之。

荆公遊褒禪山記云。入之愈深。其進愈難。而其見愈奇。余謂深難奇三字。公之學與文得失。並見於此。

介甫文於下愚及中人之所見。皆剝去不用。此其長也。至於上智之所見。亦剝去不用。則病痛非小。

介甫上邵學士書云。某嘗患近世之文辭。弗顧於理。理弗顧於事。以襍積故實爲有學。以雕繪語句爲精新。譬之擷奇花之英。積而坳之。雖光華馨采。鮮縟可愛。求其根

抵濟用則蔑如也。又上人書云。所謂文者。務爲有補於世而已矣。所謂辭者。猶器之有刻鏤繪畫也。誠使巧且華。不必適用。誠使適用。亦不必巧且華。余謂介甫之文。洵異於尙辭巧華矣。特未思免於此弊。仍未必濟用適用耳。

半山文其猶藥乎。治病可以致生。養生或反致病。

半山說得世人之病好。只是他立處未是。

介甫文每言及骨肉之情。酸惻嗚咽。語語自肺腑中流出。他文卻未能本此意擴而充之。

李泰伯文。朱子謂其自大處起議論。如古潛夫論之類。劉堽隱居通議。謂其所作袁州學記。高出歐蘇。百世不朽。按泰伯之學。深於周禮。其所爲文。率皆法度謹嚴。宋史本傳。但載其所上明堂定制圖序。尙非其極也。東坡謂嘗見泰伯自述其文曰。天將壽我。與所爲固未足也。不然。斯亦足以藉手見古人矣。觀是言。其生平之力勤詣卓具見。

劉原父文好摹古。故論者譽譽參半。然其於學無所不究。其大者如解春秋。多有古
人所未言。朝廷每有禮樂之事。必就其家以取決。豈曰文焉已哉。卽以文論。歐公爲
作墓誌。稱其立馬卻坐。一揮九制。文辭典雅。各得其體。朱子稱其才思極多。湧將出
來。亦可見其崖略矣。

李忠定奏疏論事。指畫明豁。其天資似更出陸宣公上。然觀其書檄志云。一應書檄
之作。皆當以陸宣公爲法則。知得於宣公者深矣。

朱子之文。表裏瑩徹。故平平說出。而轉覺矜奇者之爲庸。明明說出。而轉覺恃奧者
之爲淺。其立定主意。步步回顧。方遠而近。似斷而連。特其餘事。

朱子云。余年二十許時。便喜讀南豐先生之文。而竊慕效之。竟以才力淺短。不能遂
其所願。又云。某未冠而讀南豐先生之文。愛其詞嚴而理正。居常以爲人之爲言。必
當如此。乃爲非苟作者。朱子之服膺南豐如此。其得力尙須問耶。

陳龍川喜學歐文。嘗選歐文曰歐陽文粹。其序極與歐文相類。然他文卻不盡似之。

此如人飲水，冷煖自知，原不必字摹句擬，類於執迹以求履憲也。

陳同甫上孝宗皇帝書，貶駁道學，至謂今世之儒士以爲得正心誠意之學者，皆風痺不知痛癢之人，而其自跋中興論，復言一日讀楊龜山語錄，謂人住得然後可以有爲，才智之士非有學力卻住不得，不覺恍然自失，可見同甫之所駁者，乃無實之人，非龜山一流也。

陳同甫文，箴砭時弊，指畫形勞，自非絀於用者之比。如四上孝宗皇帝書及中興五論之類是也。特其意思揮霍，氣象張大，若使身任其事，恐不能耐煩持久。試觀趙營平諸葛武侯之論事，何嘗揮霍張大如此。

陸象山文，隱居通議，稱其王荊公祠堂記，又稱其與楊守書及與徐子宜侍郎書，且各繫以評語。余謂陸文得孟子之實，不容意爲去取，亦未易評。評之，須如其語錄中所謂從天而下，從肝肺中流出，是自家有底物事，乃庶幾焉。

後世學子書者，不求諸本領，專尙難字棘句，此乃大誤。欲爲此體，須是神明過人，窮

極精奧。斯能託寓萬物。因淺見深。非光不足而強照者所可與也。唐宋以前蓋難備論。郁離子最爲晚出。雖體不盡純。意理頗有實用。

儒學。史學。玄學。文學。見宋書雷次宗傳。大抵儒學本禮。荀子是也。史學本書與春秋。馬遷是也。玄學本易。莊子是也。文學本詩。屈原是也。後世作者。取塗弗越此矣。

孔叢子。宰我問君子尙辭乎。孔子曰。君子以理爲尙。文中子曰。言文而不及理。是天
下無文也。昌黎雖嘗謂辭不足不可以爲成文。而必曰學所以爲道。文所以爲理。陸
士衡文賦曰。理扶質以立幹。劉彥和文心雕龍曰。精理爲文。然則舍理而論文辭者
奚取焉。

文無論奇正。皆取明理。試觀文孰奇於莊子。而陳君舉謂其憑虛而有理致。況正於
莊子者乎。

明理之文。大要有二。曰闡前人所已發。擴前入所未發。
論事敘事。皆以窮盡事理爲先。事理盡後。斯可再講筆法。不然。離有物以求有章。曾

足以適用而不朽乎。

揚子法言曰：事辭稱則經。余謂不但事當稱乎辭而已。義尤欲稱也。觀孟子其事則齊桓晉文數語可見。

言此事必深知此事。到得事埋曲盡。則其文確鑿不可磨滅。如攷工記是也。梁書蕭子雲傳載其著晉史至二王列傳。欲作論草隸法不盡意。遂不能成。此亦見實事求是之意。

易繫傳謂易其心而後語。揚子雲謂言爲心聲。可知言語亦心學也。況文之爲物。尤言語之精者乎。

志者文之總持。文不同而志則一。猶鼓琴者聲雖改而操不變也。善夫陶淵明之言曰：常著文章自娛。頗示已志。

或問淵明所謂示已志者。已志其有以別於人乎。曰：只是稱心而言耳。使必以異人爲尙。豈天下之大。千古之遠。絕無同己者哉。

聖人之情見乎辭。爲作易言也。作者情生文。斯讀者文生情。易教之神。神以此也。使情不稱文。豈惟人之難感。在己先不誠無物矣。

文賦意司契而爲匠。文之宜尙意明矣。推而上之。聖人書不盡言。言不盡意。正以意之無窮也。

莊子曰。語之所貴者意也。意有所施。意之所隨者。不可以言傳也。而世因貴言傳書。是知意之所以貴者。非徒然也。爲文者苟不知貴意。何論意之所隨者乎。

文以識爲主。認題立意。非識之高卓精審。無以中要。才學識三長。識爲尤重。豈獨作史然耶。

出辭氣。斯遠鄙倍矣。此以氣論辭之始。至昌黎與李翊書。柳州與韋中立書。皆論及於氣。而韓以氣歸之於養。立言較有本原。

自典論論文。以及韓柳。俱重一氣字。余謂文氣當如樂記二語曰。剛氣不怒。柔氣不攝。

文貴備四時之氣。然氣之純駁厚薄，尤須審辨。

韓昌黎送陳秀才彤序云：文所以爲理耳。答李翊書云：氣，水也。言浮物也。水大而物之浮者，大小畢浮。氣盛則言之短長與聲之高下者皆宜。周益公序宋文鑑曰：臣聞文之盛衰，主乎氣。辭之工拙，存乎理。昔者帝王之世，人有所養，而教無異習，故其氣之盛也，如水載物，小大無不浮。其理之明也，如燭照物，幽隱無不通。意蓋悉本昌黎文要與元氣相合，戒與盡氣相尋，翁聚債張，其大較矣。

孔叢子曰：平原君謂公孫龍曰：公無復與孔子高辯事也。其人理勝於辭，公辭勝於理。揚子曰：事辭稱則經。韓昌黎則曰：辭不足不可以爲成文。此辭字大抵已包理事於其中。不然，得無如荀子所謂：惠子蔽於辭而不知實者乎？

辭之患，不外過與不及。易繫傳曰：其辭文無不及也。曲禮曰：不辭費，無太過也。文中用字在當不在奇。如宋子京好用奇字，亦一癖也。

文辭也。質亦辭也。博辭也。約亦辭也。質其如易所謂正言斷辭乎？約其如書所謂辭

尙體要乎。

言辭者必兼及音節。音節不外諧與拗。淺者但知諧之是取。不知當拗而拗。拗亦諧也。不當諧而諧。諧亦拗也。

書法二字見左傳。爲文家言法之始。莊子寓言篇曰。言而當法。晁公武稱陳壽三國志高簡有法。韓昌黎謂經承子厚口講指畫。爲文辭者悉有法度可觀。歐陽永叔稱尹師魯爲文章簡而有法。具見法之宜講。

通其變。遂成天地之文。一闔一闢。謂之變。然則文法之變。可知已矣。

兵形象水。文脈亦然。水之發源波瀾歸宿。所以示文之始中終。不已備乎。

揭全文之指。或在篇首。或在篇中。或在篇末。在篇首則後必顧之。在篇末則前必注之。在篇中則前注之。後顧之。顧注抑所謂文眼者也。

作短篇之法。不外婉而成章。作長篇之法。不外盡而不汙。

文心雕龍謂貫一爲拯亂之藥。余謂貫一尤以泯形迹爲尙。唐僧皎然論詩所謂拋

鍼擲綫也。

章法不難於續而難於斷。先秦文善斷。所以高不易攀。然拋鍼擲綫。全靠眼光不走。注坡驀澗。全仗韁轡在手。明斷正取暗續也。

文章之道。幹旋驅遣。全仗乎筆。筆爲性情。墨爲形質。使墨之從筆。如雲濤之從風。斯無施不可矣。

一語爲千萬語所託命。是爲筆頭上擔得千鈞。然此一語正不在大聲以色。蓋往往有以輕運重者。

客筆主意。主筆客意。如史記魏世家贊。昌黎送董邵南遊河北序。皆是此訣。

義法居文之大要。史記十二諸侯年表序。稱孔子次春秋。約其辭文。去其煩重。以制義法。此言義法之始也。

長於理則言有物。長於法則言有序。治文者矜言物序。何不實於理法求之。文之尙理法者。不大勝亦不大敗。尙才氣者。非大勝則大敗。觀漢程不識。李廣。唐李

勸薛萬徹之爲將可見。

東坡進呈陸宣公奏議劄子云。藥雖進於醫手。方多傳於古人。上神宗皇帝書云。大抵事若可行。不必皆有故事。蓋法高於意。則用法。意高於法。則用意。用意正其神明於法也。文章一道。何獨不然。

敘事之學。須貫六經九流之旨。敘事之筆。須備五行四時之氣。維其有之。是以似之。弗可易矣。

大書特書。牽連得書。敘事本此二法。便可推擴不窮。

敘事有寓理。有寓情。有寓氣。有寓識。無寓則如偶人矣。

敘事有主意。如傳之有經也。主意定。則先此者爲先經。後此者爲後經。依此者爲依經。錯此者爲錯經。

敘事有特敘。有類敘。有正敘。有帶敘。有實敘。有借敘。有詳敘。有約敘。有順敘。有倒敘。有連敘。有截敘。有豫敘。有補敘。有跨敘。有插敘。有原敘。有推敘。種種不同。惟能綫索。

在手，則錯綜變化，惟吾所施。

敘事要有尺寸，有斤兩，有剪裁，有位置，有精神。

論事調諧，敘事調澀。左氏每成片引人言，是以論入敘，故覺諸多澀少也。

史莫要於表微，無論紀事纂言，其中皆須有表微意在。

爲人作傳，必人已之間同弗是，異弗非，方能持理之平，而施之不枉其實。

傳中敘事，或敘其有致此之由，而果若此，或敘其無致此之由，而竟若此，大要合其

人之志行與時位而稱量以出之。

劉彥和謂羣論立名，始於論語，不引周官論道經邦一語，後世謂之，其實過矣。周官

雖有論道之文，然其所論者未詳，論語之言則原委具在，然則論非論語奚法乎？

論不可使辭勝於理，辭勝理則以反人爲實，以勝人爲名，弊且不可勝言也。文心雕

龍論說篇解論字，有倫理有無，及彌綸羣言研精一理之說，得之矣。

有俊傑之論，有儒生俗士之論，利弊明而是非審，其斯爲俊傑也與。

論之失。或在失出。或在失入。失出視失入。其猶愈乎。法以去弊。亦易生弊。立論之當慎。與立法同。

論是非所以定從違也。從違不可苟。是非可少紊乎。人多事多難徧論。借一論之一索引千鈞。是何關係。

文賦云。論精微而朗暢。精微以意言。朗暢以辭言。精微者。不惟其難。惟其是。朗暢者。不惟其易。惟其達。

論不貴強下斷語。蓋有置此舉彼。從容敘述。而本事之理。已曲到無遺者。

莊子曰。六合之外。聖人存而不論。六合之內。聖人論而不議。春秋經世。先王之志。聖人議而不辯。余謂有不論不議不辯。論議辯斯常矣。

敘事要有法。然無識則法亦虛。論事要有識。然無法則識亦晦。

文有辭命一體。命與辭非出於一人也。古行人奉使。受命不受辭。觀展喜犒師。公使受命於展禽。可見矣。若出於一人。而亦曰辭命。則以主意爲命。以達其意者爲辭。義

亦可通。

辭命之旨在忠告，其用卻全在善道。奉使受命不受辭，蓋因時適變，自有許多衡量在也。

辭命亦祇敘事議論二者而已。觀左傳中辭命可見。

辭命體推之即可爲一切應用之文。應用文有上行，有平行，有下行，重其辭乃所以重其實也。

陳壽上故蜀丞相諸葛亮故事曰：皋陶之謨略而雅，周公之誥煩而悉。何則？皋陶與舜禹共談，周公與羣下矢誓故也。晉書李密傳中語略與之同。辭命各有所宜，可出是意推之。

文之要本領氣象而已。本領欲其大而深，氣象欲其純而懿。

老子曰：言有宗，墨子曰：立辭而不明於其類，則必困矣。宗類二字，於文之體用包括殆盡。

文固要句句字字受命於主腦，而主腦有純駁平陂高下之不同，若非慎辨而去取之，則差若毫釐，繆以千里矣。

文之所尚，不外當無者盡無，當有者盡有。故昌黎答李翊書云：惟陳言之務去。樊紹述墓誌銘云：其富若生蓄，萬物必具。柳州愚溪詩序云：漱滌萬物，牢籠百態。

文有以不言言者，春秋有書有不書，書之事顯，不書之意微矣。

文有寫處，有做處，人皆云云者謂之寫，我獨云云者謂之做。左傳史記兼用之，乍見道理之人言多理障，乍見典故之人言多事障，故艱深正是淺陋，繁博正是寒儉。文家方以此自足而夸世，何耶？

白賁占於賁之上爻，乃知品居極上之文，只是本色。

君子之文無欲，小人之文多欲，多欲者美勝信，無欲者信勝美。

文尚華者日落，尚實者日茂，其類在色老而衰，智老而多矣。

文有古近之分，大抵古樸而近華，古拙而近巧，古信己心而近取世譽，不是作散體。

便可名古文也。

文有三古。作古之言近於易。則古之言近於禮。治古之言近於春秋。

文貴法古。然患先有一古字橫在胸中。蓋文惟其是。惟其真。舍是與真。而於形模求古。所貴於古者。果如是乎。

文有七戒。曰。旨戒雜。氣戒破。局戒亂。語戒習。字戒僻。詳略戒失宜。是非戒失實。

文心雕龍以隱秀二字論文。推闡甚精。其云晦塞非隱。雕削非秀。更爲善防流弊。言外無窮者。茂也。言內畢足者。密也。漢文茂如西京。密如東京。

多用事與不用事。各有其弊。善文者滿紙用事。未嘗不空。諸所有。滿紙不用事。未嘗不包諸所有。

善書者點畫微而意態自足。點畫大而氣體不累。文之沈著飄逸。當準是觀之。

治勝亂。至治勝治。至治之氣象皞皞而已。文或秩然有條。而轍迹未泯。更當躋而上之。

誦述古義。箴砭末俗。文之正變。卽二者可以別之。
文有四時。莊子獨寐寤言時也。孟子嚮明而治時也。離騷風雨如晦時也。國策飲食
有訟時也。

文有仰視。有俯視。有平視。仰視者其言恭。俯視者其言慈。平視者其言直。
文有本位。孟子於本位。毅然不避。至昌黎則漸避本位矣。永叔則避之更甚矣。凡避
本位易竊眇。亦易選懦。文至永叔以後。方以避本位爲獨得之傳。蓋亦頗矣。

文之道可約舉經語以明之。曰辭達而已矣。修辭立其誠。言近而指遠。辭尙體要。乃
言底可績。非先王之法言不敢言。易其心而後語。

文家得力處。人不能識。如東坡表忠觀碑。王荆公問坐客。畢竟似子長何語。坐客悚
然是也。用力處。人不能解。如歐陽公欲作文。先誦史記日者傳是也。

易繫傳。物相雜。故曰文。國語。物一無文。徐鍇說文通論。強弱相成。剛柔相形。故於文
人又爲文。朱子語錄。兩物相對待。故有文。若相離去。便不成文矣。爲文者。盍思文之

所由生乎。

左傳言之無文，行而不遠。後人每不解，何以謂之無文。不若仍用外傳作註曰：物一無文。

國語言物一無文，後人更當知物無一則無文。蓋一乃文之真宰，必有一在其中，斯能用夫不一者也。

古人或名文曰筆。梁書庾肩吾傳：太子與湘東王書曰：謝朓沈約之詩，任昉陸倕之筆，筆對詩言者，蓋言志之謂詩，述事之謂筆也。其實筆本對口談而言。晉書樂廣傳：廣善清言而不長於筆。將讓尹請潘岳爲表，岳曰：當得君意。廣乃作二百句語述己之志。岳因取次比，使成名筆。時人咸云：若廣不假岳之筆，岳不取廣之旨，無以成斯美也。昌黎亦云：不惟舉之於其口，而又筆之於其書。觀此而筆之所以命名者見矣。然昌黎於筆多稱文，如謂漢朝人莫不能爲文，獨司馬相如太史公劉向揚雄爲之最是也。

藝概卷二

興化 劉熙載 融齋

詩概

詩緯含神霧曰。詩者天地之心。文中子曰。詩者民之性情也。此可見詩爲天人之合。詩言志。孟子文辭志之說所本也。思無邪。子夏詩序發乎情止乎禮義之說所本也。關雎取摯而有別。鹿鳴取食則相呼。凡詩能得此旨。皆應乎風雅者也。

詩序風風也。風以動之。可知風之義至微至遠矣。觀二南詠歌文王之化。辭意之微遠何如。

變風始柏舟。柏舟與離騷同旨。讀之當兼得其人之志與遇焉。

大雅之變。具憂世之懷。小雅之變。多憂生之意。

頌固以美盛德之形容。然必原其所以至之由。以寓勸勉後人之意。則義亦通於雅矣。

雅頌相通。如頌閔予小子訪落敬之小毖近雅。雅生民篤公劉近頌。穆如清風肅雝和鳴雅頌之懿。兩言可蔽。

詩序正義云。比與興雖同是附託外物。比顯而興隱。當先顯後隱。故比居先也。毛傳特言興也。爲其理隱故也。案文心雕龍比興篇云。毛公述傳。獨標興體。豈不以風異而賦同。比顯而興隱哉。正義蓋本於此。

取象曰比。取義曰興。語出皎然詩式。卽劉彥和所謂比顯興隱之意。

詩自樂是一種。衡門之下是也。自勵是一種。坎坎伐檀兮是也。自傷是一種。出自北門是也。自譽自嘲是一種。簡兮簡兮是也。自警是一種。抑抑威儀是也。

心之憂矣。其誰知之。此詩人之憂過人也。獨寐寤言。永矢弗告。此詩人之樂過人也。憂世樂天。固當如是。

皎皎白駒。在彼空谷。出乎外也。我任我輦。我車我牛。入乎中也。雝雝鳴雁。旭日始旦。宜其始也。風雨如晦。雞鳴不已。持其終也。

眞西山文章正宗綱目云。三百五篇之詩。其正言義理者蓋無幾。而諷詠之間。悠然得其性情之正。卽所謂義理也。余謂詩或寓義於情。而義愈至。或寓情於景。而情愈深。此亦三百五篇之遺意也。

詩喻物情之微者近風。明人治之大者近雅。通天地鬼神之奧者近頌。

離騷。淮南王比之國風小雅。朱子楚辭集注。謂其語祀神之盛。幾乎頌。李太白古風云。正聲何微茫。哀怨起騷人。蓋有詩亡春秋作之意。非抑騷也。

劉勰辯騷。謂楚辭體慢於三代。風雅於戰國。顧論其體。不如論其志。志苟可質。諸三代。雖謂易地。則皆然可耳。

漢武帝秋風辭。風也。瓠子歌。雅也。瓠子歌。憂民之思。足繼雲漢。文中子何但以秋風爲悔志之萌耶。

武帝秋風辭。瓠子歌。柏梁與羣臣賦詩。後世得其一體。皆足成一大宗。而帝之爲大宗。不待言矣。

或問安世房中歌與孝武郊祀諸歌孰爲奇正。曰：房中正之正也。郊祀奇而正也。漢郊祀諸樂府以樂而象禮者也。所以典碩肅穆。視他樂府別爲一格。

秦碑有韻之文質而勁。漢樂府典而厚。如商周二頌。氣體攸別。

質而文。直而婉。雅之善也。漢詩風與頌多而雅少。雅之義非韋傅諷諫其孰存乎。李陵贈蘇武五言。但敍別愁。無一語及於事實。而言外無窮。使人黯然而不可爲懷。至徑萬里兮度沙幕一歌。意味頗淺。而漢書蘇武傳載之以爲陵作。其果然乎。

古詩十九首與蘇李同一悲慨。然古詩兼有豪放曠達之意。與蘇李之一於委曲含蓄。有陽舒陰慘之不同。知人論世者。自能得諸言外。固不必如鍾嶸詩品謂古詩出於國風。李陵出於楚辭也。

十九首鑿空亂道。讀之自覺四顧躊躇。百端交集。詩至此始可謂其中有物也已。曹公詩氣雄力堅。足以籠罩一切。建安諸子未有其匹也。子建則隱有仁義之人。其言藹如之意。鍾嶸詩品不以古直悲涼加於人倫周孔之上。豈無見乎。

曹子建贈丁儀王粲有云。歡怨非貞則。中和誠可經。此意足推風雅正宗。至骨氣情采。則鍾仲偉論之備矣。

公幹氣勝。仲宣情勝。皆有陳思之一體。後世詩率不越此兩宗。

陸士衡詩粗枝大葉。有失出無失入。平實處不妨屢見。正其無人之見存。所以獨到處亦躋卓絕。豈如沾沾淺淺者。才出一言便欲人道好耶。

劉彥和謂士衡矜重。而近世論陸詩者。或以累句訾之。然有累句無輕句。便是大家品位。

士衡樂府。金石之音。風雲之氣。能令讀者驚心動魄。雖子建諸樂府。且不得專美於前。他何論焉。

阮嗣宗詠懷。其旨固爲淵遠。其屬辭之妙。去來無端。不可蹤迹。後來如射洪感遇。太白古風。猶瞻望弗及矣。

叔夜之詩峻烈。嗣宗之詩曠逸。夷齊不降不辱。虞仲夷逸。隱居放言。趣尙乃自古別。

矣。

野者詩之美也。故表聖詩品中有疎野一品。若鍾仲偉謂左太沖野於陸機。野乃不美之辭。然太沖是豪放。非野也。觀詠史可見。

張景陽詩開鮑明遠。明遠逾警絕人。然練不傷氣。必推景陽獨步。苦雨諸詩尤爲高作。故鍾嶸詩品獨稱之。文心雕龍明詩云。景陽振其麗。麗何足以盡景陽哉。

劉公幹左太沖詩壯而不悲。王仲宣潘安仁悲而不壯。兼悲壯者其惟劉越石乎。

孔北海雜詩。呂望老匹夫。管仲小囚臣。劉越石重贈盧湛詩。惟彼太公望。昔在渭濱叟。又稱小白相射鉤。於漢於晉。興復之志同也。北海言人生有何常。但患年歲暮。越石言時哉不我與。去乎若雲浮。其欲及時之志亦同也。鍾嶸謂越石詩出於王粲。以格言耳。

劉越石詩定亂扶衰之志。郭景純詩除殘去穢之情。第以清剛儁上目之。殆猶未覘厥蘊。

嵇叔夜郭景純皆亮節之士。雖秋胡行貴玄默之致。遊仙詩假棲遯之言。而激烈悲憤。自在言外。乃知識曲宜聽其真也。

曹子建王仲宣之詩出於騷。阮步兵出於莊。陶淵明則大要出於論語。

陶詩有賢哉回也。吾與點也之意。直可嗣洙泗遺音。其貴尚節義。如詠荆卿美田子泰等作。則亦孔子賢夷齊之志也。

陶詩吾亦愛吾廬。我亦具物之情也。良苗亦懷新。物亦具我之情也。歸去來辭亦云。善萬物之得時。感吾生之行休。

陶詩云。願言躡清風。高舉尋吾契。又云。卽事如已高。何必升華嵩。可見其玩心高明。未嘗不腳踏實地。不是偶然無所歸宿也。

鍾嶸詩品謂阮籍詠懷之作。言在耳目之內。情寄八荒之表。余謂淵明讀山海經。言在八荒之表。而情甚親切。尤詩之深致也。

詩可數年不作。不可一作不真。陶淵明自庚子距丙辰十七年間。作詩九首。其詩之

眞更須問耶。彼無歲無詩。乃至無日無詩者。意欲何明。

謝才顏學。謝奇顏法。陶則兼而有之。大而化之。故其品爲尤上。

陶謝用埋語。各有勝境。鍾嶸詩品稱孫綽許詢桓庾諸公詩。皆平典似道德論。此由乏理趣耳。夫豈尙理之過哉。

謝客詩刻畫微眇。其造語似子處。不用力而功益奇。在詩家爲獨闢之境。

康樂詩較顏爲放手。較陶爲刻意。鍊句用字。在生熟深淺之間。

沈約宋書謝靈運傳論。謂靈運興會標舉。延年體裁明密。所以示學兩家者。當相濟有功。不必如惠休上人。好分優劣。

顏延年詩體近方幅。然不失爲正軌。以其字字稱量而出。無一苟下也。文中子稱之曰。其文約以則。有君子之心。蓋有以觀其深矣。

延年詩長於廊廟之體。然如五君詠。抑何善言。林下風也。所蘊之富。亦可見矣。

左太沖詠史似論體。顏延年五君詠似傳體。

章傳諷諫詩。經家之言。阮嗣宗詠懷。子家之言。顏延年五君詠。史家之言。張景陽雜詩。辭家之言。

孤蓬自振。驚沙坐飛。此鮑明遠賦句也。若移以評明遠之詩。頗復相似。

明遠長句。慷慨任氣。磊落使才。在當時不可無一。不能有二。杜少陵簡薛華醉歌云。近來海內爲長句。汝與山東李白好。何劉沈謝力未工。才兼鮑照愁絕倒。此雖意重推辭。然亦見鮑之長句。何劉沈謝均莫及也。

陳孔璋飲馬長城窟。機軸開鮑明遠。惟陳純乎質。而鮑濟以妍。所以涉其流者。忘其發源所自。

謝玄暉詩以情韻勝。雖才力不及明遠。而語皆自然流出。同時亦未有其比。江文通詩有淒涼日暮不可如何之意。此詩之多情。而人之不濟也。雖長於雜擬。於古人蒼壯之作。亦能肖吻。究非其本色耳。

庾子山燕歌行。開唐初七古。烏夜啼。開唐七律。其他體爲唐五絕五律五排所本者。

尤不可勝舉。

隋楊處道詩甚爲雄深雅健。齊梁文辭之弊。貴清綺不重氣質。得此可以矯之。唐初四子源出子山。觀少陵戲爲六絕句。專論四子。而第一首起句。便云庾信文章老更成。有意無意之間。驪珠已得。

唐初四子沿陳隋之舊。故雖才力迴絕。不免致人異議。陳射洪張曲江獨能超出一格。爲李杜開先。人文所肇。豈天運使然耶。

曲江之感遇出於騷。射洪之感遇出於莊。纏緜超曠。各有獨至。

太白詩以莊騷爲大源。而於嗣宗之淵放。景純之雋上。明遠之驅邁。玄暉之奇秀。亦各有所取。無遺美焉。

宣和書譜稱賀知章草隸佳處。機會與造化爭衡。非人工可到。余謂太白詩佳處亦如之。

太白詩舉止極其高貴。不下商山采芝人語。

海上三山方以爲近。忽又是遠。太白詩言在口頭。想出天外。殆亦如是。

李詩盤空而道歸趣難窮。由風多於雅興多於賦也。

有時白雲起。天際自舒卷。卻顧所來徑。蒼蒼橫翠微。卽此四語。想見太白詩境。

太白與少陵同一志在經世。而太白詩中多出世語者。有爲言之也。屈子遠遊曰。悲時俗之迫阨兮。願輕舉而遠遊。使疑太白誠欲出世。亦將疑屈子誠欲輕舉耶。

太白云。日爲蒼生憂。卽少陵窮年憂黎元之志也。天地至廣大。何惜遂物情。卽少陵盤飧老夫食。分減及溪魚之志也。

太白詩雖若昇天乘雲。無所不之。然自不離本位。故放言實是法言。非李赤之徒所能託也。

幕天席地。友月交風。原是平常過活。非廣己造大也。太白詩當以此意讀之。

以友天下之善士爲未足。又尙論古之人。神仙猶古之人耳。故知太白詩好言神仙。祇是將神仙當賢友。初非鄙薄當世也。

太白詩言俠言仙言女言酒。特借用樂府形體耳。讀者或認作真身。豈非皮相。

學太白詩。當學其體氣高妙。不當襲其陳意。若言仙言酒言俠言女。亦要學之。此僧皎然所謂鈍賊者也。

學太白者。常曰天然去雕飾足矣。余曰。此得手處。非下手處也。必取太白句意以爲祈嚮。蓋云獵微窮至精乎。

杜詩高大深。俱不可及。吐棄到人所不能吐棄。爲高。涵茹到人所不能涵茹。爲大。曲折到人所不能曲折。爲深。

不敢要佳句。愁來賦別離。二句是杜詩全旨。凡其云念闕勞肝肺。弟妹悲歌裏。窮年憂黎元。無非離愁而已矣。

頌其詩貴知其人。先儒謂杜子美情多。得志必能濟物。可爲看詩之法。

太白早好縱橫。晚學黃老。故詩意每託之以自娛。少陵一生。卻只在儒家界內。

杜詩云。畏人嫌我真。又云。直取性情真。一自詠。一贈人。皆於論詩無與。然其詩之所

尙可知。

杜詩只有無二字足以評之。有者但見性情氣骨也。無者不見語言文字也。

杜陵云。篇終接混茫。夫篇終而接混茫。則全詩亦可知矣。且有混茫之人。而後有混茫之詩。故莊子云。古之人在混茫之中。

意欲沈著。格欲高古。持此以等百家之詩。於杜陵乃無遺憾。

少陵云。詩清立意新。又云。賦詩分氣象。作者本取意與氣象相兼。而學者往往奉一以爲宗派焉。

杜陵五七古敘事。節次波瀾。離合斷續。從史記得來。而蒼莽雄直之氣。亦逼近之。畢仲游但謂杜甫似司馬遷。而不繫一辭。正欲使人自得耳。

細筋入骨如秋鷹。字外出力中藏棱。史記杜詩其有焉。

近體氣格高古尤難。此少陵五排五七律所以品居最上。

少陵以前。律詩枝枝節節爲之。氣斷意促。前後或不相管攝。實由於古體未深耳。少

陵深於古體。運古於律。所以開闔變化。施無不宜。

杜詩有不可解及看不出好處之句。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少陵嘗自言之。作者本不求知。讀者非身當其境。亦何容強臆耶。

昌黎練質。少陵練神。昌黎無疎落處。而少陵有之。然天下之至密。莫少陵若也。

少陵於鮑庾陰何。樂推不厭。昌黎云。齊梁及陳隋。衆作等蟬噪。韓之論高而疎。不若杜之大而實也。

論李杜詩者。謂太白志存復古。少陵獨開生面。少陵思精。太白韻高。然真賞之士。尤當有以觀其合焉。

王右丞詩。一種近孟襄陽。一種近李東川。清高名雋。各有宜也。

王摩詰詩好處。在無世俗之病。世俗之病。如恃才驕學。做身分。好攀引。皆是。

劉文房詩。以研鍊字句見長。而清贍閒雅。蹈乎大方。其篇章亦儘有法度。所以能斷截晚唐家數。

高適詩兩唐書本傳。並稱其以氣質自高。今卽以七古論之。體或近似唐初。而魄力雄毅。自不可及。

高常侍岑嘉州兩家詩。皆可亞匹杜陵。至岑超高實。則趣尙各有近焉。

元道州著書有惡圓惡曲等篇。其詩亦一肚皮不合時宜。然剛者必仁。此公足以當之。

孔門如用詩。則於元道州必有取焉。可由思狂狷知之。

獨挺於流俗之中。強攘於已溺之後。元次山以此序沈千運詩。亦以自寓也。

次山詩令人想見立意較然。不欺其志。其疾官邪。輕爵祿。意皆起於惻怛爲民。不獨春陵行。及賊退示官吏作。足使杜陵感喟也。

元韋兩家皆學陶。然蘇州猶多一幕陶直可庶之意。吾尤愛次山。以不必似爲真似也。

韋蘇州憂民之意。如元道州。試觀高陵書情云。兵凶久相踐。徭賦豈得閒。促戚下可

哀寬政身致患。日夕思自退。出門望故山。此可與春陵行賊退示官吏作並讀。但氣別婉勁耳。

錢仲文郎君胄。大率衍王孟之緒。但王孟之渾成。卻非錢郎所及。

王孟及大歷十子詩。皆尙清雅。惟格止於此而不能變。故猶未足籠罩一切。

詩文一源。昌黎詩有正有奇。正者卽所謂約六經之旨而成文。奇者卽所謂時有感。激怨懟奇怪之辭。

昌黎贈張籍云。此日足可惜。此酒不足嘗。儒者之言所由與任達者異。

太白詩多有羨於神仙者。或以喻超世之志。或以喻死而不亡。俱不可知。若昌黎云。安能從汝巢神山。此固鄙夷不屑之意。然亦何必非寓言耶。

昌黎詩陳言務去。故有倚天拔地之意。山石一作辭。奇意幽。可爲楚辭招隱士對。如柳州天對例也。

昌黎七古出於招隱士。當於意思刻畫音節遒勁處求之。使第謂出於柏梁。猶未之

盡。

若使乘酣騁雄怪。此昌黎酬盧雲夫望秋作之句也。統觀昌黎詩。頗以雄怪自喜。

昌黎詩往往以醜爲美。然此但宜施之古體。若用之近體。則不受矣。是以言各有當也。

昌黎自言其行已不敢有愧於道。余謂其取友亦然。觀其寄盧仝云。先生事業不可量。惟用法律自繩已。薦孟郊云。行身踐規矩。甘辱恥媚竈。以盧孟之詩名。而韓所盛推乃在人品。真千古論詩之極則也哉。

昌黎送孟東野序。稱其詩以附於古之作者。薦士詩以橫空盤硬語。妥帖力排冪目之。又醉贈張祕書云。東野動驚俗。天葩吐奇芬。韓之推孟也至矣。後人尊韓抑孟。恐非韓意。

昌黎東野兩家詩。雖雄富清苦不同。而同一好難爭險。惟中有質實深固者存。故較李長吉爲老成家數。

孟東野詩好處。黃山谷得之。無一輒熟句。梅聖俞得之。無一熟俗句。

陶謝並稱。韋柳並稱。蘇州出於淵明。柳州出於康樂。殆各得其性之所近。

韋云。微雨夜來過。不知春草生。是道人語。柳云。迴風一蕭瑟。林影久參差。是騷人語。劉夢得詩稍近徑露。大抵骨勝於白。而韻遜於柳。要其名雋獨得之句。柳亦不能掩也。

尊老杜者病香山。謂其拙於紀事。寸步不移。猶恐失之。不及杜之注坡。蔘澗似也。至唐書白居易傳。贊引杜牧語。謂其詩纖豔不逞。非莊士雅人所爲。流傳人間。交口教授。入人肌骨。不可去。此文人相輕之言。未免失實。

白香山與元微之書曰。僕志在兼濟。行在獨善。奉而始終之。則爲道。言而發明之。則爲詩。謂之諷諭詩。兼濟之志也。謂之閒適詩。獨善之義也。余謂詩莫貴於知道。觀香山之言。可見其或出或處。道無不在。

代匹夫匹婦語最難。蓋飢寒勞困之苦。雖告人人。且不知。知之必物我無間者也。杜

少陵元次山白香山不但如身入閭閻。目擊其事。直與疾病之在身者無異。頌其詩。顧可不知其人乎。

常語易。奇語難。此詩之初關也。奇語易。常語難。此詩之重關也。香山用常得奇。此境良非易到。

白香山樂府與張文昌王仲初同爲自出新意。其不同者在此平曠而彼峭窄耳。

杜樊川詩雄姿英發。李樊南詩深情綵麗。其後李成宗派而杜不成。殆以杜之較無窠臼與。

詩有借色而無真色。雖藻績實死灰耳。李義山卻是絢中有素。敖器之謂其綺密瓊妍。要非適用。豈盡然哉。至或因其韓碑一篇。遂疑氣骨與退之無二。則又非其質矣。宋王元之詩自謂樂天後進。楊大年劉子儀學義山爲西崑體。格雖不高。五代以來。未能有其安雅。

東坡謂歐陽公論大道似韓愈。詩賦似李白。然試以歐詩觀之。雖曰似李。其刻意形

容處實於韓爲逼近耳。

歐陽永叔出於昌黎。梅聖俞出於東野。歐之推梅。不遺餘力。與昌黎推東野略同。聖俞詩深微難識。卽觀歐陽公云。知聖俞者莫如修。常問聖俞生平所最好句。聖俞所自負者。皆修所不好。聖俞所卑下者。皆修所極賞。是其苦心孤詣。且不欲徇非常人之意。況肯徇常人意乎。

梅蘇並稱。梅詩幽淡極矣。然幽中有雋。淡中有旨。子美雄快。令人見便擊節。然雄快不足以盡蘇。猶幽淡不足以盡梅也。

王荊公詩學杜。得其瘦硬。然杜具熱腸。公惟冷面。殆亦如其文之學韓。同而未嘗不異也。

東坡詩打通後壁說話。其精微超曠。真足以開拓心胸。推倒豪傑。

東坡詩推倒扶起。無施不可。得訣只在能透過一層。及善用翻案耳。

東坡詩善於空諸所有。又善於無中生有。機括實自禪悟中來。以辯才三昧而爲韻。

言固宜其舌底瀾翻如是。

滔滔汨汨說去。一轉便見主意。南華華嚴最長於此。東坡古詩慣用其法。陶詩醇厚。東坡和之以清勁。如宮商之奏。各自爲宮。其美正復不相掩也。

東坡題與可畫竹云。無窮出清新。余謂此句可爲坡詩評語。豈偶借與可以自寓耶。杜於李亦以清新相目。詩家清新二字。均非易得。元遺山於坡詩。何乃以新譏之。東坡放翁兩家詩。皆有豪有曠。但放翁是有意要做詩人。東坡雖爲詩。而仍有夷然不屑之意。所以尤高。

退之詩豪多於曠。東坡詩曠多於豪。豪曠非中和之則。然賢者亦多出入於其中。以其與齷齪之腸胃。固遠絕也。

遇他人以爲極艱極苦之境。而能外形骸以理自勝。此韓蘇兩家詩意所同。東坡詩意頽放。而語逾警。頽放過於太白。逾警亞於昌黎。太白長於風。少陵長於骨。昌黎長於質。東坡長於趣。

詩以出於騷者爲正。以出於莊者爲變。少陵純乎騷。太白在莊騷間。東坡則出於莊者十之八九。

山谷詩未能若東坡之行所無事。然能於詩家因襲語漱滌務盡。以歸獨得。乃如潦水盡而寒潭清矣。

山谷詩取過火一路。妙能出之以深雋。所以露中有含。透中有皺。令人一見可喜。久讀愈有致也。

無一意一事不可入詩者。唐則子美。宋則蘇黃。要其胸中具有鑪錘。不是金銀銅鐵。強令混合也。

唐詩以情韻氣格勝。宋蘇黃皆以意勝。惟彼胸襟與手法俱高。故不以精能傷渾雅焉。

陳言務去。杜詩與韓文同。黃山谷陳后山諸公學杜在此。

杜詩雄健而兼虛渾。宋西江名家學杜。幾於瘦硬通神。然於水深林茂之氣象則遠。

矣。

西崑體貴富。實貴清。駸積非所尚也。西江體貴清。實貴富。寒寂非所尚也。

西崑體所以未入杜陵之室者。由文滅其實也。質文不可偏勝。西江之矯西崑。浸而愈甚。宜乎復詒口實與。

西江名家好處。在鍛鍊而歸於自然。放翁本學西江者。其云文章本天成。妙手偶得之。平昔鍛鍊之功。可於言外想見。

放翁詩明白如話。然淺中有深。平中有奇。故足令人咀味。觀其齋中弄筆詩云。詩雖苦思未名家。雖自謙實自命也。

詩能於易處見工。使覺親切有味。白香山陸放翁擅場在此。

朱子感興詩二十篇。高峻寥曠。不在陳射洪下。蓋惟有理趣而無理障。是以至爲難得。

嬰孩始言。唯愈而已。漸乃由一字以至多字。字少者含蓄。字多者發揚也。是則五言

七言消息自有別矣。

五言如三百篇。七言如騷。騷雖出於三百篇。而境界一新。蓋醇實瓌奇。分數較有多寡也。

五言質。七言文。五言親。七言尊。幾見田家詩。而多作七言者乎。幾見骨肉間。而多作七言者乎。

五言與七言。因乎情境。如孺子歌滄浪之水清兮。平澹天真。於五言宜。甯戚歌滄浪之水白石粲。豪蕩感激。於七言宜。

五言尙安恬。七言尙揮霍。安恬者。前莫如陶靖節。後莫如韋左司。揮霍者。前莫如鮑明遠。後莫如李太白。

五言要如山立時行。七言要如鼙鼓軒舞。

五言無閒字易。有餘味難。七言有餘味易。無閒字難。

七言於五言。或較易。亦或較難。或較便。亦或較累。蓋善爲者。如多兩人任事。不善爲

者如多兩人坐食也。

或謂七言如挽強用長。余謂更當挽強如弱。用長如短。方見能事。

潘邠老謂七言詩第五字要響。如返照入江翻石壁。歸雲擁樹失山村。翻字失字。五言詩第三字要響。如圓荷浮小葉。細麥落輕花。浮字落字。余謂此例何可盡拘。但論句中自然之節奏。則七言可以上四字作一頓。五言可以上二字作一頓耳。

五言上二字下三字足當四言兩句。如終日不成章。之於終日。七襄不成報章是也。七言上四字下三字足當五言兩句。如明月皎皎照我牀。之於明月何皎皎照我羅牀。幃是也。是則五言乃四言之約。七言乃五言之約矣。太白嘗有寄興深微。五言不如四言。七言又其靡也。之說。此特意在尊古耳。豈可不達其意而誤增閒字以爲五七哉。

詩有合兩句成七言者。如君子有酒旨且多。夜如何其夜未央是也。有合兩句成五言者。如祈父亶不聰是也。後世七言每四字作一頓。五言每兩字作一頓。而五言亦

或第三字屬上。上下間皆可以兮字界之。

七言講音節者。出於漢郊祀諸樂府。羅事實者。出於柏梁詩。

七言爲五言之慢聲。而長短句互用者。則以長句爲慢聲。以短句爲急節。此固不當與句句七言者並論也。

五言第二字與第四字。第三字與第五字。七言第二字與第四字。第四字與第六字。第五字與第七字。平仄相同則音拗。異則音諧。講古詩聲調者。類多避諧而取拗。然其間蓋有天籟。不當止以能拗爲古。

善古詩必屬雅材。俗意俗字俗調。苟犯其一。皆古之棄也。

凡詩不可以助長。五古尤甚。故詩不善於五古。他體雖工。弗尙也。書譜云。思慮通審。志氣和平。不激不厲。而風規自遠。爲五古者。宜亦有取於斯言。

七古可命爲古近二體。近體曰駢。曰諧。曰麗。曰縣。古體曰單。曰拗。曰瘦。曰勁。一尙風容。一尙筋骨。此齊梁漢魏之分。卽初盛唐之所以別也。

論詩者謂唐初七古氣格雖卑猶有樂府之意亦思樂府非此體所能盡乎豪傑之士焉得不更思進取。

唐初七古節次多而情韻婉詠歎取之盛唐七古節次少而魄力雄鋪陳尙之伏應轉接夾敘夾議開闔盡變古詩之法近體亦俱有之惟古詩波瀾較爲壯闊耳律與絕句行間字裏須有曖曖之致古體較可發揮盡意然亦須有不盡者存。

律詩取律呂之義爲其和也取律令之義爲其嚴也。

律詩要處處打得通又要處處跳得起草蛇灰線生龍活虎兩般能事當以一手兼之。

律詩主意拏得定則開闔變化惟我所爲少陵得力在此。

律詩主句或在起或在結或在中而以在中爲較難蓋限於對偶非高手爲之必至物而不化矣。

律詩聲諧語儷故往往易工而難化能求之章法不惟於字句爭長則體雖近而氣

脈入古矣。

起有分合緩急。收有虛實順逆。對有反正平串。接有遠近曲直。欲窮律法之變。必先於是求之。

律詩既患旁生枝節。又患如琴瑟之專壹。融貫變化。兼之斯善。

律詩篇法。有上半篇開下半篇合。有上半篇合下半篇開。所謂半篇者。非但上四句與下四句之謂。卽二句與六句。六句與二句。亦各爲半篇也。

律詩一聯中有以上下句論開合者。一句中有以上下半句論開合者。惟在相篇法而不知所避就焉。

律詩手寫此聯。眼注彼聯。自覺減少不得。增多不得。若可增可減。則於律字名義失之遠矣。

律詩之妙。全在無字處。每上句與下句轉關接縫。皆機竅所在也。律有似乎無起無收者。要知無起者後必補起。無收者前必豫收。

律詩中二聯必分寬緊遠近。人皆知之。惟不省其來龍去脈。則寬緊遠近爲妄施矣。律體中對句用開合流水倒挽三法。不如用遮表法爲最多。或前遮後表。或前表後遮。表謂如此。遮謂不如彼。二字本出禪家。昔人詩中。有用是非有無等字作對者。是有卽表。非無卽遮。惟有其法而無其名。故爲拈出。

律詩不難於凝重。亦不難於流動。難在又凝重又流動耳。

律體可喻以僧家之律。狂禪破律。所宜深戒。小禪縛律。亦無取焉。

絕句取徑貴深曲。蓋意不可盡。以不盡盡之。正而不寫。寫反面。本面不寫。寫對面。旁面。須如覩影知竿。乃妙。

絕句於六義多取風興。故視他體尤以委曲含蓄自然爲尙。

以鳥鳴春。以蟲鳴秋。此造物之借端託寓也。絕句之小中見大似之。

絕句意法。無論先寬後緊。先緊後寬。總須首尾相銜。開闔盡變。至其妙用。惟在借端託寓而已。

詩以律絕爲近體。此就聲音言之也。其實古體與律絕俱有古近體之分。此當於氣質辨之。

古體勁而質。近體婉而妍。詩之常也。論其變則古婉近勁。古妍近質。亦多有之。

論古近體詩。參用陸機文賦曰。絕博約而溫潤。律頓挫而清壯。五古平徹而閒雅。七古煒煜而譎誑。

樂之所起。雷出地。風過簫。發於天籟。無容心焉。而樂府之所尙可知。

文辭志合而爲詩。而樂則重聲。風雅頌之入樂者。姑不具論。卽漢樂府飲馬長城窟之青青河畔草。與古詩十九首之青青河畔草。其音節可微辨矣。

九歌樂府之先聲也。湘君湘夫人是南音。河伯是北音。卽設色選聲處可以辨之。楚辭大招云。四上競氣。極聲變只。此卽古樂節之升歌笙入間歌合樂也。屈子九歌全是此法。樂府家轉韻轉意轉調。無不以之。

樂府聲律居最要。而意境卽次之。尤須意境與聲律相稱。乃爲當行。

樂府之出於頌者最重形容。楚辭九歌狀所祀之神，幾於恍惚有物焉。後此如漢書所載郊祀諸歌，其中亦若有肸鬩之氣蒸蒸欲出。

樂府有陳善納誨之意者，雅之屬也。如君子行便是。

漢書藝文志云，自孝武立樂府而采歌謠，於是有代趙之謳，秦楚之風，皆感於哀樂緣事而發。由是觀之，後世樂府近風之體，多於雅頌，其由來亦已久矣。

樂府是代字訣，故須先得古人本意，然使不能自寓懷抱，又未免爲無病而呻吟。樂府易不得，難不得，深於此事者，能使豪傑起舞，愚夫愚婦解頤，其神妙不可思議。樂府調有疾徐，韻有疏數，大抵徐疏在前，疾數在後者常也。若變者又當心知其意焉。

古題樂府要超，新題樂府要穩。如太白可謂超，香山可謂穩。

雜言歌行音節似乎無定，而實有不可易者存。蓋歌行皆樂府支流，樂不離乎本宮，本宮之中，又有自然先後也。

賦不歌而誦。樂府歌而不誦。詩兼歌誦。而以時出之。詩一種是歌。君子作歌是也。一種是誦。吉甫作誦是也。楚辭有九歌與惜誦。其音節可辨而知。

九歌歌也。九章誦也。詩如少陵近九章。太白近九歌。

誦顯而歌微。故長篇誦。短篇歌。敘事誦。抒情歌。

詩以意法勝者宜誦。以聲情勝者宜歌。古人之詩。疑若干支萬派。然曾有出於歌誦外者乎。

文有文律。陸機文賦所謂普辭條與文律是也。杜詩云。晚節漸於詩律細。使將詩律律字。解作五律七律之律。則文律又何解乎。大抵只是以法爲律耳。

詩之局勢。非前張後歛。則前歛後張。古體律絕無以異也。

詩以離合爲跌宕。故莫善於用遠合近離。近離者以離開上句之意爲接也。離後復轉。而與未離之前相合。卽遠合也。

篇意前後摩盪，則精神自出。如「豳風東山詩」種種景物，種種情思，其摩盪祇在徂歸二字耳。

問短篇所尚，曰：「咫尺應須論萬里。」問長篇所尚，曰：「萬斛之舟行若風。」二句皆杜詩。而杜之長短篇即如之。杜詩又云：「大城鐵不如，小城萬丈餘。」其意亦可相通。相足。長篇宜橫鋪，不然則力單；短篇宜紆折，不然則味薄。

大起大落，大開大合，用之長篇，此如黃河之百里一曲，千里一曲，一直也。然即短至絕句，亦未嘗無尺水興波之法。

長篇以敘事，短篇以寫意。七言以浩歌，五言以穆誦，此皆題實司之，非人所能與。伏應提頓轉接，藏見倒順，縮插淺深，離合諸法，篇中段中聯中句中均有取焉。然非渾然無迹，未善也。

少陵寄高達夫詩云：「佳句法如何，可見句之宜有法矣。」然欲定句法，其消息未有不從章法篇法來者。

河水清且漣，開關車之牽，皆是五言，且皆是上二字下三字句法，而意有順倒之不同。

詩無論五七言及句法倒順，總須將上半句與下半句比權量力，使足相當，不然頭空足弱，無一可者。

鍊篇鍊章鍊句鍊字，總之所貴乎鍊者是往活處鍊，非往死處鍊也。夫活亦在乎認取詩眼而已。

詩眼有全集之眼，有一篇之眼，有數句之眼，有一句之眼，有以數句爲眼者，有以一句爲眼者，有以一二字爲眼者。

冷句中有熱字，熱句中有冷字，情句中有景字，景句中有情字。詩要細筋入骨，必由善用此字得之。

詩有雙關字，有偏舉字。如陶詩望雲慙高鳥，臨水愧遊魚，雲鳥水魚是偏舉，高遊是雙關，偏舉舉物也，雙關關己也。

問韻之相通與不相通。以何爲憑。曰憑古。古通者吾亦通之。毛詩楚辭漢魏六朝詩。杜韓諸大家詩。以及他古書中有韻之文。皆其準驗也。

辨得平聲韻之相通與不相通。斯上聲去聲之通不通。因之而定。東冬江通則董腫講通矣。送宋絳亦通矣。推之支微齊佳灰通則紙尾薺蟹賄通。寘未霽泰卦隊通。魚虞通則語麌通。御遇通。真文元寒刪先通則軫吻阮旱潛銑通。震問願翰諫霰通。蕭肴豪通則篠巧皓通。嘯效號通。歌麻通則哿馬通。箇禡通。庚青蒸通則梗迥通。敬徑通。侵覃鹽咸通則寢感儉賺通。沁勘豔陷通。陽無通則養亦無通。漾亦無通。尤無通。則有亦無通。宥亦無通。

入聲韻之通不通。亦於平聲定之。東冬江通則屋沃覺通。真文元寒刪先通則質物月曷黠屑通。庚青蒸通則陌錫職通。侵覃鹽咸通則緝合葉洽通。陽無通則藥亦無通。

論詩者或謂鍊格不如鍊意。或謂鍊意不如鍊格。惟姜白石詩說爲得之。曰意出於

格。先得格也。格出於意。先得意也。

文所不能言之意。詩或能言之。大抵文善醒。詩善醉。醉中語亦有醒時道不到者。蓋其天機之發不可思議也。故余論文旨曰。惟此聖人。瞻言百里。論詩旨曰。百爾所思。不如我所之。

詩之所貴於言志者。須是以直溫寬栗爲本。不然則其爲志也荒矣。如樂記所謂喬志溺志是也。

詩之言持。莫先於內持其志。而外持風化從之。

古人因志而有詩。後人先去作詩。卻推究到詩不可以徒作。因將志入裏來。已是倒做了。況無與於志者乎。

文心雕龍云。嵇志清峻。阮旨遙深。鍾嶸詩品云。郭景純用儁上之才。劉越石仗清剛之氣。余謂志旨才氣。人占一字。此特就其所尤重者言之。其實此四字詩家不可缺一也。

思無邪。思字中境界無盡。惟所歸則一耳。嚴滄浪詩話。謂信手拈來。頭頭是道。似有得於此意。

雅人有深致。風人騷人亦各有深致。後人能有其致。則風雅騷不必在古矣。

昔我往矣。楊柳依依。今我來思。雨雪霏霏。雅人深致。正在借景言情。若舍景不言。不過曰春往冬來耳。有何意味。然黍稷方華。雨雪載塗。與此又似同而異。須索解人。

夏侯湛作周詩成。示潘安仁。安仁曰。此非徒溫雅。乃別見孝弟之性。余謂孝弟之性。乃其所以溫雅也。二而言之。安仁於是爲不知詩矣。

謝靈運詩。事爲名教用。道以神理超。下句意須離不得上句。不然。是名教外別有所謂神理矣。

不發乎情。卽非禮義。故詩要有樂有哀。發乎情。未必卽禮義。故詩要哀樂中節。

天之福人也。莫過於予以性情之正。人之自福也。莫過於正其性情。從事於詩而有得。則樂而不荒。憂而不困。何福如之。

景有大小，情有久暫。詩中言景，既患大小相混，又患大小相隔，言情亦如之。興與比有闊狹之分，蓋比有正而無反，興兼反正故也。

昔人謂激昂之言出於興，此興字與他處言興不同。激昂大抵只是情過於事，如太白詩欲上青天，覽日月是也。

山之精神寫不出，以煙霞寫之；春之精神寫不出，以草樹寫之。故詩無氣象，則精神亦無所寓矣。

詩格一爲品格之格，如人之有智愚賢不肖也；一爲格式之格，如人之有貧富貴賤也。

詩品出於人品，人品惻款朴忠者最上，超然高舉，誅茅力耕者次之，送往勞來，從俗富貴者無譏焉。

言詩格者必及氣，或疑太鍊傷氣，非也。傷氣者蓋鍊辭不鍊氣耳。氣有清濁厚薄，格有高低雅俗。詩家泛言氣格未是。

林艾軒謂蘇黃之別。猶丈夫女子之應接。丈夫見賓客。信步出將去。如女子則非塗澤不可。余謂此論未免誣黃而易蘇。然推以論一切之詩。非獨女態當無。雖丈夫之貴賤賢愚。亦大有辨矣。

詩以悅人爲心。與以夸人爲心。品格何在。而猶譎譎於品格。其何異溺人必笑耶。或問詩偏於敍則掩意。偏於議則病格。此說亦辨。意格者所不遺否。曰。遺則不是。執則淺矣。

其詩孔碩。其風肆好。後世爲詩者。於碩好二字。須善認。使非真碩。必且迂。非真好。必且靡也。

詩不清則蕪。不穆則露。穆如清風。宜吉甫合而言之。

凡詩迷離者。要不閒。切實者。要不盡。廣大者。要不廓。精微者。要不僻。

詩要避俗。更要避熟。剝去數層。方下筆。庶不墮熟字界裏。

詩要超乎空。欲二界空。則入禪。欲則入俗。超之之道。無他。曰。發乎情。止乎禮義而已。

或問詩何爲富貴氣象。曰：大抵富如昔人所謂函蓋乾坤，貴如所謂截斷衆流，便是。詩質要如銅牆鐵壁，氣要如天風海濤。

詩不可有我而無古，更不可有古而無我，典雅精神兼之斯善。

鍾嶸謂阮步兵詩可以陶寫性靈，此爲以性靈論詩者所本。杜詩亦云：陶冶性靈存底物，新詩改罷自長吟。

元微之作杜工部墓誌，深薄宋齊間吟寫性靈，流連光景之文，其實性靈光景自風雅肇興，便不能離在辨其歸趣之正不正耳。

詩涉脩飾，便可憎鄙，而脩飾多起於貌爲有學而不養本體。晉東海王越與阮瞻書曰：學之所入淺，體之所安深，善夫。

詩一往作遺世自樂語，以爲仙意，不知卻是仙障。仙意須如陰長生古詩：遊戲仙都，顧愨羣愚二語，庶爲得之。抑度人經所謂悲歌朗太空也。

詩一戒滯累塵腐，一戒輕浮放浪，凡出辭氣當遠鄙倍，詩可知矣。

詩中固須得微妙語。然語語微妙，便不微妙。須是一路坦易中，忽然觸著，乃足令人神遠。

花鳥纏絲，雲雷奮發，絃泉幽咽，雪月空明。詩不出此四境。

詩嘤嘤草蟲聞而知也，趨趨阜螽見而知也，有車鄰鄰知而聞也，有馬白顛知而見也。詩有外於知與聞見者耶。

清風明月不用一錢買，上四字共知也，下五字獨得也。凡佳章中必有獨得之句，佳句中必有獨得之字。惟在首在腰在足，則不必同。

曲徑通幽處，禪房花木深，六一賞之，四更山吐月，殘夜水明樓，東坡賞之。此等處古人自會心有在，後人或強解之，或故疑之，皆過矣。

藝概卷三

興化 劉熙載 融齋

賦概

班固言賦者古詩之流。其作漢書藝文志論孫卿屈原賦。有惻隱古詩之義。劉勰詮賦。謂賦爲六義附庸。可知六義不備。非詩卽非賦也。

賦古詩之流。古詩如風雅頌是也。卽離騷出於國風小雅可見。言情之賦本於風。陳義之賦本於雅。述德之賦本於頌。

李仲蒙謂敘物以言情謂之賦。索物以託情謂之比。觸物以起情謂之興。此明賦比興之別也。然賦中未嘗不兼具比興之意。

詩爲賦心。賦爲詩體。詩言持。賦言鋪。持約而鋪博也。古詩人本合二義爲一。至西漢以來。詩賦始各有專家。

賦起於情事雜沓。詩不能馭。故爲賦以鋪陳之。斯於千態萬狀。層見迭出者。吐無不

暢暢無或竭。楚辭招魂云。結撰至思。蘭芳假些。人有所極。同心賦些。曰至曰極。此皇甫士安三都賦序所謂欲人不能加也。

樂章無非詩。詩不皆樂。賦無非詩。詩不皆賦。故樂章詩之宮商者也。賦詩之鋪張者也。

賦別於詩者。詩辭情少而聲情多。賦聲情少而辭情多。皇甫士安三都賦序云。昔之爲文者。非苟尙辭而已。正見賦之尙辭不待言也。

古者辭與賦通稱。史記司馬相如傳。言景帝不好辭賦。漢書揚雄傳。賦莫深於離騷。辭莫麗於相如。則辭亦爲賦。賦亦爲辭。明甚。

騷爲賦之祖。太史公報任安書。屈原放逐。乃賦離騷。漢書藝文志。屈原賦二十五篇。不別名騷。劉勰辯騷曰。名儒辭賦。莫不擬其儀表。又曰。雅頌之博徒。而辭賦之英傑也。

太史公屈原傳曰。離騷猶離憂也。於離字初未明下註腳。應劭以遭訓離。恐未必是。

王逸楚騷章句。離別也。騷愁也。言己放逐離別。中心愁思。蓋爲得之。然不若屈子自云。余既不難。夫離別兮。傷靈脩之數化。尤見離而騷者。爲君非爲私也。離騷云。余固知謇謇之爲患兮。忍而不能舍也。九章云。知前轍之不遂兮。未改此度。屈子見疑愈信。被謗愈忠。於此見矣。

班固以屈原爲露才揚己。意本揚雄反離騷。所謂知衆嫫之嫉妒兮。何必揚纍之蛾眉是也。然此論殊損志士之氣。王陽明弔屈平廟賦。衆狂穉兮。謂纍揚己二語。真足令讀者稱快。

騷辭較肆於詩。此如春秋謹嚴。左氏浮夸。浮夸中自有謹嚴意在。

國風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誹而不亂。淮南以此傳騷。而太史公引之。少陵詠宋玉宅云。風流儒雅亦吾師。亦字下得有眼。蓋對屈子之風雅而言也。

賦當以真僞論。不當以正變論。正而僞不如變而真。屈子之賦所由尙已。變風變雅。變之正也。離騷亦變之正也。跪敷衽以陳辭兮。耿吾旣得此中正。屈子固

不嫌自謂。

離騷東一句。西一句。天上一句。地下一句。極開闔抑揚之變。而其中自有不變者存。荀卿之賦。直指屈子之賦。旁通景以寄情。文以代質。旁通之妙用也。

王逸云。小山之徒。閔傷屈原。又怪其文昇天乘雲。役使百神。似若仙者。余案此。但得其文之似。尙未得其旨。屈之旨。蓋在臨睨夫舊鄉。不在涉青雲以汎濫遊也。

騷之抑遏蔽掩。蓋有得於詩書之隱約。自宋玉九辯已不能繼。以才穎漸露故也。

頓挫莫善於離騷。自一篇以至一章。及一兩句。皆有之。此傳所謂反覆致意者。

敘物以言情。謂之賦。余謂楚辭九歌。最得此訣。如嫋嫋兮秋風。洞庭波兮木葉下。正是寫出目眇眇兮愁予來。荒忽兮遠望。觀流水兮潺湲。正是寫出思公子兮未敢言來。俱有目擊道存。不可容聲之意。

楚辭九歌。兩言以蔽之曰。樂以迎來。哀以送往。

九歌與九章不同。九歌純是性靈語。九章兼多學問語。

屈子九歌。如雲中君之焱舉。湘君之夷猶。山鬼之窈窕。國殤之雄毅。其擅長得力處。已分明一一白道矣。

屈子之文。取諸六氣。故有晦明變化。風雨迷離之意。讀山鬼篇。足覘其概。

屈子之辭。沈痛常在。轉處氣繚轉而自締。悲回風篇語。可以借評。

屈子橘頌云。秉德無私。參天地兮。又云。行比伯夷。置以爲像兮。天地伯夷大矣。而借橘言之。故得不迂而妙。

橘頌品藻精至。在九章中尤純乎賦體。史記屈原傳云。乃作懷沙之賦。知此類皆可。以賦統之。

長卿大人賦。出於遠遊。長門賦。出於山鬼。王仲宣登樓賦。出於哀郢。曹子建洛神賦。出於湘君湘夫人。而屈子深遠矣。

屈子以後之作。志之清峻。莫如賈生惜誓。情之緜邈。莫如宋玉悲秋。骨之奇勁。莫如淮南招隱士。

宋玉招魂。在楚辭爲尤多異采。約之亦只兩境。一可喜。一可怖而已。

問招魂何以備陳聲色。供具之盛。曰美人爲君子。珍寶爲仁義。以張平子四愁詩序通之。思過半矣。且觀其所謂不可以託。不可以止之處。非卽水深雪霧爲小人之例乎。

宋玉風賦出於雅。登徒子好色賦出於風。二者品居最上。釣賦縱橫之氣。駸駸乎入於說術。始其降格爲之。

文心雕龍云。楚人理賦。隱然謂楚辭以後無賦也。李太白亦云。屈宋長逝。無堪與言。朱子答呂東萊。謂屈宋唐景之文。其言雖侈。其實不過悲愁放曠二端而已。於是屏絕不復觀。按朱子此言。特有爲而發。觀其爲楚辭集註。何嘗不取諸家好處。

賈誼惜誓。弔屈原服賦。俱有鑿空亂道意。騷人情境。於斯猶見。

服賦爲賦之變體。卽其體而通之。凡能爲子書者。於賦皆足自成一家。

惜誓。余釋以爲惜者。惜己不遇於時。發乎情也。誓者。誓己不改所守。止乎禮義也。此

與篇中語意俱合。王逸注哀惜懷王與己約信而復背之。其說似淺。讀屈賈辭。不問而知其爲志士仁人之作。太史公之合傳。陶淵明之合贊。非徒以其遇殆以其心。

詩人之優柔。騷人之清深。後來難並矣。惟奇倔一境。雖亦詩騷之變。而尙有可廣。此淮南招隱士所以作與。

王無功謂薛收白牛溪賦。韻趣高奇。詞義曠遠。嗟峨蕭瑟。真不可言。余謂賦之足當此評者。蓋不多有。前此其惟小山招隱士乎。

屈子之賦。賈生得其質。相如得其文。雖涂徑各分。而無庸軒輊也。揚子雲乃謂賈誼升堂。相如入室。以己多依倣相如故耳。

賈生之賦志勝才。相如之賦才勝志。賈馬以前。景差宋玉已若以此分途。今觀大招招魂可辨。

相如一切文皆善於架虛行危。其賦旣會造出奇怪。又會撇入窅冥。所謂似不從人。

間來者此也。至模山範水，猶其末事。

屈子之賦，筋節隱而不露，長卿則有迹矣。然作長篇，學長卿入門較易。相如之淵雅，鄒陽枚乘不及。然鄒枚雄奇之氣，相如亦常避謝。

漢書枚乘傳，梁客皆善辭賦，乘尤高。則知當日賦名重於相如矣。後世學相如之麗者，還須以乘之高濟之。

枚乘七發，出於宋玉招魂，枚之秀韻不及宋，而雄節殆於過之。

班婕妤擣素賦，怨而不怒，兼有寒淵溫惠淑慎六字之長，可謂深得風人之旨。

後漢趙元叔窮魚賦及刺世嫉邪賦，讀之知爲抗讎之士，惟徑直露骨，未能如屈賈之味餘文外耳。

建安名家之賦，氣格迥上，意緒緜邈，騷人清深，此種尙延一線。後世不問意格若何，但於辭上爭辯，賦與騷始異道矣。

楚辭風骨高，西漢賦氣息厚，建安乃欲由西漢而復於楚辭者，若其至與未至，所不

論焉。

問楚辭漢賦之別。曰。楚辭按之而逾深。漢賦恢之而彌廣。

楚辭尙神理。漢賦尙事實。然漢賦之最上者。機括必從楚辭得來。

或謂楚賦自鑄偉辭。其取鎔經義。疑不及漢。余謂楚取於經。深微周浹。無迹可尋。實乃較漢尤高。

楚辭賦之樂。漢賦賦之禮。歷代賦體。只須本此辨之。

屈靈均陶淵明皆狂狷之資也。屈子雖騷。一往皆特立獨行之意。陶自言性剛才拙。與物多忤。自量爲己必貽俗患。其賦品之高。亦有以矣。

屈子辭靈填風颯之音。陶公辭木榮泉流之趣。雖有一激一平之別。其爲獨往獨來。則一也。

離騷不必學三百篇。歸去來辭不必學騷。而皆有其獨至處。固知真古自與摹古異也。

屈子之纏綿。枚叔長卿之巨麗。淵明之高逸。宇宙間賦。歸趣總不外此三種。

李白大獵賦序云。辭欲壯麗。義歸博達。似約相如。答盛覽問賦之旨。而白賦亦充足稱之。

李白大鵬賦序云。視阮宣子大鵬讚。鄙心陋之。大獵賦序於相如子虛上林子雲長楊羽獵。且謂齷齪之甚。皆是尊題法。尊題則賦之識見氣體。不由不高矣。

韓昌黎復志賦。李習之幽懷賦。皆有得於騷之波瀾意度。而異其迹象。故知獵豔辭拾香草者。皆童蒙之智也。

孫可之大明宮賦。語極遒練。意多勸誡。與李習之幽懷賦。殊塗並美。

唐之劉復愚。宋之黃山谷。皆學楚辭而困躓者。然一種孤峻之致。正復難蹤。特未可爲舉肥之相者道耳。

周禮太師之職。始見賦字。鄭註賦之言鋪。而於鋪之原委。仍引而未發也。

鋪有所鋪。有能鋪。司馬相如答盛覽問賦書。有賦迹賦心之說。迹其所。心其能也。心

迹本非截然爲二。覽聞其言，乃終身不敢言作賦之心。抑何固哉！且言賦心不起於相如，自楚辭招魂同心賦些已發端矣。

楚辭涉江哀郢，江郢迹也。涉哀心也。推諸題之，但有迹者亦見心，但言心者亦具迹也。

賦辭欲麗迹也。義欲雅心也。麗辭雅義，見文心雕龍詮賦。前此揚雄傳云：司馬相如作賦甚宏麗溫雅。法言云：詩人之賦麗以則，則與雅無異旨也。

古人賦詩與後世作賦事異而意同意之所取，大抵有二：一以諷諫。周語賸賦矇誦是也。一以言志。左傳趙孟曰：請皆賦以卒君貺。武亦以觀七子之志。韓宣子曰：二三子請皆賦，起亦以知鄭志是也。言志諷諫，非雅麗何以善之。

太史公屈原傳贊曰：悲其志。敘傳曰：作辭以諷諫，志與諷諫，賦之體用具矣。屈兼言志諷諫，馬揚則諷諫爲多。至於班張則揄揚之意勝，諷諫之義鮮矣。風雨如晦，雞鳴不已。屈子言志之指，無已太康，職思其居，馬揚諷諫之指。

史記司馬相如傳贊曰。相如雖多虛辭濫說。然其要歸引之節儉。此與詩之風諫何異。敘傳曰。子虛之事。大人賦說靡麗多誇。然其指風諫歸於無爲。揚雄甘泉賦序曰。奏甘泉賦以風。羽獵賦序曰。聊因校獵賦以風之。長楊賦序曰。藉翰林以爲主人。子墨爲客卿。以風賦之諷諫可於斯取則矣。

古人一生之志。往往於賦寓之。史記漢書之例。賦可載入列傳。所以使讀其賦者卽知其人也。

屈原傳曰。其志潔。故其稱物芳。文心雕龍詮賦曰。體物寫志。余謂志因物見。故文賦但言賦體物也。

董廣川士不遇賦云。雖矯情而獲百利兮。復不如正心而歸一善。此卽正誼明道之旨。司馬子長悲士不遇賦云。沒世無聞。古人唯恥。此卽述往事思來者之情。陶淵明感士不遇賦云。寧固窮以濟意。不委曲而累己。此卽屢空晏如之意。可見古人言必由志也。

漢書藝文志曰。學詩之士。逸在布衣。而賢人失志之賦作矣。余案所謂失志者在境不在己也。屈子懷沙賦云。離愍而不遷兮。願志之有像。如此雖謂失志之賦。卽勵志之賦可矣。

鄒陽獄中上書。氣盛語壯。禰正平賦。鸚鵡於黃祖長子座上。蹙蹙焉有自憐。依人之態。於生平志氣。得無未稱。

志士之賦。無一語隨人笑歎。故雖或顛倒複沓。糾纏隱晦。而斷非文人才客。求憐人而不求自憐者所能擬效。

雄雉之詩。瞻彼日月。兩章。自來賢人失志之賦。不出此意。所謂行有不得。反求諸己也。若一涉怨天尤人。豈有是處。

漢書藝文志。言賢人失志之賦。有惻隱。古詩之意。余謂江湖憂君。廟堂憂民。惻隱不獨失志然也。觀姬公東山七月可見。

或問古人賦之言志者。漢如崔篆之慰志。馮衍之顯志。魏如劉楨之遂志。丁儀之勵

志。晉如叅據之表志。曹攄之述志。然則賦以徑言其志爲尙乎。余謂賦無往而非言志也。必題是志而後其賦爲言志。則志或幾乎息矣。

實事求是。因寄所託。一切文字。不外此兩種。在賦則尤缺一不可。若美言不信。玩物喪志。其賦亦不可已乎。

風詩中賦事往往兼寓比興之意。鍾嶸詩品所由竟以寓言寫物爲賦也。賦兼比興。則以言內之實事。寫言外之重旨。故古之君子。上下交際。不必有言也。以賦相示而已。不然。賦物必此物。其爲用也幾何。

春有草樹。山有煙霞。皆是造化自然。非設色之可擬。故賦之爲道。重象尤宜。重興與不稱象。雖紛披繁密。而生意索然。能無爲識者厭乎。

賦與譜錄不同。譜錄惟取誌物而無情可言。無采可發。則如數他家之寶。無關己事。以賦體視之。孰爲親切。且尊異耶。

賦必有關着自己痛癢處。如嵇康絃琴。向秀感笛。豈可與無病呻吟者同語。

在外者物色。在我者生意。二者相摩相盪。而賦出焉。若與自家生意無相入處。則物色祇成閒事。志士遑問及乎。

賦欲不朽。全在意勝。楚辭招魂。言賦先之以結撰。至思真。乃千古篤論。

賦家主意定。則羣意生。試觀屈子辭中。忌己者如黨人。憫己者如女嬃。靈氛巫咸。以及漁父。別有崇尚。詹尹不置是非。皆由屈子先有主意。是以相形相對者。皆若沓然。偕來。拱向。注射之耳。

周南卷耳四章。只嗟我懷人一句。是點明主意。餘者無非做足此句。賦之體約用博。自是開之。

賦兼敘列二法。列者一左一右。橫義也。敘者一先一後。豎義也。

司馬長卿論賦云。一經一緯。或疑經可言一。緯不可言一。不知乃舉一例百。合百爲一耳。

賦欲縱橫自在。係乎知類。太史公屈原傳曰。舉類邇而見義遠。敘傳又曰。連類以爭。

義。司馬相如封禪書曰：依類託寓，枚乘七發曰：雖辭連類。皇甫士安敍三都賦曰：觸類而長之。

張融作海賦不道鹽，因顧凱之之言乃益之。姚鉉令夏竦爲水賦，限以萬字，竦作三千字，鉉怒不視，曰：汝何不於水之前後左右廣言之？竦益得六千字，可知賦須當有者盡有，更須難有者能有也。

司馬長卿謂賦家之心，包括宇宙，成公綏天地賦序云：賦者貴能分賦物理，敷演無方，天地之盛，可以致思矣。意與長卿宛合。

賦取窮物之變，如山川草木，雖各具本等意態，而隨時異觀，則存乎陰陽晦明風雨也。

賦家之心，其小無內，其大無垠，故能隨其所值，賦像班形，所謂惟其有之，是以似之也。

賦以象物，按實肖象，易憑虛構象，難能構象，象乃生生不窮矣。唐釋皎然以作用論

詩可移之賦。

賦之妙用莫過於設字訣。看古作家無中生有處可見。如設言值何時處何地遇何人之類未易悉舉。

賦必合數章而後備。故大言小言兩賦俱設爲數人之語。準此意則知賦用一人之語者亦當以參伍錯綜出之。

賦須曲折盡變。孔穎達謂言事之道直陳爲正。此第明賦之義。非論其勢。勢曲固不害於義直也。

賦取乎麗而麗非奇不顯。是故賦不厭奇。然往往有以竟體求奇轉至不奇者。由不知以蓄奇爲洩奇地耳。

譚友夏論詩謂一篇之朴以養一句之靈。一句之靈能回一篇之朴。此說每爲談藝者所訶。然徵之於古未嘗不合。如秦風小戎言念君子以下卽以靈回朴也。其上皆以朴養靈也。豳風東山每章之意俱因收二句而顯。若敦彼獨宿以及其新孔嘉云

云。皆靈也。每二句之前皆朴也。賦家用此法尤多。至靈能起朴。更可隅反。

賦中駢偶處。語取蔚茂。單行處語取清瘦。此自宋玉相如已然。

賦之尙古久矣。古之大要有五。性情古。義古。字古。音節古。筆法古。

古賦難在意創獲而語自然。或但執言之短長。聲之高下求之。猶未免刻舟之見。

古賦調拗而諧。采淡而麗。情隱而顯。勢正而奇。

古賦意密體疎。俗賦體密意疎。

俗賦一開口便有許多後世事迹。來相困躓。古賦則越世高談。自開戶牖。豈肯屋下蓋屋耶。

賦兼才學。才如漢書藝文志論賦曰。感物造端。材智深美。北史魏收傳曰。會須作賦。始成大才士。學如揚雄。謂能讀賦千首。則善爲之。

以賦視詩。較若紛至沓來。氣猛勢惡。故才弱者往往能爲詩。不能爲賦。積學以廣才。可不豫乎。

賦從貝。欲其言有物也。從武。欲其言有序也。書具乃貝玉。曲禮堂上接武。堂下布武。意可思矣。

古人稱不歌而誦謂之賦。雖賦之卒往往系之以歌。如楚辭亂曰重曰少歌曰倡曰之類皆是也。然此乃古樂章之流。使早用於誦之中。則非體矣。大抵歌憑心。誦憑目。方憑目之際。欲歌焉。庸有暇乎。

楚辭惜誦無歌調。九歌無誦調。歌誦之體。於斯可辨。

言騷者取幽深。柳子厚謂參之離騷以致其幽。蘇老泉謂騷人之清深是也。言賦者取顯亮。王文考謂物以賦顯。陸士衡謂賦體物而瀏亮是也。然二者正須相用。乃見解人。

學騷與風有難易。風出於性靈者爲多。故雖婦人女子。無不可與。騷則重以脩能。嫻於辭令。非學士大夫不能爲也。賦出於騷。言典致博。既異家人之語。故雖宏達之士。未見數數有作。何論隘胸襟。乏聞見者乎。

范梈論李白樂府遠別離篇曰。所貴乎楚言者。斷如復斷。亂如復亂。而詞義反復屈折。行乎其間。實未嘗斷而亂也。余謂此數語。可使學騷者得門而入。然又不得執形似以求之。

騷調以虛字爲句腰。如之於以。其而乎夫是也。腰上一字與句末一字平仄異爲諸調。平仄同爲拗調。如帝高陽之苗裔兮。攝提貞於孟陬兮。之於二字爲腰。陽貞腰上字。裔陬句末字。陽平裔仄爲異。貞陬皆平爲同。九歌以兮字爲句腰。腰上一字與句末一字。句調諸拗亦準此。如吉日兮辰良。日仄良平。浴蘭湯兮沐芳。湯芳皆平。

賦長於擬效。不如高在本色。屈子之騷。不沾沾求似風雅。故能得風雅之精。長卿大人賦。於屈子遠遊。未免落擬效之迹。

賦有夷險二境。讀楚辭湘君湘夫人。便覺有逍遙容與之情。讀招隱士。便覺有罔物懷粟之意。

戴安道畫南都賦。范宣歎爲有益。知畫中有賦。即可知賦中宜有畫矣。

以精神代色相。以議論當鋪排。賦之別格也。正格當以色相寄精神。以鋪排藏議論耳。

賦蓋有思勝於辭者。荀卿禮智雲蠶諸賦。篇雖短。卻已想透無遺。陸士衡文賦精語絡驛。其曰非華說之所能精。命意蓋可見矣。

以老莊釋氏之旨入賦。固非古義。然亦有理趣理障之不同。如孫興公遊天台山賦云。騁神變之揮霍。忽出有而入無。此理趣也。至云悟遣有之不盡。覺涉無之有閒。混色空以合跡。忽卽有而得元。釋二名之同出。消一無於三幡。則落理障甚矣。

賦有以所紀之事實重者。如王無功遊北山賦。似不過寫其閒適曠達之意。然敘文中子一段抽出之。足爲文獻之徵。乃賦中有關係處也。

揚子雲謂雕蟲篆刻。壯夫不爲。然壯夫自有壯夫之賦。不然。則周公尹吉甫敘事之作。亦不足稱矣。楊德祖答臨淄侯牋。先得我心。

賦因人異。如荀卿雲賦。言雲者如彼。而屈子雲中君。亦雲也。乃至宋玉高唐賦。亦雲

也。晉楊乂陸機俱有雲賦。其旨又各不同。以賦觀人者。當於此著眼。

詩持也。此義通之於賦。如陶淵明之感士不遇。持己也。李習之之幽懷。持世也。

名士之賦。歎老嗟卑。俗士之賦。從諛導侈。以持己持世之義。準之。皆當見斥也。況流連般樂者耶。

賦尙才不如尙品。或竭盡雕飾。以夸世媚俗。非才有餘。乃品不足也。徐庾兩家賦。所由卒未令人滿志與。

升高能賦。升高雖指身之所處而言。然才識懷抱之當高。卽此可見。如陶淵明言登高賦新詩。亦有微旨。

或問左思三都賦序。以升高能賦爲頌其所見。所見或不足賦。奈何。曰。嚴滄浪謂詩有別材別趣。余亦謂賦有別眼。別眼之所見。顧可量耶。

皇甫士安三都賦序曰。引而伸之。觸類而長之。劉彥和詮賦曰。擬諸形容。象其物宜。余論賦則曰。仁者見之謂之仁。智者見之謂之智。

藝概卷四

興化 劉熙載 融齋

詞曲概

樂歌古以詩。近代以詞。如關雎鹿鳴。皆聲出於言也。詞則言出於聲矣。故詞聲學也。說文解詞字曰。意內而言外也。徐鍇通論曰。音內而言外。在音之內。在言之外也。故知詞也者。言有盡而音意無窮也。

詞有創調倚聲。本諸倡和。倡和莫先於虞廷。觀乃歌曰。以下三句調。即乃賡載歌。及又歌之調所出也。風雅篇必數章。後章亦多用前調。其或前後小異者。殆猶詞同調之又一體耳。

詞導源於古詩。故亦兼具六藝六義之取。各有所當。不得以一時一境盡之。樂中正爲雅。多哇爲鄭。詞樂章也。雅鄭不辨。更何論焉。

梁武帝江南弄。陶宏景寒夜怨。陸瓊飲酒樂。徐孝穆長相思。皆具詞體。而堂廡未大。

至太白菩薩蠻之繁情促節，憶秦娥之長吟遠慕，遂使前此諸家悉歸環內。

太白菩薩蠻憶秦娥兩闋，足抵少陵秋興八首。想其情境，殆作於明皇西幸後乎。

張志和漁歌子，西塞山前白鷺飛一闋，風流千古。東坡嘗以其成句用入鷓鴣天，又用於浣溪沙，然其所足成之句，猶未若原詞之妙。通造化也。黃山谷亦嘗以其詞增爲浣溪沙，且誦之有矜色焉。

太白菩薩蠻憶秦娥，張志和漁歌子，兩家一憂一樂，歸趣難名。或靈均思美人哀郢，莊叟濠上近之耳。

溫飛卿詞精妙絕人，然類不出乎綺怨。韋端已馮正中諸家詞，留連光景，惆悵自憐，蓋亦易飄颻於風雨者。若第論其吐屬之美，又何加焉。

馮延巳詞，晏同叔得其俊，歐陽永叔得其深。

宋子京詞是宋初體，張子野始創瘦硬之體，雖以佳句互相稱美，其實趣尙不同。

王半山詞瘦削雅素，一洗五代舊習，惟未能涉樂必笑，言哀已歎，故深情之士不無

間然。

柳耆卿詞昔人比之杜詩。爲其實說無表德也。余謂此論其體則然。若論其旨。少陵恐不許之。

耆卿詞細密而妥溜。明白而家常。善於敘事。有過前人。惟綺羅香澤之態。所在多有。故覺風期未上耳。

東坡詞頗似老杜詩。以其無意不可入。無事不可言也。若其豪放之致。則時與太白爲近。

太白憶秦娥。聲情悲壯。晚唐五代。惟趨婉麗。至東坡始能復古。後世論詞者。或轉以東坡爲變調。不知晚唐五代。乃變調也。

東坡定風波云。尙餘孤瘦雪霜姿。荷華媚云。天然地。別是風流標格。雪霜姿。風流標格。學坡詞者。便可從此領取。

東坡與鮮于子駿書云。近卻頗作小詞。雖無柳七郎風味。亦自成一家。一似欲爲耆

卿之詞而不能者。然坡嘗譏秦少游滿庭芳詞學柳七句法。則意可知矣。

東坡詞具神仙出世之姿。方外白玉蟾諸家。惜未詣此。

黃山谷詞用意深至。自非小才所能辦。惟故以生字俚語侮弄世俗。若爲金元曲家濫觴。

少游詞有小晏之研。其幽趣則過之。梅聖俞蘇幕遮云。落盡梅花春又了。滿地斜陽。翠色和煙老。此一種似爲少游開先。

秦少游詞得花間尊前遺韻。卻能自出清新。東坡詞雄姿逸氣。高軼古人。且稱少游爲詞手。山谷傾倒於少游千秋歲詞。落紅萬點愁如海之句。至不敢和。要其他詞之妙似此者。豈少哉。

少游水龍吟。小樓連苑橫空下。窺繡轂。雕鞍驟。東坡譏之云。十三箇字只說得一箇人騎馬樓前過。語極解頤。其子湛作卜算子云。極目煙中百尺樓。人在樓中否。言外無盡似勝乃翁。未識東坡見之云何。

叔原貴異。方回贍逸。耆卿細貼。少游清遠。四家詞趣各別。惟尙婉則同耳。

東坡詞在當時鮮與同調。不獨秦七黃九別成兩派也。晁无咎坦易之懷。磊落之氣。差堪驟斬。然懸崖撒手處。无咎莫能追躡矣。

无咎詞堂廡頗大。人知辛稼軒摸魚兒更能消幾番風雨一闋。爲後來名家所競效。其實辛詞所本。卽无咎摸魚兒買陂塘旋栽楊柳之波瀾也。

周美成詞。或稱其無美不備。余謂論詞莫先於品。美成詞信富豔精工。只是當不得箇貞字。是以士大夫不肯學之。學之則不知終日意縈何處矣。

周美成律最精審。史邦卿句最警鍊。然未得爲君子之詞者。周旨蕩而史意貪也。

辛稼軒風節建豎。卓絕一時。惜每有成功輒爲議者所沮。觀其踏莎行和趙興國有云。吾道悠悠。憂心悄悄。其志與遇概可知矣。宋史本傳稱其雅善長短句。悲壯激烈。又稱謝校勘過其墓旁。有疾聲大呼於堂上。若鳴其不平然。則其長短句之作。固莫非假之鳴者哉。

稼軒詞龍騰虎擲。任古書中理語瘦語。一經運用。使得風流。天姿是何負異。蘇辛皆至情至性人。故其詞瀟灑卓犖。悉出於溫柔敦厚。世或以粗獷託蘇辛。固宜有視蘇辛爲別調者哉。

張玉田盛稱白石。而不甚許稼軒。耳食者遂於兩家有軒輊意。不知稼軒之體。白石嘗效之矣。集中如永遇樂漢宮春諸闋。均次稼軒韻。其吐屬氣味。皆若祕響相通。何後人過分門戶耶。

白石才子之詞。稼軒豪傑之詞。才子豪傑。各從其類。愛之。強論得失。皆偏辭也。

姜白石詞幽韻冷香。令人挹之無盡。擬諸形容。在樂則琴。在花則梅也。

詞家稱白石曰白石老仙。或問畢竟與何仙相似。曰。藐姑冰雪。蓋爲近之。

陳同甫與稼軒爲友。其人才相若。詞亦相似。同甫賀新郎寄幼安見懷韻云。樹猶如此。堪重別。只使君從來與我。話頭多合。行矣置之無足問。誰換妍皮癡骨。但莫使伯牙絃絕。其酬幼安再用韻見寄云。斬新換出旌麾別。把當時一椿大義。拆開收合。據

地一呼吾往矣。萬里搖肢動骨。這話欄只成癡絕。懷幼安用前韻云。男兒何用傷離別。況古來幾番際會。風從雲合。千里情親。長晤對。妙體本心。次骨臥百尺高樓斗絕。觀此則兩公之氣誼懷抱。俱可知矣。

同甫水龍吟云。恨芳菲世界。游人未賞。都付與鶯和燕。言近指遠。直有宗留守大呼渡河之意。

陸放翁詞。安雅清贍。其尤佳者在蘇秦閒。然乏超然之致。天然之韻。是以人得測其所至。

劉改之詞。狂逸之中。自饒俊致。雖沈著不及稼軒。足以自成一派。其有意效稼軒體者。如沁園春斗酒彘肩等闋。又當別論。

高竹屋詞。爭驅白石。然嫌多綺語。如御街行之詠。其設想之細膩曲折。何爲也哉。詠簾亦然。劉改之沁園春詠美人指甲。美人足二闋。以褻體爲世所共譏。然病在標者。猶易治也。

劉後村詞旨正而語有致。真西山文章正宗。詩歌一門屬後村編類。且約以世教民彝爲主。知必心重其人也。後村賀新郎席上聞歌有感云。粗識國風關雎亂。羞學流鶯百轉。總不涉閨情春怨。又云。我有生平離鸞操。頗哀而不愠。微而婉。意殆自寓其詞品耶。

蔣竹山詞未極流動自然。然洗鍊縝密。語多創獲。其志視梅溪較貞。其思視夢窗較清。劉文房爲五言長城。竹山其亦長短句之長城與。

張玉田詞清遠蘊藉。悽愴纏綿。大段瓣香白石。亦未嘗不轉益多師。卽探芳信之次韻草窗。瑣窗寒之悼碧山。西子妝之效夢窗。可見。

評玉田詞者。謂當與白石老仙相鼓吹。玉田作瑣窗寒悼王碧山。序謂碧山其詞閒雅。有姜白石意。今觀張王兩家情韻。極爲相近。如玉田高陽臺之接葉巢鶯。與碧山高陽臺之淺萼梅酸。尤同鼻息。

文文山詞有風雨如晦雞鳴不已之意。不知者以爲變聲。其實乃變之正也。故詞當

合其人之境地以觀之

北宋詞用密亦疏。用隱亦亮。用沈亦快。用細亦闊。用精亦渾。南宋只是掉轉過來。

南宋詞近耆卿者多。近少游者少。少游疏而耆卿密也。

詞品喻諸詩。東坡稼軒李杜也。耆卿香山也。夢窗義山也。白石玉田大秣十子也。其有似韋蘇州者。張子野當之。

金元遺山詩。兼杜韓蘇黃之勝。儼有集大成之意。以詞而論。疏快之中。自饒深婉。亦可謂集兩宋之大成者矣。

東坡謂陶淵明詩。臞而實腴。質而實綺。余謂元劉靜修之詞亦然。

蘇辛詞似魏元成之嫵媚。劉靜修詞似邵康節之風流。倘泛泛然以橫放瘦澹名之。過矣。

虞伯生薩天錫兩家詞。皆兼擅蘇秦之勝。張仲舉詞大抵導源白石。時或以稼軒濟之。

詞之章法。不外相摩相盪。如奇正空實。抑揚開合。工易寬緊之類是已。詞中承接轉換。大抵不外紆徐斗健。交相爲用。所貴融會章法。按脈理節拍而出之。元陸輔之詞旨云。對句好可得。起句好難得。收拾全藉出場。此蓋尤重起句也。余謂起收對三者皆不可忽。大抵起句非漸引卽頓入。其妙在筆未到而氣已吞。收句非繞回卽宕開。其妙在言雖止而意無盡。對句非四字六字。卽五字七字。其妙在不類於賦與詩。

詞有過變。隱本於詩。宋書謝靈運傳論云。前有浮聲。則後須切響。蓋言詩當前後變化也。而雙調換頭之消息。卽此已寓。

升歌笙入。閒歌合樂。楚辭招魂所謂四上競氣也。調之過變處。節次淺深。準此辨之。詞或前景後情。或前情後景。或情景齊到。相閒相融。各有其妙。一轉一深。一深一妙。此騷人三昧。倚聲家得之。便自超出常境。

空中蕩漾。最是詞家妙訣。上意本可接入下意。卻偏不入。而於其閒傳神寫照。乃愈

使下意栩栩欲動。楚辭所謂君不行兮夷猶。蹇誰留兮中洲也。

詞要放得開。最忌步步相連。又要收得回。最忌行行愈遠。必如天上人間。去來無迹。斯爲入妙。

小令難得變化。長調難得融貫。其實變化融貫。在在相須。不以長短別也。詞以鍊章法爲隱。鍊字句爲秀。秀而不隱。是猶百琲明珠而無一線穿也。

鍊字數字爲鍊。一字亦爲鍊。句則合句首句中句尾以見意。多者三四層。少亦不下兩層。詞家或遂謂字易而句難。不知鍊句固取相足相形。鍊字亦須遙管遙應也。

玉田謂詞與詩不同。合用虛字呼喚。余謂用虛字正樂家歌詩之法也。朱子云。古樂府祇是詩中間卻添出許多汎聲。後人怕失了那汎聲。逐一聲添箇實字。遂成長短句。今曲子便是。案朱子所謂實字謂實有箇字。雖虛字亦是有也。

詞之好處有在句中者。有在句之前後際者。陳去非虞美人。吟詩日日待春風。及至桃花開後卻匆匆。此好在句中者也。臨江仙杏花疎影裏。吹笛到天明。此因仰承憶

昔俯注一夢。故此二句不覺豪酣轉成悵惘。所謂好在句外者也。儻謂現在如此。則駭甚矣。

賀方回青玉案詞。收四句云。試問閒愁都幾許。一川煙草。滿城風絮。梅子黃時雨。其末句好處。全在試問句呼起。及與上一川二句並用耳。或以方回有賀梅子之稱。專賞此句誤矣。且此句原本寇萊公梅子黃時雨如霧詩句。然則何不曰萊公爲寇梅子耶。

詞之妙全在襯跌。如文文山滿江紅和王夫人云。世態便如翻覆雨。妾身元是分明月。醉江月和友人驛中言別云。鏡裏朱顏都變盡。只有丹心難滅。每二句若非上句。則下句之聲情不出矣。

詞眼二字。見陸輔之詞旨。其實輔之所謂眼者。仍不過某字工某句警耳。余謂眼乃神光所聚。故有通體之眼。有數句之眼。前前後後。無不待眼光照映。若舍章法而專求字句。縱爭奇競巧。豈能開闔變化。一動萬隨耶。

詞家用韻。在先觀其韻之通別。別者必不可通。通者仍須知別。如江之於陽。真之於庚。古韻既別。雖今吻相通。要不得而通也。東冬於江。歌於麻。古韻雖通。然今吻既別。便不可以無別也。至一韻之中。如十三元韻。今吻讀之。其音約分三類。亦當擇而取之。餘韻準此。

詞中平仄體有一定。古人或有平作仄。仄作平者。必合句上句下句內之字。權其律之所宜。互爲更換。斯得。如銅山靈鐘。東西相應。故效古者當專效一體。不可挹彼注茲。致譏聲病。

平聲可爲上入。語本張玉田詞源。則平去之不可相代。審矣。然平可代以上入。而上入或轉有不可互代者。玉田稱其父寄閒老人瑞鶴仙詞。粉蝶兒撲定花心不去。閒了尋香兩翅。撲字不協。遂改爲守字。此於聲音之道。不其嚴乎。上入雖可代平。然亦有必不可代之處。使以宛轉遷就之聲。亂一定不易之律。則代之一說。轉以不知爲愈矣。

上去不宜相替。宋沈伯時義甫之說也。去聲當高唱。上聲當低唱。明沈璟詞隱之說也。兩說爲後人論詞者所本。爰爲表而出之。

詞家既審平仄。當辨聲之陰陽。又當辨收音之口法。取聲取音。以能協爲尙。玉田稱其父惜花春起早詞。瑣窗深句。深字不協。改爲幽字。又不協。再改爲明字。始協。此非審於陰陽者乎。又深爲閉口音。幽爲斂唇音。明爲穿鼻音。消息亦別。

古人原詞。用入聲韻。效其詞者。仍宜用入。餘則否。至如句中用入。解人慎之。詞家辨句兼辨讀。讀在句中。如楚辭九歌。每句中閒皆有兮字。兮者無辭而有聲。卽其讀也。更以古樂府觀之。篇終有聲。如臨高臺之收中吾是也。句下有聲。如有所思之妃呼豨是也。何獨於句中之聲而疑之。

詞句中用雙聲疊韻之字。自兩字之外。不可多用。惟犯疊韻者少。犯雙聲者多。蓋同一雙聲。而開口齊齒。合口撮口。呼法不同。便易忘其爲雙聲也。解人正須於不同而同者。去其隱疾。且不惟雙聲也。凡喉舌齒牙唇五音。俱忌單從一音連下多字。

十二律與後世各宮調異名而同實。如在黃鍾則正黃鍾爲宮，大石調爲商，以至般涉調爲羽，在大呂則高宮爲宮，高大石調爲商，高般涉調爲羽。詞源所列既明且備矣。

詞固必期合律，然雅頌合律，桑間濮上亦未嘗不合律也。律和聲本於詩言志，可爲專講律者進一格焉。

昔人詞詠古詠物，隱然只是詠懷，蓋其中有我在也。然人亦孰不有我，惟耿吾得此中正者尙耳。

詞深於興，則覺事異而情同，事淺而情深，故沒要緊語，正是極要緊語，亂道語，正是極不亂道語，固知吹皺一池春水，干卿甚事，原是戲言。

鄰人之笛，懷舊者感之，斜谷之鈴，溺愛者悲之。東坡水龍吟和章節夫詠楊花云：細看來，不是楊花，點點是離人淚，亦同此意。

東坡水龍吟起云：似花還似非花，此句可作全詞評語，蓋不離不卽也。時有舉史梅

溪雙雙燕詠燕。姜白石齊天樂賦蟋蟀。令作評語者。亦曰似花還似非花。詞中用事。貴無事障。晦也。膚也多也。板也。此類皆障也。姜白石詞用事入妙。其要訣所在。可於其詩說見之。曰。僻事實用。熟字虛用。學有餘而約以用之。善用事者也。乍敘事而閒以理言。得活法者也。

詞有點有染。柳耆卿雨淋鈴云。多情自古傷離別。更那堪冷落清秋節。今宵酒醒何處。楊柳岸。曉風殘月。上二句點出離別冷落。今宵二句乃就上二句意染之。點染之間。不得有他語相隔。隔則警句亦成死灰矣。

詞有尙風有尙骨。歐公朝中措云。手種堂前楊柳。別來幾度春風。東坡雨中花慢云。高會聊追短景。清商不假餘妍。孰風孰骨可辨。

王敬美論詩云。河下輿隸須驅遣。另換正身。胡明仲稱眉山蘇氏詞。一洗綺羅香澤之態。擺脫綢繆宛轉之度。使人登高望遠。舉首高歌。而逸懷浩氣。超乎塵埃之表。此殆所謂正身者耶。

詩有西江西崑兩派。惟詞亦然。戴石屏望江南云。誰解學西崑。是學西江派人語。吳夢窗一流。當不喜聞。

詞之爲物。色香味宜無所不具。以色論之。有借色。有真色。借色每爲俗情所豔。不知必先將借色洗盡。而後真色見也。

昔人論詞。要如嬌女步春。余謂更當有以益之。曰。如異軍特起。如天際真人。詞尙清空。妥溜。昔人已言之矣。惟須妥溜中有奇創。清空中有沈厚。才見本領。詞要恰好。粗不得。纖不得。硬不得。軟不得。不然。非僮父。卽兒女矣。

黃魯直跋東坡卜算子。缺月掛疎桐。一闕云。語意高妙。似非喫煙火食人語。非胸中有萬卷書。筆下無一點塵俗氣。孰能至此。余案詞之大要。不外厚而清。厚包諸所有。清空諸所有也。

詞澹語要有味。壯語要有韻。秀語要有骨。

詞要清新。切忌拾古人牙慧。蓋在古人爲清新者。襲之卽腐爛也。拾得珠玉。化爲灰

塵豈不重可鄙笑。

描頭畫角。是詞之低品。蓋詞有全體。宜無失其全。詞有內蘊。宜無失其蘊。詞之妙。莫妙於以不言言之。非不言也。寄言也。如寄深於淺。寄厚於輕。寄勁於婉。寄直於曲。寄實於虛。寄正於餘。皆是。

詞以不犯本位爲高。東坡滿庭芳。老去君恩未報。空回首。彈鋏悲歌。語誠慷慨。然不若水調歌頭。我欲乘風歸去。又恐瓊樓玉宇。高處不勝寒。尤覺空靈蘊藉。

司空表聖云。梅止於酸。鹽止於鹹。而美在酸鹹之外。嚴滄浪云。妙處透徹玲瓏。不可湊泊。如水中之月。鏡中之象。此皆論詩也。詞亦以得此境爲超詣。

玉田論詞曰。蓮子熟時花自落。余更益以太白詩二句曰。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飾。古樂府中至語。本只是常語。一經道出。便成獨得。詞得此意。則極鍊如不鍊。出色而本色。人籟悉歸天籟矣。

詞中句與字。有似觸著者。所謂極鍊如不鍊也。晏元獻無可奈何花落去二句。觸著

之句也。宋景文紅杏枝頭春意鬧。鬧字觸著之字也。

詞貴得本地風光。張子野遊垂虹亭作定風波有云。見說賢人聚吳分。試問也應傍有老人星。是時子野年八十五而坐客皆一時名人。意確切而語自然。洵非易到。詩放情曰歌。悲如蛩螿曰吟。通乎俚俗曰謠。載始末曰引。委曲盡情曰曲。詞腔遇此等名。當於詩義溯之。又如腔名中有喜怨憶惜等字。亦以還他本意爲合。

詞莫要於有關係。張元幹仲宗因胡邦衡謫新州。作賀新郎送之。坐是除名。然身雖黜而義不可沒也。張孝祥安國於建康留守席上賦六州歌頭。致感重臣罷席。然則詞之興觀羣怨。豈下於詩哉。

詞尙風流儒雅。以塵言爲儒雅。以綺語爲風流。此風流儒雅之所以亡也。

綺語有顯有微。依花附草之態。略講詞品者亦知避之。然或不著相而染神。病尤甚矣。

沒些兒鑿珊瑚。也不是崢嶸突兀。管做徹元分人物。此陳同甫三部樂詞也。余欲

借其語以判詞品。詞以元分人物爲最上。崢嶸突兀猶不失爲奇傑。斐珊勃宰則淪於側媚矣。

詞有陰陽。陰者采而匿。陽者疎而亮。本此以等諸家之詞。莫之能外。

桓大司馬之聲雌。以故不如劉越石。豈惟聲有雌雄哉。意趣氣味皆有之。品詞者辨此。亦可因詞以得其人矣。

齊梁小賦。唐末小詩。五代小詞。雖小卻好。雖好卻小。蓋所謂兒女情多。風雲氣少也。耆卿兩同心云。酒戀花迷。役損詞客。余謂此等只可名迷戀花酒之人。不足以稱詞客。詞客當有雅量高致者也。或曰。不聞花閒尊前之名集乎。曰。使兩集中人可作。正欲以此質之。

詞家先要辨得情字。詩序言發乎情。文賦言詩緣情。所貴於情者。爲得其正也。忠臣孝子。義夫節婦。皆世閒極有情之人。流俗誤以欲爲情。欲長情消。患在世道。倚聲一事。其小焉者也。

詞進而人亦進。其詞可爲也。詞進而人退。其詞不可爲也。詞家穀到名教之中。自有樂地。儒雅之內。自有風流。斯不患其人之退也夫。

曲之名古矣。近世所謂曲者。乃金元之北曲。及後復溢爲南曲者也。未有曲時。詞卽是曲。既有曲時。曲可悟詞。苟曲理未明。詞亦恐難獨善矣。

詞如詩。曲如賦。賦可補詩之不足者也。昔人謂金元所用之樂。嘈雜淒緊緩急之間。詞不能按。乃更爲新聲。是曲亦可補詞之不足也。

南北成套之曲。遠本古樂府。近本詞之過變。遠如漢焦仲卿妻詩。敘述備首尾。情事言狀。無一不肖。梁木蘭辭亦然。近如詞之三疊四疊。有戚氏鶯啼序之類。曲之套數。殆卽本此意法而廣之。所別者不過次第其牌名以爲記目耳。

樂曲一句爲一解。一章爲一解。並見古今樂錄。王僧虔啓云。古曰章。今曰解。余案以後世之曲言之。小令及套數中牌名。無非章解遺意。

洪容齋論唐詩戲語。引杜牧公道世閒惟白髮。貴人頭上不曾饒。高駢依稀似曲才。

堪聽。又被吹將別調中。羅隱自家飛絮猶無定。爭解垂絲絆路人。余謂觀此則南北劇中之本色當家處。古人早透消息矣。

魏書胡叟傳云。既善爲典雅之詞。又工爲鄙俗之句。余變換其義以論曲。以爲其妙在借俗寫雅。面子疑於放倒。骨子彌復認真。雖半莊半諧。不皆典要。何必非莊子所謂直寄焉。以爲不知己者詬厲耶。

王元美云。詞不快北耳而後有北曲。北曲不諧南耳而後有南曲。何元朗云。北字多而調促。促處見筋。南字少而調緩。緩處見眼。二說其實一也。蓋促故快。緩故諧耳。

元張小山喬夢符爲曲家翹楚。李中麓謂猶唐之李杜。太和正音譜評小山詞如披太華之天風。招蓬萊之海月。中麓作夢符詞序。稱評其詞者。以爲若天吳跨神鼈。噴沫於大洋。波濤洶湧。有截斷衆流之勢。案小山極長於小令。夢符雖頗作雜劇散套。亦以小令爲最長。兩家固同一騷雅。不落俳語。惟張尤愴然獨遠耳。

曲以破有破空爲至上之品。中麓謂小山詞瘦至骨立。血肉銷化俱盡。乃鍊成萬轉。

金鐵軀破有也。又嘗謂其句高而情更款。破空也。

北曲名家不可勝舉。如白仁甫貫酸齋。馬東籬。王和卿。關漢卿。張小山。喬夢符。鄭德輝。宮大用。其尤著也。諸家雖未開南曲之體。然南曲正當得其神味。觀彼所製圓溜瀟灑。纏綿蘊藉。於此事固若有別材也。

太和正音譜諸評約之。只清深豪曠。婉麗三品。清深如吳仁卿之山閒明月也。豪曠如貫酸齋之天馬脫羈也。婉麗如湯舜民之錦屏春風也。

北曲六宮十一調。各具聲情。元周德清氏已傳品藻。六宮曰仙呂。清新綿邈。南呂感歎傷悲。中呂高下閃賺。黃鍾富貴纏綿。正宮惆悵雄壯。道宮飄逸清幽。十一調曰大石風流蘊藉。小石旖旎嫵媚。高平條暢滉漾。般涉拾掇坑塹。歇指急併虛歇。商角悲傷宛轉。雙調健捷激裊。商調悽愴怨慕。角調嗚咽悠揚。宮調典雅沈重。越調陶寫冷笑。製曲者每用一宮一調。俱宜與其神理脗合。南曲之九宮十三調。可準是推矣。曲有借宮。然但有例借而無意借。既須考得某宮調中。可借某牌名。更須考得部位。

宜置何處。乃得節律有常。而無破裂之病。

曲套中牌名。有名同而體異者。有體同而名異者。名同體異。以其宮異也。體同名異。亦以其宮異也。輕重雄婉之宜。當各由其宮體貼出之。

牌名亦各具神理。昔人論歌曲之善。謂玉芙蓉。玉交枝。玉山供。不是路。耍馳騁。鍼線箱。黃鶯兒。江頭金桂。耍規矩。二郎神。集賢賓。月兒高。念奴嬌。本序。刷子序。耍抑揚。蓋若已兼爲製曲言矣。

曲莫要於依格。同一宮調。而古來作者甚多。旣選定一人之格。則牌名之先後。句之長短。韻之多寡。平仄。當盡用此人之格。未有可以張冠李戴。斷鶴續鳧者也。

曲所以最患失調者。一字失調。則一句失調矣。一牌一宮俱失調矣。乃知王伯良之曲律。李玄玉之北詞廣正譜。原非好爲苛論。

姜白石製詞。自記拍於字旁。張玉田詞源。詳十二律諸記。足爲注脚。蓋卽應律之工尺也。遼史樂志云。大樂其聲凡十五。凡工尺上一四六勾合。樂家旣視遼志爲故常。

當不疑姜記爲奇祕矣。

曲辨平仄兼辨仄之上去。蓋曲家以去爲送音。以上爲頓音。送高而頓低也。辨上去尤以煞尾句爲重。煞尾句尤以末一字爲重。

玉田詞源最重結聲。蓋十二宮所住之字不同者必不容相犯也。此雖以六凡工尺上一四勾合五言之。而平上去可推矣。

北曲楔子先於隻曲。南曲引子先於正曲。語意既忌占實。又忌落空。既怕罅漏。又怕夾雜。此爲大要。

曲一宮之內。無論牌名幾何。其篇法不出始中終三停。始要含蓄有度。中要縱橫盡變。終要優游不竭。

纍纍乎端如貫珠。歌法以之。蓋取分明而聯絡也。曲之章法所尙。亦不外此。

曲句有當奇。有當偶。當奇而偶。當偶而奇。皆由昧於句讀韻脚及襯字以致誤耳。

曲於句中多用襯字。固嫌喧客奪主。然亦有自昔相傳用襯字處。不用則反不靈活。

者。

曲止小令雜劇套數三種。小令套數不用代字訣。雜劇全是代字訣。不代者品欲高。代者才欲富。此亦如詩言志賦體物之別也。又套數視雜劇尤宜貫串。以雜劇可借白爲聯絡耳。

曲家高手往往尤重小令。蓋小令一闕中要具事之首尾。又要言外有餘味。所以爲難。不似套數可以任我鋪排也。

辨小令之當行與否。尤在辨其務頭。蓋腔之高低。節之遲速。此爲關鎖。故但看其務頭深穩瀏亮者。必作家也。俗手不問本調務頭在何句何字。只管平場填去。關鎖之地既差。全闕爲之減色矣。

曲以六部收聲。東冬江陽庚青蒸七韻穿鼻收。支微齊佳灰五韻展輔收。魚虞蕭肴豪尤六韻斂唇收。真文元寒刪先六韻舐齶收。歌麻二韻直喉收。侵覃鹽咸四韻閉口收。六部既明。又須審其高下疾徐。歡愉悲戚。某韻畢竟是何神理。庶度曲時情韻。

不相乖謬。

詩韻有入聲者。東冬江真文元寒刪先陽庚青蒸侵覃鹽咸是也。北曲韻俱無入聲。詩韻無入聲者。支微魚虞齊佳灰蕭肴豪歌麻尤是也。北曲韻卽以東冬至鹽咸各韻入聲配隸支微等韻之平上去三聲。如屋本東之入聲。沃本冬之入聲。曲俱隸魚模上聲。以及覺本江入。曲隸蕭豪上。質真入。曲齊微上。物文入。曲魚模去。月元入。曲車遮去。曷寒入。曲歌戈平。黠刪入。曲家麻平。屑先入。曲車遮上。藥陽入。曲蕭豪去。陌庚入。曲皆來去。錫青入。職蒸入。緝侵入。曲俱齊微上。合覃入。曲歌戈平。葉鹽入。曲車遮去。洽咸入。曲家麻平。是其概已。

平仄互叶。詞先於曲。如西江月醜奴兒慢少年心換巢鸞鳳戚氏是也。又鼓笛令撥棹子蝶戀花漁家傲惜奴嬌大聖樂亦俱有互叶之一體。然詞止以上去叶平。非若北曲以入與三聲互叶也。

入聲配隸三聲。中原音韻目一東鐘至十九廉纖皆是也。然曲中用入作平之字。可

有而不可多。多則習氣太重。且難高唱矣。

昔人言正清次清之入聲。北音俱作上聲。次濁作去。正濁作平。此特舉其大略而已。檢中原韻部。入作上者。雖皆清聲。要其清聲之作去者。不下十之三四。作平者亦十之二三。焉得不別而識之。

北曲用中原音韻。南曲用洪武正韻。明人有其說矣。然南曲祇可從正韻分平上去之部。不可用其入聲爲韻脚。案正韻二十二韻。入聲凡十。自東之入屋。以至鹽之入葉。其入聲徑讀入聲。三聲皆不能與之相叶。卽句中各字於中原之入作平者。並以勿用爲妥。蓋南曲本脫胎於北。亦須無使北人棘口也。

曲家之所謂陰聲。卽等韻家之所謂清聲。曲家之所謂陽聲。卽等韻家之所謂濁聲。自切韻指掌切韻指南四聲等子。於三十六字母已標清濁。明陳蓋謨獻可之轉音經緯。尤明白易曉。是以沈君微度曲須知列入之轉音經緯。見端知幫非精影照八母爲純清。溪透徹滂敷曉清。心穿審十母次清。羣定澄竝奉匣從邪牀禪十母純濁。

疑泥孃明微喻來日八母次濁。總無所謂半清半濁不清不濁者。故可尙也。曲韻自中原音韻始分陰陽平明。范善濤中州全韻始分陰陽去。後人又分陰陽上。且於入聲之作平上去者。均以陰陽分之。其實陰陽之說未興。清濁之名早立矣。曲辨聲音。音之難知過於聲。聲不過如平仄頓送陰陽而已。音則有出字收音圓音尖音之別。其理頗微。未易悉言。姑舉其概曰。蕭出西。江出幾。尤出移。魚收于。模收鳴。齊收噫。麻收哀。巴切之音圓。如其孝。尖如齊笑。

度曲須知謂字之頭腹尾音與切字之理相通。切法卽唱法。余以爲唱法所用。乃係合聲。合聲者切法之尤精者也。切字上一字爲母。辨聲之清濁。不論口法開合。合聲則兼辨開合矣。切字下一字爲韻。辨口法開合。不論聲之清濁。合聲則兼辨清濁矣。且合聲法收音不出影喻二母。如哀噫鳴于皆是。

事莫貴於真知。周挺齋不階古昔。撰中原音韻。永爲曲韻之祖。明嘉隆間江西魏良輔創水磨調。始行於婁東。後遂號爲崑腔。真知故也。余謂曲可不度。而聲音之道。不

可不知鄭漁仲七音略序云釋氏以參禪爲大悟以通音爲小悟夫小悟亦豈易言哉。

張平子始言度曲西京賦所謂度曲未終雲起雪飛是也製曲者體此二語則於曲中揚抑之道思過半矣。

王元美評曲謂北筋在絃南力在板可知元美時絃索之律猶有存者後此則知有板而已然板存卽是絃存沈君徵論板之正贈通於彈拍近之。

樂記言聲歌各有宜歸於直己而陳德可知歌無今古皆取以正聲感人故曲之無益風化無關勸戒者君子不爲也。

堯典末鄭注云歌所以長言詩之意聲之曲折又長言而爲之聲中律乃爲和周禮樂師鄭注云所爲合聲亦等其曲折使應節奏余謂曲之名義大抵卽曲折之意漢書藝文志河南周歌聲曲折七篇周謠歌詩曲折七十五篇殆此類耶。

詞曲本不相離惟詞以文言曲以聲言耳詞辭通左傳襄二十九年杜注云此皆各

依其本國歌所常用聲曲。正義云。其所作文辭。皆準其樂音。令宮商相和。使成歌曲。是辭屬文。曲屬聲明甚。古樂府有曰辭者。有曰曲者。其實辭卽曲之辭。曲卽辭之曲也。襄二十九年正義又云。聲隨辭變。曲盡更歌。此可爲詞曲合一之證。

藝概卷五

興化 劉熙載 融齋

書概

聖人作易。立象以盡意。意先天。書之本也。象後天。書之用也。與天爲徒。與古爲徒。皆學書者所有事也。天當觀於其章。古當觀於其變。周篆委備。如石鼓是也。秦篆簡直。如嶧山琅邪臺等碑是也。其辨可譬之麻冕與純焉。

李斯作倉頡篇。趙高作爰歷篇。胡毋敬作博學篇。皆爲小篆。而高敬之書。迄無所存。然安知不卽雜於世所傳之小篆中耶。衛恆書勢。稱李斯篆。并言漢建初中。扶風曹喜。少異於斯。而亦稱善。是喜固偉然足自立者。後世乃傳有喜所書之大風歌。書體甚非古雅。不問而知爲僞物矣。

玉筋之名。僅可加於小篆。舒元與謂秦丞相斯變倉頡籀文爲玉筋篆是也。顧論其

別。則頡籀不可爲玉筯。論其通。則分真行草亦未嘗無玉筯之意存焉。

玉筯在前。懸針在後。自有懸針。而波磔鉤挑由是起矣。懸針作於曾喜。然籀文卻已豫透其法。

孫過庭書譜云。篆尙婉而通。余謂此須婉而愈勁。通而愈節。乃可。不然。恐涉於描字也。

篆書要如龍騰鳳翥。觀昌黎歌石鼓可知。或但取整齊而無變化。則槧人優爲之矣。篆之所尙。莫過於筋。然筋患其弛。亦患其急。欲去兩病。趨筆自有訣也。

魏初邯鄲生傳古文。同時惟衛覬亦善之。餘無聞焉。蓋古文有字學。有書法。必取相兼。是以難也。雖三代遺器款識。後世亦多有從事者。然但務識字。已矜絕學。使古人復作。其遂壓志也耶。

款識之學。始興於北宋。歐公集古錄稱劉原父博學好古。能讀古人銘識。考知其人。事蹟。每有所得。必摹其文以見遺。今觀毛伯敦龔伯彝叔高父煇。益伯庶父敦諸銘。

載錄中者皆是也。時太常博士楊南仲亦能讀古文篆籀。原父釋韓城鼎銘。公謂與南仲所寫時有不同。蓋雖未判兩家孰是。而古文之難讀見矣。鄭漁仲金石略。自晉姜鼎迄軹家釜。列三代器名二百三十有七。可不謂多乎。然如未詳其辭何。古文字少。故有無偏旁而當有偏旁者。有語本兩字而書作一字者。自大小篆興。孳乳益多。則無事此矣。然大輅之中。椎輪之質。固在。

隸與八分之先後同異。辨而愈晦。其失皆坐狹隸而寬分。夫隸體有古於八分者。故秦權上字爲隸。有不及八分之古者。故鍾王正書亦爲隸。蓋隸其通名。而八分統矣。稱鍾可謂之鐵。鐵不可謂之稱鍾。從事隸與八分者。盍先審此。

八分書分字。有分數之分。如書苑所引蔡文姬論八分之言是也。有分別之分。如說文之解八字是也。自來論八分者。不能外此兩意。

書苑引蔡文姬言。割程隸字八分。取二分。割李篆字二分。取八分。於是爲八分書。此蓋以分字作分數解也。然信如割取之說。雖使八分隸二分篆。其體猶古於他隸。況

篆八隸二不儼然篆矣乎。是可知言之不出於文姬矣。

凡隸體中皆暗包篆體。欲以分數論分者。當先問程隸是幾分書。雖程隸世已無傳。然以漢隸逆推之。當必不如閣帖中所謂程邈書。直是正書也。

王愔云。次仲始以古書方廣少波勢。建初中以隸草作楷法。字方八分。言有模楷。吾邱衍學古編云。八分者。漢隸之未有挑法者也。比秦隸則易識。比漢隸則微似篆。若用篆筆作漢隸字。卽得之矣。波勢與篆筆兩意難合。洪氏隸釋言。漢字有八分。有隸。其學中絕。不可分別。非中絕也。漢人本無成說也。

王愔所謂字方八分者。蓋字比於八之分也。說文八別也。象分別相背之形。此雖非爲八分言之。而八分之意法具矣。

開通褒斜道石刻。隸之古也。祀三公山碑。篆之變也。延光殘碑。夏承碑。吳天發神識碑。差可附於八分篆。二分隸之說。然必以此等爲八分。則八分少矣。或曰。鴻都石經乃八分體也。

以參合篆體爲八分。此後人亢而上之之言也。以有波勢爲八分。覺於始制八分情事差近。

由大篆而小篆。由小篆而隸。皆是寢趨簡捷。獨隸之於八分不然。蕭子良謂王次仲飾隸爲八分。飾字有整飭矜嚴之意。

衛恆書勢言。隸書者篆之捷。卽繼之曰。上谷王次仲始作楷法。楷法實卽八分。而初未明言。直至敍梁鵠弟子毛宏始云。今八分皆宏法。可知前此雖有分書。終嫌字少。非出於假借。則易窮於用。至宏乃益之。使成大備耳。

衛恆言。王次仲始作楷法。指八分也。隸書簡省篆法。取便徒隸。其後從流下而忘反。俗陋日甚。譬之於樂。中聲以降。五降之後。不容彈。故八分者隸之節也。八分所重在字畫有常。勿使增減遷就。上亂古而下入俗。則楷法於是焉在。非徒以波勢一端示別矣。

鍾繇謂八分書爲章程書。章程大抵以其字之合於功令而言耳。漢律以六體試學。

童隸書與焉。吏民上書，字或不正，輒舉劾。是知一代之書，必有章程。章程既明，則但有正體而無俗體。其實漢所謂正體，不必如秦；秦所謂正體，不必如周。後世之所謂正體，由古人觀之，未必非俗體也。然俗而久，則爲正矣。後世欲識漢分，孰合功令，亦惟取其書占三從二而已。

小篆秦篆也。八分漢隸也。秦無小篆之名，漢無八分之名。名之者皆後人也。後人以籀篆爲大，故小秦篆以正書爲隸，故八分漢隸耳。

書之有隸，生於篆。如音之有徵，生於宮。故篆取力，弁氣長；隸取勢，險節短。蓋運筆與奮筆之辨也。

隸形與篆相反。隸意卻要與篆相用。以峭激蘊紆餘，以倔強寓款婉。斯徵品量，不然，如撫劍疾視，適足以見其無能爲耳。

蔡邕作飛白。王僧虔云：飛白八分之輕者。衛恆作散隸。韋續謂迹同飛白。顧曰：飛白曰散。其法不惟用之分隸，此如垂露懸針，皆是篆法。他書亦恆用之。

分數不必用以論分，而可借以論書。漢隸既可當小篆之八分書，是小篆亦大篆之八分書。正書亦漢隸之八分書也。然正書自顧野王本說文以作玉篇，字體間有嚴於隸者，其分數未易定之。

未有正書以前，八分但名爲隸。既有正書以後，隸不得不名八分，名八分者，所以別於今隸也。歐陽集古錄於漢曰隸，於唐曰八分，論者不察其言外微旨，則譏其誤也亦宜。

漢楊震碑隸體，略與後世正書相近。若吳衡陽太守葛府君碑，則直是正書，故評者疑之。然鍾繇正書已在葛碑之前，繇之死在魏太和四年，其時吳猶未以長沙西部爲衡陽郡也。

唐太宗御撰王羲之傳曰：善隸書爲古今之冠。或疑羲之未有分隸，其實自唐以前皆稱楷字爲隸。如東魏大覺寺碑題曰隸書是也。郭忠恕云：八分破而隸書出，此語可引作羲之傳注。

正書雖統稱今隸而涂徑有別。波磔小而鉤角隱近篆者也。波磔大而鉤角顯近分者也。

楷無定名不獨正書當之。漢北海敬王睦善史書世以爲楷。是大篆可謂楷也。衛恆書勢云。玉次仲始作楷法。是八分爲楷也。又云。伯英下筆必爲楷。則是草爲楷也。以篆隸爲古。以正書爲今。此只是據體而言。其實書之辨全在身分斤兩。體其末也。世言漢劉德升造行書。而晉衛恆傳但謂魏初有鍾胡二家爲行書法。俱學之於劉德升。初不謂行書自德升造也。至三家之書品。庾肩吾已論次之。蓋德升中之上。胡昭上之下。鍾繇上之上云。

行書有真行。有草行。真行近真而縱於真。草行近草而斂於草。東坡謂真如立。行如行。草如走。行豈可同諸立與走乎。

行書行世之廣。與真書略等。篆隸草皆不如之。然從有此體以來。未有專論其法者。蓋行者真之捷。而草之詳。知真草者之於行。如繪事欲作碧綠。只須會合青黃。無庸

別設碧綠料也。

許叔重謂漢興有草書。衛恆書勢謂草書不知作者姓名。至齊相杜度號善作篇云。云是草固不始於度矣。或以褚先生補史記。嘗云謹論次其真草詔書編於左方。遂謂孝武時已有草書。然解人第以裨諶草創。屈原屬草橐例之。且彼以真草對言。豈孝武時已有真書之目耶。

章草章字。乃章奏之章。非指章帝。前人論之備矣。世誤以爲章帝。由見閣帖有漢章帝書也。然章草雖非出於章帝。而閣帖所謂章帝書者。當由集章草而成。書斷稱張伯英善草書。尤善章草。閣帖張芝書末一段。字體方勻。波磔分明。與前數段不同。與所謂章帝書卻同。末段乃是章草。而前僅可謂草書。大抵章草用筆結字。取乎有制。孫過庭言章務檢而便。蓋非檢不足以敬章也。又如閣帖皇象草書。亦章草法。

章草有史游之章草。蓋其急就章解散隸體。簡略書之。此猶未離乎隸也。有杜度之章草。蓋章帝愛其草書。令上表亦作草書。是用則章實則草也。至張伯英善草書。尤

善章草。故張懷瓘謂伯英章則勁骨天縱。草則變化無方。以示別焉。

黃長容言分波磔者爲章草。非此者但謂之草。昔人亦有謂各字不連。縣曰章草。相連。縣曰今草者。按草與章草體宜純一。世俗書或二者相閒。乃所謂以爲龍又無角。謂之蛇又有足者也。

漢篆祀三公山碑。屢字下半帶行草之勢。隸書楊孟文頌命字。李孟初碑年字。垂筆俱長。兩字許亦與草類。然草已起於建初時。不當強以莊周注郭象也。

蕭子良云。彙書者。董仲舒欲言災異。彙草未上。卽爲彙書。按此所謂彙。其字體不可得而知矣。可知者如韋續言彙者行草之文近是。

周興嗣千字文。杜彙鍾隸。彙之名似乎惟草當之。然黃山谷於顏魯公祭伯父濠州刺史文彙。謂其眞行草法皆備。可見彙不拘於一格矣。

書家無彙聖隸聖。而有草聖。蓋草之道千變萬化。執持尋逐。失之愈遠。非神明自得者。孰能止於至善耶。

他書法多於意，草書意多於法，故不善言草者意法相害，善言草者意法相成。草之意法，與篆隸正書之意法，有對待，有旁通，若行固草之屬也。

移易位置，增減筆畫，以草較真，有之。以章較草，亦有之。學草者移易易知，而增減每不盡解。蓋變其短長肥瘦，皆是增減，非止多一筆少一筆之謂也。

草書結體，貴偏而得中，偏如上有偏高，偏低下有偏長，偏短，兩旁有偏爭，偏讓，皆是。庸俗行草結字之體，尤易犯者，上與左小而瘦，下與右大而肥，其橫豎波磔，用筆之輕重亦然。

古人草書，空白少而神遠，空白多而神密，俗書反是。

懷素自述草書所得，謂觀夏雲多奇峯，嘗師之，然則學草者，徑師奇峯可乎？曰不可。蓋奇峯有定質，不若夏雲之奇峯無定質也。

昔人言爲書之體，須入其形，以若坐若行，若飛若動，若往若來，若臥若起，若愁若喜，狀之取不齊也。然不齊之中，流通照應，必有大齊者存。故辨草者，尤以書脈爲要焉。

草書尤重筆力。蓋草勢尙險。凡物險者易顛。非具有大力。奚以固之。

草書之筆畫。要無一可以移入他書。而他書之筆意。草書卻要無所不悟。

地師相地。先辨龍之動不動。直者不動。而曲者動。蓋猶草書之用筆也。然明師之所謂曲直。與俗師之所謂曲直異矣。

草書尤重筋節。若筆無轉換。一直溜下。則筋節亡矣。雖氣脈雅尙。繇互。然總須使前筆有結。後筆有起。明續暗斷。斯非浪作。

草書渴筆。本於飛白。用渴筆。分明認真。其故不自渴筆始。必自每作一字。筆筆皆能中鋒。雙鉤得之。

正書居靜以治動。草書居動以治靜。

草書比之正書。要使畫省而意存。可於爭讓向背間悟得。

欲作草書。必先釋智遺形。以至於超鴻濛。混希夷。然後下筆。古人言匆匆不及草書。有以也。

書凡兩種。篆分正爲一種，皆詳而靜者也。行草爲一種，皆簡而動者也。

石鼓文章應物以爲文王鼓，韓退之以爲宣王鼓，總不離乎周鼓也。而通志金石略序云：三代而上，惟勒鼎彝，秦人始大其制，而用石鼓。始皇欲詳其文，而用豐碑，故金石略列秦篆之日，以石鼓居首。夫謂秦用鼓，事或有之，然未見卽爲避車旣工之鼓，不然，何以是鼓之辭醇字古，與豐碑顯異耶。

祀坐成，大湫文，俗呼詛楚文，字體在大小篆間。論小篆者，謂始於秦而不始於李斯。引此文爲證，蓋以爲秦惠文王時書也。然通志金石略作李斯篆，其必有所考與。閣帖以正書爲程邈隸書，蓋因張懷瓘有程邈造字皆真正之言，然如漢隸開通，褻斜道石刻，其字何嘗不真正哉，亦何嘗不與後世之正書異也。

漢人書隸多篆少，而篆體方扁，每駸駸欲入於隸，惟少室開母兩石闕銘，雅潔有制，差覺上蔡法程於茲未遠。

集古錄跋尾云：余家集古所錄三代以來鐘鼎彝器銘刻，備有至後漢以來始有碑。

文欲求前漢時碑碣卒不可得。是則冢墓碑自後漢以來始有也。案前漢墓碑固無。卽他石刻亦少。此魯孝王之片石所以倍增光價與。

漢碑蕭散如韓勅孔宙。嚴密如衡方張遷。皆隸之盛也。若華山廟碑。旁礪鬱積。瀏灘頓挫。意味尤不可窮極。

華山郭泰夏承鄱閣魯峻石經范式諸碑。皆世所謂蔡邕書也。乙瑛韓勅上尊號受禪諸碑。皆世所謂鍾繇書也。邕之死。繇之始仕。皆在獻帝初。談漢碑者。遇前輒歸蔡。遇後輒歸鍾。附會猶爲近似。至乙瑛韓勅二碑。時在鍾前。范式碑時在蔡後。則尤難解。然前人固有解之者矣。

蔡邕洞達。鍾繇茂密。余謂兩家之書同道。洞達正不容鍼。茂密正能走馬。此當於神者辨之。

稱鍾繇梁鵠書者。必推乙瑛孔羨二碑。蓋一則神超。一則骨鍊也。乙瑛碑時在鍾前。自非追立。難言出於鍾手。至孔羨則更無疑其非梁書者。上尊號碑及受禪碑。書人

爲鍾爲梁。所傳無定。其書愈工而垢彌甚。非書之累人。乃人之累書耳。

正行二體。始見於鍾書。其書之大巧若拙。後人莫及。蓋由於分書先不及也。過庭書譜謂元常不草。殆亦如伯昏無人所云不射之射乎。

崔子玉草書勢云。放逸生奇。又云。一畫不可移。奇與不可移合而一之。故難也。今欲求子玉草書。自閣帖所摹之外。不少概見。然兩言津逮。足當妙蹟已多矣。

張伯英草書。隔行不斷。謂之一筆書。蓋隔行不斷。在書體均齊者猶易。惟大小疏密。短長肥瘦。倏忽萬變。而能潛氣內轉。乃稱神境耳。

評鍾書者。謂如盛德君子。容貌若愚。此易知也。評張書者。謂如班輸構堂。不可增減。此難知也。然果能於鍾究拙中之趣。亦漸可於張得放中之矩矣。

晉隸爲宋齊所難繼。而孫夫人碑及呂望表。尤爲晉隸之最。論者以其峻整超逸。分比梁鍾非過也。

索幼安分隸。前人以韋誕鍾繇衛瓘比之。而尤以草書爲極詣。其自作草書狀云。或

若倣儻而不羣。或若自檢其常度。惟倣儻而彌自檢。是其所以真能倣儻與。索靖書如飄風忽舉。鷲鳥乍飛。其爲沈著痛快極矣。論者推之爲北宗。以歐陽信本書爲其支派。說亦近是。然三日觀碑之事。不足引也。

右軍樂毅論。畫像贊。黃庭經。太師箴。蘭亭序。告誓文。孫過庭書譜論之。推極情意神思之微。在右軍爲因物。在過庭亦爲知本也已。

右軍自言見李斯曹喜梁鵠等字。見蔡邕石經於從弟洽處。復見張昶華嶽碑。是其書之取資博矣。或第以爲王導攜宣示表過江。輒謂東晉書法不出此表。以隱寓微辭於逸少。蓋以見王書不出鍾繇之外。而宣示之在鍾書又不及十一也。然使平情而論。當不出此。

右軍書不言而四時之氣亦備。所謂中和誠可經也。以毗剛毗柔之意學之。總無是處。

右軍書以二語評之。曰力屈萬夫。韻高千古。

羲之之器量見於郝公求壻時。東牀坦腹。獨若不聞。宜其書之靜而多妙也。經綸見於規謝公。以虛談廢務。浮文妨要。宜其書之實而求是也。

唐太宗著王羲之傳論。謂蕭子雲無丈夫氣。以明逸少之盡善盡美。顧後來名爲似逸少者。其無丈夫之氣。甚於子雲。遂致昌黎有羲之俗書趁姿媚之句。然逸少不任答也。

黃山谷云。大令草書。殊迫伯英。所以中間論書者。以右軍草入能品。而大令草入神品。余謂大令擅奇。固尤在草。然論大令書。不必與右軍相較也。

大令洛神十三行。黃山谷謂宋宣獻公周膳部少加筆力。亦可及此。此似言之太易。然正以明大令之書。不惟以妍妙勝也。其保母碑志。近代雖祇有摹本。卻尙存勁質之意。學晉書者。固尤當以勁質先之。

清恐人不知。不如恐人知。子敬書高致逸氣。視諸右軍。其如胡威之於父質乎。集古錄謂南朝士人氣尙卑弱。字書工者。率以纖勁清媚爲佳。斯言可以矯枉而非。

所以持平。南書固自有高古嚴重者。如陶貞白之流。便是。而石軍雄強。無論矣。

瘞鶴銘剝蝕已甚。然存字雖少。其舉止歷落。氣體宏逸。令人味之不盡。書人本難確定主名。其以爲出於貞白者。特較言逸少。願況爲近耳。

瘞鶴銘用筆隱通篆意。與後魏鄭道昭書若合一契。此可與究心南北書者共參之。蔡忠惠乃云。元魏間盡習隸法。自隋平陳。多以楷隸相參。瘞鶴文有楷隸筆。當是隋代書。其論北書。未嘗推本於篆。故論鶴銘亦未盡肖也。

索征西書。世所奉爲北宗者。然蕭子雲臨征西書。世便判作索書。南書顧可輕量也哉。

歐陽集古錄。跋王獻之法帖云。所謂法帖者。率皆弔哀候病。敝睽離。通訊問。施於家人朋友之間。不過數行而已。蓋其初非用意。而逸筆餘興。淋漓揮灑。或妍或醜。百態橫生。使人驟見驚絕。守而視之。其意態愈無窮盡。至於高文大冊。何嘗用此。案高文大冊。非碑而何。公之言雖詳於論帖。而重碑之意亦見矣。

晉氏初禁立碑。語見任彥昇爲范始興作求立太宰碑表。宋義熙初。裴世期表言碑銘之作。以明示後昆。自非殊功異德。無以允應茲典。俗敝僞興。華煩已久。不加禁裁。其敝無已。則知當日視立碑爲異數矣。此禁至齊未弛。故范表之所請。卒寢不行。北朝未有此禁。是以碑多。竇息述書賦。列晉宋齊梁陳至一百四十五人。向使南朝無禁。安知碑蹟之盛。不駕北而上之耶。

西晉索靖衛瓘。善書齊名。靖本傳言瓘筆勝靖。然有楷法。遠不及靖。此正見論兩家者。不可臚爲輕重也。瓘之書學。上承父覲。下開子恆。而靖未詳受授。要之兩家皆並。籠南北者也。渡江以來。王謝郗庾四氏。書家最多。而王家羲獻。世罕倫比。遂爲南朝書法之祖。其後擅名宋代。莫如羊欣。實親受於子敬。齊莫如王僧虔。梁莫如蕭子雲。淵源俱出二王。陳僧智永。尤得右軍之髓。惟善學王者。率皆本領。是當苟非骨力堅強。而徒摹擬形似。此北派之所由。諒南宗與。

論北朝書者。上推本於漢魏。若經石峪大字。雲峯山五言。鄭文公碑。刁惠公志。則以

爲出於乙瑛。若張猛、龍賈、使君、魏靈藏、楊大眼諸碑，則以爲出於孔羨。余謂若由前而推諸後，唐褚、歐兩家書派，亦可準是辨之。

歐陽公跋東魏魯孔子廟碑云：後魏北齊時書多如此，筆畫不甚佳，然亦不俗。而往往相類，疑其一時所尙，當自有法。跋北齊常山義七級碑云：字畫佳，往往有古法。余謂北碑固長短互見，不容相掩，然所長已不可勝學矣。

北朝書家莫盛於崔、盧兩氏。魏書崔元伯傳：詳元伯之善書云。元伯祖悅，與范陽盧諶，並以博藝著名。諶法鍾繇，悅法衛瓘，而俱習索靖之草，皆盡其妙。諶傳子偃，偃傳子邈，悅傳子潛，潛傳元伯，世不替業。故魏初重崔、盧之書，觀此則崔、盧家風，豈下於南朝義獻哉。惟自隋以後，唐太宗表章右軍，明皇篤志大令，桓山頌其批答，至有桓山之頌，復在於茲之語。及宋太宗復尙二王，其命翰林侍書王著摹閣帖，雖博取諸家，歸趣實以二王爲主，以故藝林久而成習，與之言義獻則怡然，與之言悅諶則惘然，況悅諶以下者乎。

篆尙婉而通。南帖似之。隸欲精而密。北碑似之。

北書以骨勝。南書以韻勝。然北自有北之韻。南自有南之骨也。

南書溫雅。北書雄健。南如袁宏之牛渚諷詠。北如斛律金之勅勒歌。然此祇可擬一得之士。若母羣物而腹衆才者。風氣固不足以限之。

蔡君謨識隋丁道護啓法寺碑云。此書兼後魏遺法。隋唐之交。善書者衆。皆出一法。道護所得最多。歐陽公於是碑跋云。隋之晚年。書家尤盛。吾家率更與虞世南。皆當時人也。後顯於唐。遂爲絕筆。余所集錄開皇仁壽大業時碑。頗多。其筆畫率皆精勁。由是言可知。歐虞與道護若合一契。而魏之遺法。所被廣矣。推之隋龍藏寺碑。歐陽公以爲字畫遒勁。有歐虞之體。後人或謂出東魏李仲璇敬顯儁二碑。蓋猶此意。惜書人不可考耳。

永禪師書。東坡評以骨氣深穩。體兼衆妙。精能之至。反造疏澹。則其實境超詣爲何如哉。今摹本千文。世尙多有。然律以東坡之論。相去不知幾由旬矣。

李陽冰學嶧山碑。得延陵季子墓題字而變化。其自論書也。謂於天地山川日月星辰雲霞草木文物衣冠。皆有所得。雖未嘗顯以篆訣示人。然已示人畢矣。李陽冰篆。活潑飛動。全由力能舉其身。一切書皆以身輕爲尙。然除卻長力。別無輕身法也。

唐碑少大篆。賴碧落碑以補其闕。然凡書之所以傳者。必以筆法之奇。不以託體之古也。李肇國史補言李陽冰見此碑。寢臥其下。數日不能去。論者以爲陽冰篆筆。過於此碑。不應傾服至此。則亦不然。蓋人無陽冰之學。焉知其所以傾服也。卽其書不及陽冰。然右軍書師王廙。及其成也。過廙遠甚。青出於藍。事固多有。謂陽冰必蔑視此碑。夫豈所以爲陽冰哉。至書者或爲陳惟玉。或爲李讓。前人已不能定矣。

元吾邱衍謂李陽冰卽杜甫甥李潮。論者每不然之。觀唐書宰相世系表。趙郡李氏。雍門子。長湜次澥。字堅冰。次陽冰。潮之爲名。與澥澥正復相類。陽冰與堅冰似皆爲字。或始名潮。字陽冰。後以字爲名。而別字少湜。未可知也。且杜詩云。況潮小篆逼秦

相而歐陽集古錄未有潮篆。鄭漁仲金石略於唐篆家陽冰外，但列唐元度、李庚、王遙諸人，亦不及潮，何也。

李陽冰篆書，自以爲斯翁之後，直至小生，然歐陽集古錄論唐篆於陽冰之前稱王遙，於其後稱李靈省，則當代且非無人，而況於古乎。

唐八分，杜詩稱韓擇木、蔡有鄰、李潮三家，歐陽六一合之，史維則稱四家，四家書之傳世者，史多於韓，韓多於蔡，李惟慧義寺彌勒像碑，彭元曜墓志，載於趙氏金石錄，何寥寥也。吾邱衍疑潮與陽冰爲一人，則篆旣盛，傳分雖少，可無憾矣。

歐陽文忠於唐八分尤推韓、史、李、蔡四家，夫四家固卓爲書傑，而四家外若張瑑、瞿令問、顧戒奢、張庭珪、胡證、梁升卿、韓秀榮、秀弼、秀實、劉升、陸堅、李著、周良弼、史鎬、盧曉，各以能鳴，亦未可謂餘子碌碌也。近代或專言漢分，比唐於自鄒以下，其亦過矣。唐隸規模出於魏碑者十之八九，其骨力亦頗近之，大抵嚴整警策，是其所長。論唐隸者，謂唐初歐陽詢、薛純陁、殷仲容諸家，漢魏遺意尙在，至開元閒，則變而卽

遠。此以氣格言也。然力量在人。不因時異。更當觀之。

言隸者多以漢爲古雅幽深。以唐爲平滿淺近。然蔡有鄰尉遲迴碑。廣川書跋謂當與鴻都石經相繼。何嘗於漢唐過分畛域哉。至有鄰與唐寺石經藏讚。歐陽公謂與三代器銘何異。論雖似過。亦所謂以我不平破汝不平也。

後魏孝文弔比干墓文。體雜篆隸。相傳爲崔浩書。東魏李仲璇修孔子廟碑。隋曹子建碑。皆衍其流者也。唐景龍觀鐘銘。蓋亦效之。然頗能節之以禮。

唐僧懷仁集聖教序。古雅有淵致。黃長睿謂碑中字與右軍遺帖所有者。纖微克肖。今遺帖之是非難辨。轉以此證遺帖可矣。或言懷仁能集此序。何以他書無足表見。然更何待他書之表見哉。

學聖教者致成爲院體。起自唐吳通微。至宋高崇望。白崇矩。益貽口實。故蘇黃論書。但盛稱顏尙書。楊少師。以見與聖教別異也。其實顏楊於聖教如禪之翻案。於佛之心印。取其明離暗合。院體乃由死於句下。不能下轉語耳。小禪自縛。豈佛之過哉。

唐人善集右軍書者。懷仁聖教序外。推僧大雅之吳文碑。聖教行世。因爲尤盛。然此碑書足備一宗。蓋聖教之字。雖閒有峭勢。而此則尤以峭尙。想就右軍書之峭者。集之耳。唐太宗御製王羲之傳曰。勢如斜而反正。觀此乃益有味其言。

虞永興書出於智永。故不外耀鋒芒。而內涵筋骨。徐季海謂歐虞爲鷹隼。歐之爲鷹。隼易知。虞之爲鷹。隼難知也。

學永興書。第一要識其筋骨勝肉。綜昔人所以稱廟堂碑者。是何精神。而展轉翻刻。往往入於膚爛。在今日則轉不如學昭仁寺碑矣。

論唐人書者。別歐褚爲北派。虞爲南派。蓋謂北派本隸。欲以此尊歐褚也。然虞正自有篆之玉筋意。特主張北書者不肯道耳。

王紹宗書似虞伯施。觀王徵君青石銘可見。紹宗與人書。嘗言鄙夫書無工者。又嘗吳中陸大夫嘗以余比虞君。以不臨寫故也。數語乃書家真實義諦。不知者則以爲好作勝解矣。

率更化度寺碑。筆短意長。雄健彌復深雅。評者但謂是直木曲鐵法。如介冑有不可犯之色。未盡也。或移以評蘭臺道因。則近耳。

大小歐陽書。並出分隸。觀蘭臺道因碑。有批法。則顯然隸筆矣。或疑蘭臺學隸。何不盡化其跡。然初唐猶參隋法。不當以此律之。

東坡評褚河南書。清遠蕭散。張長史告顏魯公。述河南之言。謂藏鋒畫乃沈著。兩說皆足爲學褚者之資。然有看繡度鍼之別。

褚河南書爲唐之廣大教化主。顏平原得其筋。徐季海之流得其肉。而季海不自謂學褚未盡。轉以輩翟爲譏。何諄也。

褚書伊闕佛龕碑。兼有歐虞之勝。至慈恩聖教。或以王行滿聖教擬之。然王書雖縝密流動。終遜其逸氣也。

唐歐虞兩家書。各占一體。然上而溯之。自東魏李仲璇敬顯儁二碑。已可觀其會通。不獨歐陽六一以有歐虞體評隋龍藏寺也。

歐虞並稱。其書方圓剛柔。交相爲用。善學虞者。和而不流。善學歐者。威而不猛。歐褚兩家。並出分隸。於逾逸二字。各得所近。若借古書評評之。歐其如龍威虎震。褚其如鶴遊鴻戲乎。

虞永興掠磔亦近勒努。褚河南勒努亦近掠磔。其關捩隱由篆隸分之。

陸柬之之書渾勁。薛稷之書清深。陸出於虞。薛出於褚。世或稱歐虞褚薛。或稱歐虞褚。陸得非以宗尙之異。而漫爲軒輊耶。

唐初歐虞褚外。王知敬趙模兩家書。皆精熟逾逸。在當時極爲有名。知敬書李靖碑。模書高士廉碑。旣已足徵意法。而同時有書佳而不著書人之碑。潛鑒者每謂出此兩家之手。書至於此。猶不得儕歐虞之列。此登嶽者所以必凌絕頂哉。

孫過庭草書。在唐爲善宗晉法。其所書書譜。用筆破而愈完。紛而愈治。飄逸愈沈。著婀娜愈剛健。

孫過庭書譜。謂古質而今妍。而自家書卻是妍之分數居多。試以旭素之質比之。自

見。

李北海書氣體高異。所難尤在一點一畫。皆如拋磚落地。使人不敢以虛僞之意擬之。

李北海書以拗峭勝。而落落不涉作爲。昧其解者。有意低昂。走入佻巧一路。此北海所謂似我者俗。學我者死也。

李北海徐季海書。多得異勢。然所恃全在筆力。東坡論書謂守駿莫如跋。余亦謂用跋莫如駿焉。

過庭書譜稱右軍書不激不厲。杜少陵稱張長史草書豪蕩感激。實則如止水流水。非有二水也。

張長史真書郎官石記。東坡謂作字簡遠如晉宋閒人。論者以爲知言。然學張草者。往往未究其法。先挾狂怪之意。豈知草固出於其真。而長史之真何如哉。山谷言京洛閒人傳摹狂怪字。不入右軍父子繩墨者。皆非長史筆。審此而長史之真出矣。

學草書者。探本於分隸二篆。自以爲不可尙矣。張長史得之古鐘鼎銘科斗篆。卻不以簡見之。此其視彼也。不猶海若之於河伯耶。

韓昌黎謂張旭書變動猶鬼神不可端倪。此語似奇而常。夫鬼神之道。亦不外屈信闔闢而已。

長史懷素皆祖伯英今草。長史千文殘本。雄古深邃。邈焉寡儔。懷素大小字千文。或謂非真。顧精神雖遜長史。其機勢自然。當亦從原本脫胎而出。至聖母帖。又見與二王之門庭不異也。

張長史書悲喜雙用。懷素書悲喜雙遣。

旭素書可謂謹嚴之極。或以爲顛狂而學之。與宋向氏學盜何異。旭素必謂之曰。若失顛狂之道至此乎。

顏魯公書。自魏晉及唐初諸家。皆歸囊括。東坡詩有顏公變法出新意之句。其實變法得古意也。

顏魯公正書。或謂出於北碑。高植墓志及穆子容所書太公呂望表。又謂其行書與張猛龍碑後行書數行相似。此皆近之。然魯公之學古。何嘗不多連博貫哉。

歐虞褚三家之長。顏公以一手擅之。使歐見郭家廟碑。虞褚見宋廣平碑。必且撫心高蹈。如師襄之發歎於師文矣。

魯公書宋廣平碑。紆餘蘊藉。令人味之無極。然亦實無他奇。只是從梅花賦傳神寫照耳。至前人謂其從瘞鶴銘出。亦爲知言。

坐位帖學者苟得其意。則自運而輒與之合。故評家謂之方便法門。然必胸中具磅礴之氣。腕閒瞻真實之力。乃可語庶乎之詣。不然。雖字摹畫擬。終不免如莊生所謂似人者矣。

顏魯公書。書之汲黯也。阿世如公孫宏。舞智如張湯。無一可與並立。

或問顏魯公書何似。曰。似司馬遷。懷素書何似。曰。似莊子曰。不以一沈著。一飄逸乎。曰。必若此言。是謂馬不飄逸。莊不沈著也。

蘇靈芝書。世或與李泰和顏清臣徐季海並稱。然靈芝書但安帖舒暢。其於李之儻。顏之雄毅。徐之韻度。皆遠不能逮。而所書之碑甚多。歐陽六一謂唐有寫經手。如靈芝者。亦可謂唐之寫碑手矣。

柳誠懸書李晟碑。出歐之化度寺。玄祕塔。出顏之郭家廟。至如沂州普照寺碑。雖係後人集柳書成之。然剛健含婀娜。乃與褚公神似焉。

裴公美書大段宗歐。米襄陽評之以真率可愛。真率二字最爲難得。陶詩所以過人者在此。

秦碑力勁。漢碑氣厚。一代之書。無有不肖乎一代之人與文者。金石路序云。觀晉人字畫。可見晉人之風猷。觀唐人書蹤。可見唐人之典則。諒哉。

五代書蘇黃獨推楊景度。今但觀其書之尤傑然者。如大仙帖。非獨勢奇力強。其骨裏謹嚴。真令人無可尋閒。此不必沾沾於摹顏擬柳。而顏柳之實已備矣。

楊景度書。機括本出於顏。而加以不衫不履。遂自成家。然學楊者。尤貴筆力足與抗。

行不衫不履。其外焉者也。

歐陽公謂徐鉉與其弟鉉皆能八分小篆。而筆法頗少力。黃山谷謂鼎臣篆氣質高古。與陽冰並驅爭先。余謂二公皆據偶見之徐書而言。非其書之本無定品也。必兩言皆是。則惟取其高古可耳。

徐鼎臣之篆正而純。郭恕先僧夢英之篆奇而雜。英固方外。郭亦畸人。論者不必強以徐相絜度也。英論書獨推郭而不及徐。郭行素狂。當更少所許可。要之徐之字學冠絕當時。不止踰於英郭。或不苟字學。而但論書才。則英郭固非徐下耳。

歐陽公謂唐世人人工書。今士大夫忽書爲不足學。往往僅能執筆。此蓋歎宋正書之衰也。而分書之衰更甚焉。其善者。郭忠恕以篆古之筆溢爲分隸。獨成高致。至如嗣端雲勝兩沙門。並以隸鳴。嗣端尙不失唐人遺矩。雲勝僅堪取給而已。金党懷英既精篆籀。亦工隸法。此人惜不與稼軒俱南耳。

北宋名家之書。學唐各有所尤近。蘇近顏。黃近柳。米近褚。惟蔡君謨之所近。顏非易。

見山谷蓋謂其眞行簡札能入永興之室云。

蔡君謨書評者以爲宋之魯公此獨其大楷則然耳然亦不甚似也山谷謂君謨渴墨帖彷彿似晉宋閒人書頗覘微趣。

東坡詩如華嚴法界文如萬斛泉源惟書亦頗得此意卽行書醉翁亭記便可見之其正書字閒櫛比近顏書東方畫讚者爲多然未嘗不自出新意也。

端州石室記或以爲張庭珪書或以爲李北海書東坡正書有其傲岸旁礴之氣黃山谷論書最重一韻字蓋俗氣未盡者皆不足以言韻也觀其書嵇叔夜詩與姪榎稱其詩無一點塵俗氣因言士生於世可以百爲惟不可俗俗便不可醫是則其去俗務盡也豈惟書哉卽以書論識者亦覺鶴銘之高韻此堪追嗣矣。

米元章書大段出於河南而復善摹各體當其刻意宗古一時有集字之譏迨旣自成家則惟變所適不得以轍迹求之矣。

米元章書脫落凡近雖時有諧氣而諧不傷雅故高流鮮或營之。

宋薛紹彭道祖書得二王法而其傳也不如唐人高正臣張少悌之流蓋以其時蘇黃方尙變法故循循晉法者見絀也然如所書樓觀詩雅逸足名後世矣

或言游定夫先生多草書於其人似乎未稱曰草書之律至嚴爲之者不惟膽大而在心小只此是學豈獨正書然哉

書重用筆用之存乎其人故善書者用筆不善書者爲筆所用

蔡中郎九勢云令筆心常在點畫中行後如徐鉉小篆畫之中心有一縷濃墨正當其中至於屈折處亦當中無有偏側處蓋得中郎之遺法者也

每作一畫必有中心有外界中心出於主鋒外界出於副毫鋒要始中終俱實毫要上下左右皆齊

起筆欲斗峻住筆欲峭拔行筆欲充實轉筆則兼乎住起行者也

逆入澀行緊收是行筆要法如作一橫畫往往末大於本中減於兩頭其病坐不知此耳豎撇捺亦然

筆心帥也。副毫卒徒也。卒徒更番相代。帥則無代。論書者每日換筆心。實乃換向。非換質也。

張長史書。微有點畫處。意態自足。當知微有點畫處。皆是筆心實實到了。不然。雖大。有點畫。筆心卻反不到。何足之可云。

中鋒。側鋒。藏鋒。露鋒。實鋒。虛鋒。全鋒。半鋒。似乎鋒有八矣。其實中藏實全。祇是一鋒。側露虛半。亦祇是一鋒也。

中鋒畫圓。側鋒畫扁。舍鋒論畫。足外固有迹耶。

書用中鋒。如師直爲壯。不然。如師曲爲老。兵家不欲自老。其師書家奈何異之。

要筆鋒無處不到。須是用逆字訣。勒則鋒右管左。努則鋒下管上。皆是也。然亦只暗中機括如此。著相便非。

書以側勒努趯策掠啄磔爲八法。凡書下筆多起於一點。卽所謂側也。故側之一法。足統餘法。欲辨鋒之實與不實。觀其側則思過半矣。

畫有陰陽。如橫則上面爲陽，下面爲陰；豎則左面爲陽，右面爲陰。惟毫齊者能陰陽兼到，否則獨陽而已。

書能筆筆還其本分，不稍閃避取巧，便是極詣。永字八法，只是要人橫成橫，豎成豎耳。

蔡中郎云：筆輒則奇怪生焉。余按此一輒字，有獨而無對，蓋能柔能剛之謂輒，非有柔無剛之謂輒也。

凡書要筆筆按，筆筆提，辨按尤當於起筆處，辨提尤當於止筆處。

書家於提按兩字，有相合而無相離，故用筆重處正須飛提，用筆輕處正須實按，始能免墮飄二病。

書有振攝二法。索靖之筆短意長，善攝也；陸柬之之節節加勁，善振也。

行筆不論遲速，期於備法。善書者雖速而法備，不善書者雖遲而法遺。然或遂貴速而賤遲，則又誤矣。

古人論用筆。不外疾澀二字。澀非遲也。疾非速也。以遲速爲疾澀。而能疾澀者無之。用筆者皆習聞澀筆之說。然每不知如何得澀。惟筆方欲行。如有物以拒之。竭力而與之爭。斯不期澀而自澀矣。澀法與戰掣同一機竅。第戰掣有形。強效轉至成病。不若澀之隱以神運耳。

筆有用完。有用破。屈玉垂金。古槎怪石。於此別矣。

書以筆爲質。以墨爲文。凡物之文見乎外者。無不以質有其內也。

孫子云。勝兵先勝而後求戰。敗兵先戰而後求勝。此意通之於結字。必先隱爲部署。使立於不敗。而後下筆也。字勢有因古。有自構。因古難新。自構難穩。總由先機未得焉耳。

欲明書勢。須識九宮。九宮尤莫重於中宮。中宮者字之主筆是也。主筆或在字心。亦或在四維四正。書著眼在此。是謂識得活中宮。如陰陽家旋轉九宮圖位。起一白。終九紫。以五黃爲中宮。五黃何嘗必在戊己哉。

畫山者必有主峯。爲諸峯所拱向。作字者必有主筆。爲餘筆所拱向。主筆有差。則餘筆皆敗。故善書者必爭此一筆。

字之爲義。取孳乳浸多。言孳乳則分形而同氣可知也。故凡書之仰承俯注。左顧右盼。皆欲無失其同焉而已。

結字疏密。須彼此互相乘除。故疏不嫌疏。密不嫌密也。然乘除不惟於疏密用之。字形有內抱。有外抱。如上下二橫。左右兩豎。其有若弓之背向外。弦向內者。內抱也。背向內。弦向外者。外抱也。篆不全用內抱。而內抱爲多。隸則無非外抱。辨正行草書者。以此定其消息。便知於篆隸孰爲出身矣。

字體有整齊。有參差。整齊取正應也。參差取反應也。

書要曲而有直體。直而有曲致。若弛而不嚴。剽而不留。則其所謂曲直者誤矣。

書一於方者。以圓爲模稜。一於圓者。以方爲徑露。蓋思地矩天規。不容偏有取舍。書宜平正。不宜敲側。古人或偏以敲側勝者。暗中必有撥轉機關者也。畫訣有樹木

正山石倒。山石正。樹木倒。豈可執一石一木論之。

論書者。謂晉人尙意。唐人尙法。此以觚稜閒架之有無別之耳。實則晉無觚稜閒架。而有無觚稜之觚稜。無閒架之閒架。是亦未嘗非法也。唐有觚稜閒架。而諸名家各自成體。不相因襲。是亦未嘗非意也。

書之章法有大小。小如一字及數字。大如一行及數行。一幅及數幅。皆須有相避相形。相呼相應之妙。

凡書筆畫要堅而渾。體勢要奇而穩。章法要變而貫。

書之要。統於骨氣二字。骨氣而曰洞達者。中透爲洞。邊透爲達。洞達則字之疏密肥瘦皆善。否則皆病。

字有果敢之力。骨也。有含忍之力。筋也。用骨得骨。故取指實。用筋得筋。故取腕懸。衛瓘善草書。時人謂瓘得伯英之筋。猶未言骨。衛夫人筆陣圖。乃始以多骨豐筋並言之。至范文正祭石曼卿文。有顏筋柳骨之語。而筋骨之辨愈明矣。

書少骨則致諛墨豬。然骨之所尙。又在不枯不露。不然如蠲體固非少骨者也。

骨力形勢。書家所宜並講。必欲識所尤重。則唐太宗已言之曰。求其骨力而形勢自生。

書要兼備陰陽二氣。大凡沈著屈鬱陰也。奇拔豪達陽也。

高韻深情。堅質浩氣。缺一不可以爲書。

凡論書氣。以士氣爲上。若婦氣。兵氣。村氣。市氣。匠氣。腐氣。僮氣。俳氣。江湖氣。門客氣。酒肉氣。蔬筍氣。皆士之棄也。

書要力實而氣空。然求空必於其實。未有不透紙而能離紙者也。

書要心思微。魄力大。微者條理於字中。大者磅礴乎字外。

筆畫少處。力量要足以當多。瘦處。力量要足以當肥。信得多少。肥瘦。形異而實同。則書進矣。

司空表聖之二十四詩品。其有益於書也。過於庾子慎之書品。蓋庾品祇爲古人標

次第。司空品足爲一己陶胸次也。此惟深於書而不狃於書者知之。

書與畫異形而同品。畫之意象變化不可勝窮。約之不出神能逸妙四品而已。

論書者曰蒼曰雄曰秀。余謂更當益一深字。凡蒼而涉於老禿。雄而失於麤疏。秀而入於輕靡者。不深故也。

靈和殿前之柳。令人生愛。孔明廟前之柏。令人起敬。以此論書。取姿致何如尙氣格耶。

學書者始由不工求工。繼由工求不工。不工者工之極也。莊子山木篇曰。旣雕旣琢。復歸於樸。善夫。

怪石以醜爲美。醜到極處便是美到極處。一醜字中邱壑未易盡言。

俗書非務爲妍美。則故託醜拙。美醜不同。其爲爲人之見一也。

書家同一尙熟。而熟有精麤深淺之別。惟能用生爲熟。熟乃可貴。自世以輕俗滑易當之。而真熟亡矣。

書非使人愛之爲難而不求人愛之爲難。蓋有欲無欲。書之所以別人天也。學書者務益不如務損。其實損卽是益。如去寒去俗之類。去得盡非益而何。書要有爲。又要無爲。脫略安排俱不是。

洛書爲書所託始。洛書之用五行而已。五行之性五常而已。故書雖學於古人。實取諸性而自足者也。

書陰陽剛柔不可偏陂。大抵以合於虞書九德爲尙。

揚子以書爲心畫。故書也者心學也。心不若人而欲書之過人。其勤而無所也宜矣。寫字者寫志也。故張長史授顏魯公曰。非志士高人。詎可與言要妙。

宋畫史解衣槃礴。張旭脫帽露頂。不知者以爲肆志。知者服其用志不紛。筆性墨情。皆以其人之性情爲本。是則理性情者。書之首務也。

鍾繇筆法曰。筆迹者界也。流美者人也。右軍蘭亭序。言因寄所託。取諸懷抱。似亦隱寓書旨。

張融云非恨臣無二王法恨二王無臣法。余謂但觀此言便知其善學二王。儻所謂見過於師。僅堪傳授者耶。

唐太宗論書曰。吾之所爲。皆先作意。是以果能成。虞世南作筆髓。其一爲辨意。蓋書雖重法。然意乃法之所受命也。

東坡論吳道子畫。出新意於法度之中。寄妙理於豪放之外。推之於書。但尙法度與豪放。而無新意妙理。末矣。

學書通於學仙。鍊神最上。鍊氣次之。鍊形又次之。

書貴入神。而神有我神他神之別。入他神者。我化爲古也。入我神者。古化爲我也。

觀人於書。莫如觀其行草。東坡論傳神。謂具衣冠坐。斂容自持。則不復見其天。莊子列禦寇篇云。醉之以酒。而觀其則。皆此意也。

書如也。如其學。如其才。如其志。總之曰。如其人而已。

賢哲之書溫醇。駿雄之書沈毅。畸士之書歷落。才子之書秀穎。

書可觀識筆法字體彼此取舍各殊識之高下存焉矣。

揖讓騎射兩人各善其一不如并於一人故書以才度相兼爲上。

書尙清而厚清厚要必本於心行不然書雖幸免薄濁亦但爲他人寫照而已。

書當造乎自然蔡中郎但謂書肇於自然此立天定人尙未及乎由人復天也。

學書者有二觀曰觀物曰觀我觀物以類情觀我以通德如是則書之前後莫非書。

也而書之時可知矣。

藝概卷六

興化 劉熙載 融齋

經義概

經義試士。自宋神宗始行之。神宗用王安石及中書門下之言。定科舉法。使士各專治易詩書周禮禮記一經。兼論語孟子。初試本經。次兼經大義。而經義遂爲定制。其後元有四書疑。明有四書義。實則宋制已試論孟禮記禮記已統中庸大學矣。今之四書文學者。或並稱經義。四書出於聖賢。聖賢吐辭爲經。以經尊之。名實未嘗不稱。爲經義者。誠思聖賢之義。宜自我而明。不可自我而晦。則爲之自不容苟矣。

杜元凱左傳序云。先經以始事。後經以終義。依經以辯理。錯經以合異。余謂經義用此法。操之便得其要。經者題也。先之後之。依之錯之者文也。

凡作一篇文。其用意俱要。可以一言蔽之。擴之則爲千萬言。約之則爲一言。所謂主腦者是也。破題起講。扼定主腦。承題八比。則所以分據乎此也。主腦皆須廣大精微。

尤必審乎章旨節旨句旨之所當重者而重之。不可硬出意見。主腦既得。則制動以靜。治煩以簡。一線到底。百變而不離其宗。如兵非將不御。射非鵠不志也。

昔人論文。謂未作破題。文章由我。既作破題。我由文章。余謂題出於書者。可以斡旋。題出於我者。惟抱定而已。破題者。我所出之題也。

文莫貴於尊題。尊題自破題起。講始承題及分比。只是因其已尊而尊之。尊題者。將題說得極有關係。乃見文非苟作。

破題是箇小全篇。人皆知破題有題面。有題意。以及分合明暗。反正倒順。探本推開。代說斷做。照下繳上諸法。不知全篇之神奇變化。此爲見端。

有認題。有肖題。善認題。故題外無文。善肖題。故文外無題。

文之要曰識曰力。識見於認題之真。力見於肖題之盡。

認題肖題。全在善於讀題。春秋僖二十一年穀梁傳云。以重辭也。宣七年傳云。而緩辭也。文家重讀。輕讀急讀。緩讀之法。此已開之。

肖題者無所不肖也。肖其神，肖其氣，肖其聲，肖其貌。有題字處，切以肖之，無題字處，補以肖之，自非肖題，則讀題認題，亦歸於無用矣。

題有筋有節，文家辨得一節字，則界畫分明，辨得一筋字，則脈絡聯貫。

題有題眼，文有文眼。題眼或在題中實字，或在虛字，或在無字處。文眼即文之注意，實字虛字無字處是也。

有題要，有題緒。善扼題要，所以統題緒也。善理題緒，所以拱題要也。

章旨在本題者，闡本題即所以闡章旨也。章旨在上下文者，必以本題攝之。攝有三位，實字虛字無字處。

有題面與題意同者，有題面與題意異者。實與而文不與，實不與而文與，皆所謂異也。

題義有而文無，是謂減題。題義無而文有，是謂添題。文貴如題，或減或添，俱失之。題有平有串，做法未嘗不通。蓋在平題爲分做者，在串題爲截做，在平題爲總做者。

在串題爲滾做也。至宜分宜截。宜總宜滾。善相題者自知之。

問分做截做與總做滾做。其文之意義何尙。曰。分截取乎結實。總滾取乎空靈。

題字句少則宜用拆字訣。字句多則宜用并字訣。雖用并字訣。然緊要之字句。仍須特說。是亦未嘗非拆字也。

拆題字法。如數字各爲一義。一字自爲數義皆是也。拆句拆節亦如之。

拆字訣有似於反。如題言不可如此。文先說如此。次說可如此。後說不可如此。其說如此。與可如此處。卽似反矣。其實乃拆字也。

題前有豫作。題後有補作。題中亦補作。亦豫作。

題前題後。不必全題之前。全題之後也。如題有三層。一層之後。卽二層之前。二層之後。卽三層之前。而一層乃復有前。三層乃復有後也。

文有攻棧補窪二法。攻棧做題字也。補窪做題間也。

題有題縫。題縫中筆法有四。曰急脈緩受。緩脈急受。直脈曲受。曲脈直受。

題縫不獨兩截題有之。凡由題中此字說到彼字。彼字說到此字。欲到未到之間皆是。

題兼虛實字者。文則有坐虛呼實。坐實呼虛二法。題兼上下句者。文則有坐上呼下。坐下呼上二法。此猶地師相地。有空滿二向。順逆二局也。

題字有重有輕。詳重略輕。文之常也。然亦有不詳而固已重之。不略而固已輕之者。存乎其神之向背也。

點題字緩急蓄洩之異。皆從題之實際涵泳得之。先點必後做。後點必先做。先點以開下。後點以結上。後經終義。先經始事。點者乃經也。

點題字有明有暗。如作破題。明破爲破。暗破亦爲破也。但須相其宜而行之。點題字要自然。又戒率意。或在比中。或在比外。皆須出得有力。

題中要緊之字。宜先於空中刻鏤。反處攻擊。若非要緊之字。或可作平常說出。出落二字有別。自無題字處點題字。可謂之出。不可謂之落。自題中此字出彼字。就

彼字而言謂之出。就自此之彼而言謂之落。審於出落之來路去路。文之脈理斯真矣。

出落以結上開下。須視結至何處。開至何處。有所結多而所開少者。有所結少而所開多者。大凡在前者多開。在後者多結。中間或多結。或多開。

昔人論布局有原反正推四法。原以引題端。反以作題勢。正以還題位。推以闡題蘊。空中起步。實地立腳。絕處逢生。局法具此三者。文便不可勝用。尤在審節次而施之。起承轉合四字。起者起下也。連合亦起在內。合者合上也。連起亦合在內。中間用承用轉。皆兼顧起合也。

局法有從前半篇推出後半篇者。有從後半篇推出前半篇者。推法固順逆兼用。而順推往往不如逆推者。逆推之路較寬且活也。

文之順逆。因題而名。順謂從題首遞下去。逆謂從題末繞上來。以一篇位次言之。大抵前路宜用順。後路宜用逆。蓋一戒凌躐。一避板直也。

文局有寬有緊。大抵題位寬則局欲緊。題位緊則局欲寬。

文局有先空後實。有先實後空。亦有疊用實。疊用空者。有先反後正。有先正後反。亦有疊用正。疊用反者。其疊用者。必所發之題字不同。至正反俱有空實。空實俱有正反。固不待言。

文之有出對比。共七法。曰剖一爲兩。補一爲兩。迴一爲兩。反一爲兩。截一爲兩。剝一爲兩。襯一爲兩。

柱分兩義。總須使單看一比。則偏。合看兩比。則全。若單看已全。則合看爲贅矣。立柱須明三對。大抵言對不如意。對正對不如反對。平對不如串對。

柱意最要精確。如題中實字虛字及無字處。各有當立之柱。若非其柱而立之。則可移入他題。卽不然。亦可於本篇中前後互換矣。

分析題義。用兩與用二不同。二有次序。串義也。兩乃敵耦。平義也。

文家皆知鍊句鍊字。然單鍊字句則易。對篇章而鍊字句則難。字句能與篇章映照。

始爲文中藏眼。不然。乃修養家所謂瞎鍊也。

多句之中。必有一句爲主。多字之中。必有一字爲主。鍊字句者。尤須致意於此。文家用筆之法。不出紆陡相濟。紆而不懈者。有陡以振其紆也。陡而不突者。有紆以養其陡也。

筆法之大者三。曰起。曰行。曰止。而每法中未嘗不兼具三法。如起便有起之起。有起之行。有起之止也。

起筆無論反正虛實。皆須貫攝一切。然後以轉接收合回顧之。

正起反接。反接後復將反意駁倒。則與正接同。實且視正接者。題位較展。而題義倍透。故此法尤爲作家所尙。

文有因轉接而合者。有因轉接而開者。春夏秋冬。秋冬春夏一也。

筆法初非本領之所存。然愈有本領。愈要講求筆法。筆法所以達其本領也。

問起講何尙。曰。要起得起。問入手領題何尙。曰。要領得起。問提比何尙。曰。要提得起。

提比要訣。全在原題。不知原題。而橫出意義。豈但於本位不稱。并中後之文。亦無根本關係矣。

前路要意寬語緊。緊乃所以善用其寬。後路要意實語靈。靈乃所以善用其實。

制藝體裁有二。一本註釋。就題詮題也。一本古文。夾敍夾議也。註釋合多開少。古文小開大合。大開小合。俱有之。

先敍後議。我注經也。先議後敍。經注我也。文法雖千變萬化。總不外於敍議二者求之。

開合分大小。以文言。不以題言也。就一比論之。開大者。如十句開一句合是也。合大者。如一句開十句合是也。若按諸題字。則爲題中一字作開者。必仍就此一字合。合處不得添出一題字。爲題中兩字作開者。必仍兼此兩字合。合處不得減去一題字。何大小之可分耶。

立一義於先。然後有離有合。離者離此。合者合此也。若未嘗先有所立之義。不知是

離合箇甚。

文有合前之開，有開前之開。如今又棄寡人而歸兩句，以得侍同朝甚喜爲開，得侍句又以前日願見而不可得爲開也。

文於題全反爲正，半反爲翻。如題言如此則好，文言不如此則不好。是上下兩截俱攻題背，要其意中則仍是言如此則好耳。故曰全反爲正，若題言如此則好，文言不如此也好，是反上截，或言如此也未必好，是反下截。所謂半反爲翻也。

凡就題之反面抉其弊者，是正文非反文也。而人往往以反文目之，爲其與反文相似耳。欲實知其爲正爲反，有驗之之法。但權將本題接入文下，而以故字冠其首，如接得者便知是正文矣。若非正文，何以不待用然字作轉乎？

文有非面，如不知者以爲爲肉是也，有似面，如其知者以爲爲無禮是也。

襯法有捧題，有壓題。捧題以低淺，壓題以高深。

襯托不是閒言語，乃相形相勸緊要之文。非幫助題旨，卽反對題旨。所謂客筆主意。

也。

文之颺處爲寬，拍處爲緊。用寬用緊，取其相間相形。若全寬是無寬，全緊是無緊也。文忽然者爲斷，變化之謂也。如斂筆後忽放筆，是復然者爲續，貫注之謂也。如前已斂筆，中放筆，後復斂筆，以應前是。

抑揚之法有四，曰欲抑先揚，欲揚先抑，欲抑先抑，欲揚先揚。沈鬱頓挫，必於是得之。振字訣其用有三，曰振下，振上，兼振上下。

文有關鍵便緊，有題字之關鍵，如做此動彼是也。有文法之關鍵，如前伏後應是也。文要鍼鋒相對，起對收，收對起，起收對中間，但有一字一句不鍼對，卽爲無著，卽爲不純。

章法之相間，如反正淺深虛實順逆皆是。句法之相間，如明暗長短單雙婉峭皆是。拍題有正拍反拍順拍倒拍之不同，而全在未拍之先，善爲之地，所謂翔而後集也。文不外理法辭氣，理取正而精，法取密而通，辭取雅而切，氣取清而厚。

有題之理法。有文之理法。以文言之。言有物爲理。言有序爲法。

文之要三。主意要純一。而貫攝。格局要整齊。而變化。字句要刻畫。而自然。

文無一定局勢。因題爲局勢。無一定柱法。因題爲柱法。無一定句調。因題爲句調。不然。則所謂局勢。柱法。句調者。粗且外矣。

文莫貴於高與緊。不放過爲緊。不犯手爲高。

文之善於用事者。實者虛之。虛者實之。文之善於抒理者。顯者微之。微者顯之。文要不散神。不破氣。如樂律然。旣已認定一宮爲主。則不得復以他宮雜之。文尙奇而穩。此旨本昌黎答劉正夫書。奇則所謂異也。穩則所謂是也。

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文經緯天地者也。其道惟陰陽剛柔。可以該之。

易繫傳言。物相雜故曰文。國語言物一無文。可見文之爲物必有對也。然對必有主。是對者矣。

制義推明經意。近於傳體。傳莫先於易之十翼。至大學以所謂字釋經。已隱然欲代聖言。如文之入語氣矣。

漢桓譚徧習五經。皆訓詁大義。不爲章句。於此見義對章句而言也。至經義取士。亦有所受之。趙岐孟子題辭云。漢興孝文廣遊學之路。孟子置博士。訖今諸經通義。得引孟子以明事。謂之博文。唐楊瑒奏。有司試帖明經。不質大義。因著其失。宋仁宗時。范仲淹宋祁等奏言有云。問大義則執經者不專於記誦矣。合數說觀之。所以用經義之本意具見。

宋文鑑載張才叔自靖人自獻於先王一篇。隱然以經義爲古文之一體。似乎自亂其例。然宋以前已有韓昌黎省試顏子不貳過論。可知當經義未著爲令之時。此等原可命爲古文也。

元倪士毅撰作義要訣。以明當時經義之體例。第一要識得道理透徹。第二要識得經文本旨分曉。第三要識得古今治亂安危之大體。余謂第一第三俱要包於第二。

之中。聖人瞻言百里。識經旨則一切攝入矣。

經義戒平直。亦戒艱深。作義要訣云。長而轉換新意。不害其爲長。短而曲折意盡。不害其爲短。戒平直之謂也。又云。務高則多涉乎僻。欲新則類入乎怪。下字惡乎俗。而造作太過則語澀。立意惡乎同。而搜索太甚則理背。戒艱深之謂也。

厚根柢。定趨向。以窮經爲主。秦漢文取其當理者。唐宋文取其切用者。制義宜多讀。先正。餘慎取之。

他文猶可雜以百家之學。經義則惟聖道是明。大抵不離天地之常經。古今之通義也。然觀王臨川答曾子固書云。讀經而已。則不足以知經。此又見羣書之宜博也。欲學者知存心修行。當以講書爲第一事。講書須使切己體認。及證以目前常見之事。方覺有味。且宜多設問以觀其意。然後出數言開導之。惟不專爲作文起見。故能有益於文。

明儒馮少墟先生名所輯舉業爲理學文鵠。理學者兼致知力行而言之也。我朝論

文名言。如陳桂林寄王罕皆書云。雖不應舉。亦可當格言一則。此亦足破干祿之陋見。證求理之實功已。

文不易爲。亦不易識。觀其文。能得其人之性情志尙。於工拙疎密之外。庶幾知言知人之學也與。

[General Information]

书名=艺概

SS号=11326751

DX号=00004350310

作者=(清)刘熙载著

页数=209

ISBN号=

原书定价=

出版社=

出版日期=

起始页=1

缺页=无